

埃及金字塔。

傑克對我道：『進去是極合理的。在這般馬札蘭宮的老人身上，你去給他們灌一點青年的血液在血管裏……而且愛洒特夫人也將高興的，想想啊！』

怎麼來回答這話呢？愛洒特夫人的名字便是一個不可抗辨的鐵證。就向國家學會去了罷！假設我的同事們過於討厭我，我便學墨立墨，再不去參與會議便了。（譯者註：墨立墨生於一八〇三年，死於一八七〇年，被舉為國家學會會員。最著名的著作為「哥龍巴」短篇小說一部及「沙爾勒第九編年史」）

正當議論時，夜色來了，聖日耳曼的鐘樓上，又諒然鳴起鐘來，好像特為慶祝達利愛洒特之入法蘭西國家學會似的。傑克母親便對我道：『走，用晚餐去！』因為同行的是一位國家學會會員顯得很是矜貴了，他便把我引到聖白羅瓦街一家乳酪店來。

這是一個窮人小飯館，只在最深處為熟客們設了一張大餐桌。我們便擠在一般又饑餓又襤褸的人羣中間，這般人都靜靜的刮着他們的盤子，在第一間廳子裏用餐。傑克低聲告

訴我道：『這般人差不多都是文人。』於是在我心上，禁不住對於這樁事便發生了許多的感想；但我仍然好好的同傑克談着，恐怕把他的快活弄冷了。

這頓晚餐用得極其快活。達利愛酒特先生（法蘭西國家學會會員）好生有精神，胃口也還好。餐畢，便急速回到鐘樓上；國家學會會員先生便跨坐在窗臺上，抽着他的烟斗，傑克哩，却坐在桌子前，對着一些數目字沈思，這數目字顯得使他很不安的。他咬着他的指甲，又狂熱的搖着他椅子，屈着指頭算了一會，末後方忽如得了利勝似的叫着站起來道：『好呀！……我得到了……』

『甚麼事，傑克？』

『爲的成立我們的預算案，我親愛的。我可以答應你這委實不是一樁小事情。你想每月六十佛郎要生活兩個人啊！……』

『何以六十……我以為你在侯爵家掙的是一百佛郎。』

『原是的呀！但那上面每月有四十佛郎要送給愛酒特夫人爲將來重興家業之用的……』

……所以只剩得六十佛郎了。我們的房錢要十五佛郎；你看見的，這並不算貴；只是我須得爲我另設一張床就夠了。』

『我自家來設罷，傑克。』

『不行，不行。對於一位國家學會會員，這不應該的。且來看預算案……十五佛郎的房錢，五佛郎的炭——僅僅五佛郎，因爲每月俱是我自家到工場裏去買的；——剩下四十佛郎。除三十佛郎供給你的火食。你就在我們今晚去過的那家乳酪店去用餐，每頓沒有糖菓只需十五個蘇，（譯者註：十五個蘇是一佛郎的四分之三。）你已經看見並不很壞。於中除五個蘇做你的早餐，夠了嗎？』

『儘夠了。』

『我們還有十佛郎。除七佛郎來做洗衣費……可恨我沒有時間！不然我自家拿到洗衣船上洗去了……剩下三佛郎我便這樣開銷：三十個蘇做我的早餐……你當然明白的！我每天在侯爵家有一頓很好的晚餐，所以一頓早餐便不必同你一樣的豐富。這剩下的三十

個蘇就做零用，烟草，郵票以及別項意外的銷費。恰恰用完我們的六十佛郎……**！**你相信這計畫嗎？還有鞋子同衣服的問題，但我知道我定會掙出來的……每晚從八點鐘起我便空閒了，就可到一些小商店去尋一個管帳的位置。朋友比野羅特必然容容易替我尋到的。

「哈！傑克，你們很親密嗎，你同朋友比野羅特……你常到那里去嗎？」

「是的，常常去。晚間，人家還要頑音樂哩。」

「啊呀！比野羅特還是音樂家。」

「不是他；他的女兒。」

「他的女兒……他有一個女兒嗎……**！**赫赫傑克……她體面嗎，比野羅特姑娘？」

「哦！你這一次問得太過了，我的小達利……改日，我告訴你。時候已晚了；我們睡了罷。」

傑克因為要把我向他問的這種為難情形隱藏了，便謹謹慎慎去收拾床鋪，小心和一個老姑娘似的。

這是只容一個人睡的鐵床，和我們在里昂郎德爾倫街同宿的床完全一樣。

『你可想得傑克，我們在郎德爾倫街的小床，我們正偷着讀小說時，愛洒特先生便在他床上，拿起他極粗的聲音叫喚我們：「趕快滅燈，不然我就起來了！」』

傑克想着這事，因又想及許多別的事……一樁一樁的想出來，聖日耳曼已打了中夜的鐘，我們還不想睡着。

傑克決然向我道：『好了……夜安！』

但五分鐘時，我又聽見他在被單下隱笑。

『笑甚麼，傑克？』

『我笑密古教士，你曉得的，就是那神道學校的密古教士……你可想得起他？』

『豈有……』

於是我們笑了又說，說了又笑……這一次却是我明白了，我道：『應該睡了。』

但過了一會，我又動手道：『還有紅帽子，傑克，作坊裏的紅帽子……你記得起麼？』

說到這里，重新又大笑起來，並且說來沒有了止境……

忽然一個拳頭在我旁邊和另一個房間的間壁上大敲了一下。一齊都駭着了。

傑克湊着我耳朵低低說道：『這是白鷓鴣……』

『白鷓鴣……是甚麼東西？』

『許……不要怎的高聲……白鷓鴣是我們的女隣居……她恐怕我們妨害了她的渴睡。』

『赫，傑克！她這名字真太滑稽，我們的女隣居……白鷓鴣！她年紀輕嗎？……』

『你可自去評量，我親愛的。總有一天，你們會在樓梯上碰頭的……不說了，我們趕快睡！……不然白鷓鴣又要大發其氣了。』

至此，傑克把燈吹滅，於是達利愛洒特先生（法蘭西國家學會的）如他在十歲的時候，便靠着他哥哥的肩頭睡着了。

（五）白鷓鴣同第一層樓上的太太

在聖日耳曼德蒲萊的空場上，教堂旁邊，向左手正當屋頂的地方，有一個小窗子，每次我看見他時便把我的心繫住了。這就是我們老房間的窗子；今日，我打從那里經過時，就想像着從前的達利猶然在上面，坐在他對着玻璃窗的桌前，看見今日站在街上又愁苦又駝背的達利，含着笑不勝其憐憫似的。

早晨我們和陽光同時起來。傑克立刻就忙着來收拾。取水，掃房間，整理桌子。我哩，簡直沒有插手的權力。假若我向他說：『傑克，要我幫助你麼？』

傑克必笑道：『你記不得了，達利。那第一層樓上的太太呢？』這兩句話是個很大的典故，一說到這個典故遂使我閉了口。

因為在我們兩個共同生活的頭幾天，我擔任到院子中去取水。在白天別的時候，我或者不敢去！但是早間，全樓都還在睡覺，於我虛榮心上絕不怕提着水饋在樓梯上會碰見了人。我總是一醒時，剛把衣服穿起就下樓了。這時候，那院子定是空的。但有幾次都有一個馬夫，穿着紅色大袖衣裳在水管邊洗他的馬具。這是那第一層樓上太太的御者，是一個很秀氣

的殖民地上的白種少年，在家裏操作不少的事。在這男子跟前很足以拘束我；當他在那兒時，我總是害羞，趕快打開水管取了不到半鑽的水就拿回樓上去了。但有一早晨我好不有運氣把這討厭的馬夫避開了，我快快樂樂的重上樓去並且把鑽子也盛滿了，剛剛走到第一層的上面，猛的就和一位正下樓梯的太太對了面。原來就是那位第一層樓上的太太……

她拖起一幅極精緻的裙子緩緩走着，又端莊又矜貴的，兩眼注在一本書上。只一瞥，我就覺得她很體面，縱然臉色微青；就中尤其令我留記下的，就是在她唇角上有小小一點白傷痕。從我身旁過時，那太太便舉起眼來。我正背牆站着，手上拿着水鑽，慚愧極了，害羞極了。請想啊！如像一個挑水夫似的，頭髮也不會梳，一身的水漬，頸項也是光的，襯衫又半掩着的……

……可恨已極！我只想一頭鑽進牆裏去了罷……那太太却拿起一種寬仁厚德皇后似的模樣含着微笑，正面的把我看了一會才走了……我上樓後，很是生氣。及至把這事對傑克說了，他反大大的譏笑我太愛好了；但是第二天，他一句話不說拿了水鑽便下樓去了。從那天起，每天早晨都是他下去；我哩，縱然心裏十分過不去，只好讓他做。我很害怕又碰見了那位

第一層樓上的太太。

家事弄好了，傑克便到他侯爵家去，除了夜晚再也看不見他。白日我就獨自一人和那詩神或是我所謂的詩神依傍起來。從早到晚，那窗子都是大開着的，在我桌子前頭，於是便在這工場上面，從早到晚，都在拈我的詩韻。時或有一個麻雀到簷口上來飲水，總必拿起他厚臉的樣子來看我一會，末後便去告訴別的麻雀說我在做甚麼，並且我也聽得見他那小爪子在屋頂石板上的乾脆的響聲……還有聖日耳曼的鐘，在白天裏他們總要來拜候我幾次的。當他們來看我時，我很是歡喜。他們多是從窗口上忽的進來把房間裏裝滿了的樂聲。詩神，麻雀，鐘聲而外，我從未招待過別的客。誰來看我呢？沒有一個人認識我。在聖白羅瓦街的乳酪店裏，我總是謹謹慎慎的在衆人中據一張小桌子；吃得很快，眼睛注着盤子；餐一用畢，偷偷的取了我的外套，一逕就回去了。從沒有一件開心的事，從沒有散過一回步；乃至連盧格森堡花園的音樂也不曾去聽過。這種病態的害羞自是得之於愛西特夫人，不過以樹膠鞋及襪襖衣服的原故更加利害，簡直沒法更正了。街市最使我生長，最使我害羞。差不

多我竟不想走下我的鐘樓了。

傑克一來後，那房間的精神就爲之一變。他裏面裝滿了的快活，聲音，動作。於是唱也有，笑也有，又問問報紙上的消息。傑克也問我：『你作了不少的工作嗎？你的詩更多了些嗎？』接着他便談一些他那古怪侯爵的特別新聞，又從他衣袋裏取出些好喫的點心放在我旁邊，看我把它們放在我美麗的牙齒中間嚼着，以爲笑樂。一會，我便回身做我的詩。傑克在房間裏踱了兩三回，看見我很忙，因爲要讓我的原故，他便道：『你且作工，我到那邊去消遣一會來。』那邊卽是指往比野羅特家去的意思；若你們猜不出傑克爲甚麼屢屢到那邊去，那你們便不是聰明人。我哩，通通都明白了，從第一天來看見他在走之前，總要對着鏡子梳梳頭髮，並且要把領帶重新結過三四次；只因爲不使他爲難，所以我總裝做毫不疑心的樣子，想着這些事，但在心裏高興得暗笑便了……

傑克走了，又拈起韻來！在這時候，甚麼聲響都沒有了；麻雀，午禱鐘聲，所有我的朋友都睡了。完全同詩神依傍起來……九點鐘光景，我必聽見一個人走上樓梯——有一段木頭小梯

接着那大梯——這便是白鷓鴣姑娘，我們的女隣居，回來了。我的腦筋不禁便厚起臉的搬往女隣居家裏，我也就坐着不動了……她究竟是體面的女人嗎，這個秘密的白鷓鴣……我竟不能得到一些兒消息……若是向傑克說起，他總是隱隱約約的道：『怎樣……你還沒有碰見她嗎，我們至美的女隣居？』可是他再不往下說了。我便想道：『他怎的不願意我知道……這自然是拉了區內一個小家碧玉了。』因而這思想便縈迴在我腦筋裏。我遂描擬出幾種又鮮明又年輕又活潑的模樣的——一個小家碧玉，哈！就只白鷓鴣這個名字也使我很有耐咀嚼，這恰是一種愛情中的好綽號如同米色特或密密潘松一樣的。總之，從各方面着想來，我這女隣居必是一位極聰明極整齊的米色特，一位郎德爾地方的米色特，她每晚都在一定的時候回來，而且總是獨自一人。一連幾天，我因為要明白這是一位甚麼人，一到她回來時，便把我耳朵貼在墜子上……總是這樣，凡我聽見的：開始如像一個瓶子打開了又塞上的聲音有好幾回；接着，不久之間，便轟隆一聲！一個很重的身軀倒在樓板上；差不多立刻就生出一種很尖銳如同冰雹落地似的小聲音，又似一種病蟋蟀的吟聲，我不解那調子何

以只調在第三個音符上，悲戚得直同在啼哭的一樣。和着這音符，又念有幾句言詞，但我分辨不出，只是這等不可解的拼音——多羅果多低尼！……多羅果多低尼！……——有時在這歌詞中，念到結尾彷彿一種合奏的樂歌，比別的聲音更要高些，這奇怪的音樂大概頑有一點鐘；到最末一句多羅果多低尼上，那聲音便忽的停住了；於是除了一種遲緩而重濁的呼吸外，別的便無所聞了……所有這些都很使我不寧的。

有一早晨，我傑克母親取水回來，帶起一種又神秘又莊嚴的神情活潑潑的進了門，到我身畔低聲說道：『若你願意來看我們的女隣居……許……她正在家裏。』

我對着門外只一跳……傑克果沒有騙我……白鷓鴣正在她房裏，房門大開着的；我正

可以望見她……哦！上帝！這何常是位女隣居，甚麼女隣居呀……請想想一間小小的樓頂

屋完全是空的，只一床草薦放在地上，火爐臺上一隻燒酒瓶子，草薦上一個又大又神秘的鐵馬懸在牆上彷彿聖水瓶一樣。此刻，在這陋室中間，你們儘揣擬得出一個可怕的女黑人，一雙螺鈿似的大眼睛，一腦袋短頭髮，又密又鬘直同黑綿羊毛似的，除了一件褪了色的短

袖衫和一條舊的紅毛袴外，並沒有別的衣裳，脚下更一點沒有……這便是第一次現在我眼前的白鷓鴣，她就是那夢寐中的白鷓鴣，也就是那密密潘松和白爾倫爾特的姊妹……哦，虛渺的想像，原來是如此的……

傑克見我進來便問道：『如何！如何！覺得她怎樣……』不會說完他的話，看着我那副失望的面目，遂大笑起來。我也只好學他那樣做，於是我們彼此對着盡力的大笑連話都不能說了。這時，從那半開的門上，一個黑女人的黑頭在影子中一溜的就不見了，我們遂叫道：『以白誚黑，不體面。』你們請想這樣美麗的人物你們笑不笑她……

及至我們的樂趣稍爲平靜一點後，傑克方說起那女黑人白鷓鴣原來就是服伺第一層樓上太太的；在她那房間裏大家都譏議她有點魔術；那懸在草薦上的鐵馬便是證據，便是參禮過度的象徵。大家每晚又說，她女主人一出後，白鷓鴣便躲在她樓頂房間裏，把燒酒直喝到爛醉跌倒後方休，並且夜間有些時還唱唱她黑人的歌曲。這麼說來我方把那從我女隣居房裏傳來的一些神秘的聲音弄清楚了；即是那種開瓶塞，倒在樓板上，以及第三音符

上同樣的聲音等。至於多羅果多低尼，顯然是一種像聲的文字，在喀卜的黑人中很是流行的，如像我們的「龍」「郎」「拉」一般；那般黑色的比野爾第綑遂因而將這些像聲字放入了他們的歌曲。（譯者註：第綑是法國有名的歌曲家及詩人，一八二一年生於里昂，死於一八七〇年，所作田家詩最有名，如詠牛詠松詠葡萄詠楊柳等。人皆尊之為平民詩人中有根源的詩人。）

從這一天起，我還待說嗎？這位白鷓鴣芳隣再也分不了我的心。夜間她上樓時，我的心也跳不到那樣快了；也不再忙亂着把耳朵貼到壁子上去了。

主观的意志
識上已幻想了

就在這些時候，我傑克母親已尋着一個管帳的位置，每月有五十佛郎，在一個小小的鐵器商店裏，每晚從侯爵家出來時便去。這可憐的孩子把這好消息告訴我時，一半高興，一半又很生氣的。我立刻就向他說：『你又怎能再往那邊去呢？』他噙着滿眶的眼淚答應我道：『我尚有禮拜日哩。』從此，果如他說的，除了禮拜日便不往那邊去了，但禮拜日這一天却也足以償他的辛苦，倒一定的。

那邊何以如此引人，誰把我傑克母親的心牽住了？……我就知道了也不會生氣的。無如人家從來不說引我去的話，我哩，又極不屑去求人。況且還有幾件去的需要，難道就穿起我這樹膠鞋去嗎？……然而有一個禮拜日，正是到比野羅特家的時候，傑克稍形爲難似的對我道：『你可有陪我往那邊去的欲望，小達利？你定可以使他們大大歡喜的。』

『可是，我親愛的，你說笑話了……』

『是的，我很知道的……比野羅特的客堂中正少一個詩人的位子……他們在那里直是一堆老兔兒的皮子……』

『哈！不是爲的這個，傑克；只因我衣服的原故……』

傑克道：『哦！果然……我倒不曾想到這上面。』

於是他彷彿很高興得了一個不能引我去的理由。

但剛剛走下樓梯，他又重上樓來，十分氣喘的對着我走來。

向我道：『達利，若你有了一雙鞋子和一件見得人的衣服，你能陪我往比野羅特家去麼？』

『何以不哩。』

『那就好了！……我即刻去把你應有的東西買了，我們便往那邊去罷。』

我看着他好不得意。因為要使我十分相信他更道：『這是一個月的末尾，我有了錢了。』我是時只是存着那種得了鮮明服飾的快活思想，便未去留心傑克的情緒，也不注意他說話時的那種奇怪聲音。這都是我後來才想起的。這時我只跳去抱着他的頸項。於是我們便起身往比野羅特家去，打從王宮街過時，便是我在一家舊衣店裏穿我的新衣的地方。

(六) 比野羅特的本傳

之舊衣店裏穿新衣，其詳了知。

當比野羅特二十歲時，若果有人預言他將來有一天竟會承繼拉魯埃特先生做一個磁器商，他的銀錢簿上竟會有二十萬佛郎的財產，和在鮭魚街上一家輝煌的商店，大家必然要大為驚詫他的。

因為比野羅特二十歲時，猶未走出他的村子，穿一雙色維倫的松木屐，不認識一個法國字，幫人家養蠶每年只掙一百個埃舉（譯者註：埃舉是法國古幣名，一埃舉值三立勿；立勿

即現行之佛郎。畢竟是一個強健的伙伴，畢竟是一個阿維捏式的好跳舞者，又愛歡樂又愛唱歌，常常都帶着一種誠懇的態度，並且也從未在村酒店裏犯過過錯。他也如在他那年齡上的少年們一樣，比野羅特也有了一個情人，禮拜日他總在晚禱的出口處等候她，專爲引她到桑樹下去做加烏特跳舞。比野羅特的情人叫做羅伯爾特，是個正直的羅伯爾特。也是一個十八歲體面的繅絲娘，和他一樣的是孤兒，和他一樣的可憐，但是很知道讀書寫字，在色維倫人的村子裏，這却比那有嫁資的還更爲稀少了。比野羅特對於他的羅伯爾特非常矜貴，自他將要抽籤應兵役時，就打算着要娶她；但抽籤的日子到了，這可憐的色維倫人恰抽得第四號……當然要走了。幸而愛酒特夫人曾經被他母親乳過，幾乎即是比野羅特的母親扶持大的，因才來救了她的奶兒，借給他兩千佛郎把他買了出來。——那時愛酒特家裏很有錢哩！好幸運的比野羅特方不走了，並且也方能娶了他的羅伯爾特；因爲這兩個正直人一心要籌還愛酒特夫人的銀錢，若留在本鄉，他們將絕對的辦不到，於是他們便鼓起出奔的勇氣跑到巴黎來尋覓佳運。

大家不曾聽說起我們這兩位山居人，有一年了；繼而，一天早晨，愛洒特夫人接了一封署名「比野羅特同其妻」的信，信裏裝了三百佛郎，算是他們財產上結的第一個果子。第二年，又是一封「比野羅特同其妻」的信，同着五百佛郎。第三年，甚麼都沒有——自然是事情不順遂——第四年，「比野羅特同其妻」的第三封信來了，同着最後送還的一千二百佛郎，並且還很爲愛洒特家祝福。不幸，這信到我家時，我們剛破了產：正要賣那作坊的時候，並且我們也要出奔了……在憂患中，愛洒特夫人就忘記了回答這「比野羅特同其妻」。從此，我們便未得着消息，直到這一天，即是傑克到巴黎的這一天，始找到了這良善的比野羅特——比野羅特已歿了他的老婆，傷心呀！——正坐在埃魯埃特的老店的櫃臺上。

再沒有這樣少詩情，再沒有這樣更動人的命運的故事。當他們一到巴黎，比野羅特的老婆就毅然從事去替別人整理家政。第一個主顧恰巧就是拉魯埃特家。拉魯埃特是一個又慳吝又奇特的富翁，他們從來不用一個夥計，不用一個女僕的，不拘甚麼都是自家做，因爲到了他們暮年，打算奢華一點，方出了十二個佛郎一月雇用了一個管家事的。上帝知道那

十二個佛郎，這工程也真值得啊！有兩隻廚房用的大桶，在店子後面，第四層樓的一所房子中，每天早晨都須拿來盛滿，也要從色維倫來的人方能任得下這種職務；罷了罷了！那色維倫女人又年輕伶俐，又耐於作苦，腰腿健得同小母牛一樣；一轉手間，就把這艱巨的工程做畢了，從此繼續作去，使得這兩位老年人隨時都含着美笑，因為就是他們獨自一人也得值到十二個佛郎以上的……全靠這種好脾氣和這種驍勇，於是這位勇健的女山居人始同她的主人們十分的投合了。大家對她很生興會；大家又常談着她；繼而一個早晨，出奇的——這兩顆最枯燥的心忽然大發起仁慈來了，——這老拉魯埃特自承要借點錢給比野羅特，因為比野羅特正想着要去做個商人。

這就是比野羅特所想着的：買了一頭老驢子，一部小車子，從巴黎的這端走到那端，一路盡力的叫着：『解除你們所有的困難呀！』我們這位狡猾的色維倫人，他並不賣甚麼，他只是買……買甚麼……甚麼都買。碎碗，舊鐵器，廢紙，破瓶子；不中用的傢具，值不得賣的，凡是商人們不要的老花邊，種種不值錢的東西，因為習慣，因為疏懶，大家把來藏在家裏，因為不

知道用處便很覺累人的一些東西……

在孟馬爾特區中，這色維倫人很是諧俗。因為凡是這種遊街的小商人他們皆能在街道上人聲擾攘中尋得着間隙的，所以他便採用了一種個人的奇怪的古歌遺制來使大家認識他……起初他就滿腔叫着這奇離的『解除所有你們的困難呀！』其次就拿起一種悠揚如泣的音調，沿途向着他的牝驢子，他的阿納斯打以耳，這是他喚那驢子的名字，來長談。他喚着阿納斯打以耳道：『走啊！上前，阿納斯打以耳，走啊！上前，我的孩子……』於是這個馴良的阿納斯打以耳便跟在後面，垂着頭，帶起一種悲戚的樣子沿着街石走去；惹得每家都叫說：『快走！快走！阿納斯打以耳……』那車子便看着裝滿了！車子裝滿時，阿納斯打以耳和比野羅特遂走向孟馬爾特一家收濫貨的肥人店子來卸貨，那人把這些「解除你們的困難」都好好的付了價，這便是人家不中用或者差不多不值一文錢的東西。

這件奇特的職業，於比野羅特本不算佳，但也够謀他的生活，並且存了錢。從第一年，便把拉魯埃特的錢還了，並還了三百佛郎給姑娘，——比野羅特是如此的稱呼愛酒特夫人，彼時

她本是年輕姑娘，從此他便不改換別的名稱了。——第三年上，却是運氣不佳。此時正當一千八百三十年。比野羅特大聲叫着：『解除你們的困難呀！』全巴黎人正要解除一個老王，這老王恰把他們困難着，因此這色維倫人便在街上把咽喉叫腫，他們也聾了似的不會聽見；所以每晚這小車子都空着回來。運氣壞透頂了，阿納斯打以耳又死了。幸正值那位老拉魯埃特開始不能萬事躬親之際，遂把比野羅特雇去當做學徒。比野羅特答應了，可是許久許久都難充任正當的職事。自從他們到了巴黎，他老婆每晚便給他一點寫讀的工課；他已經懂得寫信，並能用法文來表出他的意思。及到了拉魯埃特家後，他又加倍用功，並到一個幼年補習學校去學算學，幾月後便學得很好，能够支持拉魯埃特的櫃臺了；其時，拉魯埃特先生幾乎瞎了眼，便把生意交給拉魯埃特夫人來做，但她總是弄不清楚。就這些時候中，比野羅特姑娘遂出世了，從此，這位色維倫人的運氣就一天好似一天。起初這商務還關係着拉魯埃特，後來遂變成了合股的；末了，一天早晨，這位拉魯埃特老人完全失了明，便抽身出來，決計把生意一總交給比野羅特，由他每年分還本利。及至大權獨攬時，這色維倫人便將事

業大爲擴張起來，三年中卽把拉魯埃特的錢還清楚了，還更花了些錢，將這招攬買主的體面店子輝煌起來……恰在這時，那女人彷彿因她的丈夫不需要她了，她便應該死了似的，於是正直的羅伯特害了病，跟着慊慊的便死了。

所有比野羅特這篇小傳，都是那夜走向鮭魚街去時傑克在途中告訴我的；因爲這條路極長，所以方能把我這位色維倫人的事，在至他家前知道清楚。我又知道這善良的比野羅特有兩尊偶像，是觸犯不得的，卽是他的女兒同拉魯埃特先生。我又曉得他極喜歡說話叫人聽了生厭，因爲他說得遲鈍，一面搜尋他的話句，舌頭又大，所以沒有三句話中不加一句：『如此說來頂好……』的，這只因一樁事：便是色維倫人不慣操用我們語言的原故。凡是他想着到唇上來的多是郎格多克的語言，他迫不得已要把郎格多克語言譯成法語，所以便不能不用這「如此說來頂好……」一句點綴在話句間，以便趁着在心裏完成這件小工作。至於比野羅特姑娘，我所曉得的就只是她已有十六歲，名字叫作加密麗，此外便沒有了；在這一段上，傑克就變成了啞子同鱈魚一樣了。

當我們走入拉魯埃特老店時，大約正九點鐘。大家已經把店門關上了。圓頭大釘，厚板，鐵棍，所有這些出奇的保障，在那半開門前的階石上放了一大堆……瓦斯燈也滅了，整個店子都浸在黑影裏，除了那張櫃臺，因為櫃臺上有一盞磁燈燃着籐心燈蕊，一個又肥又紅的笑臉正擺在那里。頂深處，在店子後面，有個人正在吹笛子。

『日安，比野羅特！』傑克靠在櫃臺前這樣叫道：『日安，比野羅特！』

比野羅特正在算他的帳目，聽見傑克的聲音方擡起眼來，跟着就望見了我，大叫一聲，把兩手扭着，停在那里，頓着腳，張開大口，把我望着。

傑克帶着得勝的神情道：『如何！我可告訴過你嗎？』

這善良的比野羅特低低的說道：『哦！上帝！上帝！我好像……如此說來頂好……我好像看見她了。』

傑克又道：『尤以這雙眼睛，看這眼睛，比野羅特。』

比野羅特答道：『還有臉頰，傑克先生，這帶渦兒的臉頰。』他因為要仔細的看我，遂把那

燈罩子舉了起來。

我却一點不懂。他們在那里盡力的看我，又擠着眼睛，又彼此打着招呼……忽然，比野羅特站將起來，出了他的櫃臺，張着兩臂對我走來。

『只要你允許，達利先生，我就應該來抱吻你……如此說來頂好……我相信便抱吻了姑娘了。』

在最後一句中才把全篇講清了。在那時的年齡上，我真個像愛洒特夫人，並且對於比野羅特，他未見姑娘已二十五年了，所以這種的相似更足以打動他。噙着滿眶眼淚帶笑看着我，遂向我們說起我們的母親，說起二千佛郎，說起他的羅伯爾特，說起他的加密麗，說起他的阿納斯打以耳，這些事俱說得很長，很有些時間，要不是傑克拿起不耐煩的聲音口向他說：『你的帳目，比野羅特！』我們還得站在店子中聽他的——如此說來頂好。

比野羅特猛的止住了，帶着一點慌張的樣兒如此說道：『你說得有理，傑克先生，我的話太多了……如此說來頂好……並且那小人兒……如此說來頂好……那小人兒又要叱

罵我上樓去太晚了。』

傑克隨口問道：『加密麗在樓上嗎？』

『正是的……正是的，傑克先生，那小人兒在樓上……她正懸盼……如此說來頂好……』

……她極其懸盼的要認識達利先生。你們請上去看她……我弄完了我的帳目就來會你們

……』

不待聽完，傑克挽着我手臂趕快的就把我拖向裏面去，就是那吹笛子的地方……比野

羅特的店很大陳設也很多。在黑影中，居然看得見那些玻璃鑽腹上的反光，蓋貓眼石的玻

璃罩的反光，波埃門玻璃盃上黃金色的反光，大水晶鉢的反光，以及一直堆到天花板上的

磁盤厚底的反光。這便是那磁器仙宮中的夜景，在店後面，半開着一個長明的瓦斯管，讓那

一縷懶洋洋的炭氣，打從一個管嘴的小孔中冒出……我們僅僅的看得見路。就在那輪椅

的邊上坐了一個高大而體面的少年人，他正慘然的吹着他的笛子。從那里過時，傑克很枯

澀的說了一句『日安』。那年輕人把笛子吹了兩下來回答，也一樣很枯澀，在那笛聲中所

說的日安定然是極不願意的。

我們上樓梯時，傑克便對我道：『這是一個夥計……他討厭我們，這個大東西，常常總在吹他的笛子……你喜不喜歡笛子，你，達利？』

我聽了很打算問他：『那個小人兒呢，她喜不喜歡？』但是恐他爲難，我只極正經的回答他：『不喜歡，絕對不喜歡，我是不喜歡笛子的。』

比野羅特的居室在第四層樓上，同那店是一幢樓。加密麗很不容易到店內來，常常都在樓上，只在用餐時才同她父親見面。傑克一面上着梯子，一面告訴我說：『哦！你即刻便看得見了！這是一個十分有根基的人家。加密麗有一個伴娘，寡婦禿立補夫人，她簡直是寸步不離的……我實不明白這個禿立補夫人從那里來的，可是比野羅特認識她，並且藉口說她是一位很有學問的太太……拉門鈴，達利，我們已走到了！』我遂拉動門鈴，一個戴女頭巾的色維倫女人來給我們開了門，向着傑克笑了笑好像極熟悉似的，並把我們引到客廳來。我們進去時，比野羅特姑娘正在按鋼琴。兩個不很康健的老婦人，拉魯埃特夫人和禿立

補寡婦，就是那很有學問的太太，正在屋角上頑紙牌。看見我們進去，所有的人都站了起來，擾亂麻煩了一會，致過了敬禮，做過了介紹，傑克遂請加密麗——他把加密麗三個音念得很短——仍去按鋼琴；於是那很有學問的太太借此一請即忙轉去同着拉魯埃特夫人繼續賭博起來。我們也各占了一個位子，傑克同我，各坐在比野羅特姑娘的一邊，她仍在鋼琴上急了揮着她的纖指，和我們一面說一面笑。當她說話時我仔細看了她一番。她不算美麗。不過顏色有紅有白，小小的耳朵，細細的頭髮，很豐滿的臉頰，很強健的體格；兼有微紅的一雙手，稍稍有點冷靜的一種假期中女學生的溫情。這便是比野羅特的嬌女，山間的一朵花，在鮭魚街中玻璃匣內長養大的。

我最初的一些印象本如此其少的；但是，因為我向她說了一句話，比野羅特姑娘眼睛本是垂着的，忽然緩緩對我舉了起來，好像被了魔術一樣，這位姑娘竟不見了。我只看見她的眼睛，兩隻大而放黑光的眼睛，這眼睛我立刻就認識他……

哦！好奇怪！這就是從前那地方待我極其溫柔的黑眼睛，在那老學校冷酷的牆內；戴眼鏡

仙姑的黑眼睛，竟是那個黑眼睛……我相信入了夢了。我只想向她叫道：『體面的黑眼睛，是你嗎？我是在別人臉上看見了你嗎？』你們自然以為當真是她了！本不會錯的一樣的睫毛，一樣的顧盼，一樣的黑光，並且含情欲語也一樣的。想來真奇怪，一個世界上，竟有一對兒同樣的眼睛！而且尤其可以證明這竟是那一雙黑眼睛，並非另外一雙像他的黑眼睛，因為她也認識我，我們自然而然又做起從前那種啞談來了，其時，靠着 myself 幾乎在我耳朵裏一樣，忽聽見一種老鼠的小牙齒正在咬着一件東西。我便向這聲音的來處掉過頭去，在鋼琴的角上，原來還有一人我竟不曾看見……這是一位又高大又枯瘦顏色微黃的老人，生就一個雀兒腦袋，額頂是平的，鼻子是尖的，眼睛是圓的，並且不活動，離着鼻梁很遠，幾乎生在鬢角上似的……若不是他拿着一塊糖在手上，並且時時喂到口裏，簡直可以相信他睡着了。這人的發現頗令我有點不安，我忙對着這老精怪恭恭敬敬行了一禮，他却並不答禮……傑克對我道：『他看不見你的……這是個瞎子……就是拉魯埃特老人……』

我想道：『真不愧這個名字……』（譯者註：拉魯埃特是法文的百靈鳥，在法文中加以省

文冠字，L'Alouette 便讀爲拉魯埃特；百靈鳥的眼睛遠看是不可分辨的，而且老人的腦袋又像雀兒，故云。）我便不再看這雀兒腦袋的駭人老頭兒了，連忙回到黑眼睛身旁；好可惜呀！夢已破了，黑眼睛已不見了。在她的地位上只有一位十分剛健的小姐坐在她的按琴矮凳上……

正這時候，客廳門一啟，比野羅特突然走了進來。那吹笛子的人把笛子挾在手臂下跟在他後面。傑克一下看見他，便忿忿的向他瞅了一眼，那氣概好樣打得死一頭水牛似的，可是毫無成效，那笛工並不色沮。

這色維倫人一面抱吻着他女兒的豐頰，一面道：『如何！小人兒，你可高興嗎？人家已把他給你引來了，你的達利……你覺得他怎樣？他很溫文的，是不是如此說來頂好……簡直是姑娘的小像。』

於是這位善良的比野羅特又把在店內的把戲演了起來，並且強着把我引到客廳中間，特爲叫衆人都看得見這是姑娘的眼睛……姑娘的鼻子，姑娘帶渦兒的臉頰……這種表

現真把我爲難極了。拉魯埃特夫人同那很有學問的太太都輟了賭博，仰坐在她們的軟椅上，拿起十分冷靜的樣子來觀察我，高聲太氣的把我身上一處一處的或是批評或是稱頌，我簡直就像了一隻甫能啄得穀子的小雞兒，在伐萊大市場出售的一般。衆人中間，尤以那位很有學問的太太似乎看得這隻家禽更爲合意的樣子。

幸而傑克來把我的困難免除了，並一面向比野羅特姑娘要求爲我們奏幾曲。立刻，那笛工便趕走上前，將笛子伸在前面，快快活活的道：『就這麼着，我們來奏幾曲。』傑克却叫道：『不要……不要……不要雙管……不要笛子！』這麼一來，那笛工便凶毒的白起眼睛瞅了他一眼，猶如加哈夷伯人的毒箭似的；但那一位毫無顧忌的仍然叫道：『不要笛子……』爭論之後，傑克占了勝着，比野羅特姑娘並不用笛子竟給我們奏了一曲急調，很著名的，叫作「羅色郎之夢」……當她正頑之時，比野羅特稱讚得要哭了，傑克更是神魂不定的；但笛工却靜靜的把笛子放在嘴上，用肩頭拍着板，在肚子裏吹着。

羅色郎弄畢後，比野羅特姑娘遂回身向我道：『你哩，達利先生』說着便垂下眼去：『我

們又聽你甚麼呢？……你是詩人，我知道的。」

傑克攪嘴道：『而且是個名詩人。』這個荒唐的傑克……我哩，却尋思在這般阿馬萊西特人的跟前，實在引不起我來誦詩。（譯者註：阿馬萊西是亞拉伯中的一個老民族。）假若黑眼睛還在那里，却又不行了！但一點鐘以來黑眼睛已沒見了，我委實的正在到處尋覓她……我只好用一種伶俐的口吻來回答這年輕的比野羅特道：『今夜請恕我，姑娘，我不會將我的七絃琴帶來。』（譯者註：七絃琴是指詩篇而言。）

比野羅特聽見了末尾這個比喻，便向我道：『下次不要忘記帶他來。』這可憐的人，他竟老實以為我有一張七絃琴，老實以為我同他那吹笛子的夥計一樣……哈！傑克早已說過，他是把我引到一個奇怪的社會來的！

正十二點鐘時，大家便喝起茶來。比野羅特姑娘在客廳中走來走去的送糖送奶，唇角上噙着笑，把纖指翹着。在這晚茶會中我又看見了黑眼睛了。她忽的在我跟前現出來，又光明又多情的，我正待同她談話時，却又隱沒了……因而我便覺着了一樁事，即是在比野羅特

姑娘身上含有兩種極不同的人品：第一是比野羅特姑娘，一位戴絲巾的小姐，生來即是專爲在這拉魯埃特老屋裏御極稱尊的；其次便是黑眼睛，這大而有詩情的黑眼睛，睜開來如同兩朵絨花一樣，只是來裝飾這極可笑的商人家庭的。若只是比野羅特姑娘，我倒絲毫不願到這個社會上來；然而黑眼睛……哦！黑眼睛……

末後分手的時間到了。拉魯埃特夫人便是一個符號。她把丈夫裹在一張雜色大方布內，挾在手臂上，便像用繩子纏了一個老木乃伊似的。他們走後，比野羅特尚將我們留在樓梯當，前做了絕長一篇演說：『得了！達利先生，現在你是認識這地方了，我希望大家再在此地會見你。我們沒有許多客，但都是精選的人……如此說來頂好……第一是拉魯埃特先生同夫人，我的老東家；其次是禿立補夫人，一位很有學問的太太，你儘可同她談論的；再次是我的夥計，一個善良的孩子，他時常都給我們吹着笛子……如此說來頂好……你們兩位都能頑雙管的。這便可愛了。』

我怯生生的答辨說我很忙，或者不能時常來，我頗難決定的。

這番話倒把他說笑了道：『算了罷！很忙，達利先生……大家是知道的，你們這般人所忙的，在拉丁區內……如此說來頂好……那地方大家當然是有幾個妖嬈女郎的。』

傑克也笑着道：『正是這事，有個白鷓鴣姑娘，好不妖嬈。』

白鷓鴣這名字真把比野羅特樂極了。

『你怎麼樣說的，傑克先生……白鷓鴣？她叫白鷓鴣呀……赫赫！你瞧這漢子……在他這年紀上……』他忽的便住了口，因覺得他女兒正在聽他說；但我們已走到樓梯脚下，還聽見他那洪大的笑聲，把梯上欄杆都震動了……

我們一到外面，傑克便問我：『如何！你以為這般人怎樣？』

『我親愛的，拉魯埃特先生太醜，但比野羅特姑娘却極可人。』

這可憐的愛情者帶起一種極感動的樣子問我：『真的嗎？』不禁使我笑了起來。

我握着他的手道：『走罷！傑克，你已忘形了。』

這夜，我們沿着河岸散步得很晚。在我們脚下，那靜而且黑的河內，映了許多小星，彷彿飄

流了幾千顆珍珠似的。許多大船的船纜也都吱吱格格叫着。在黑影中緩緩走着，一面聽傑克述說他的愛情可多麼快活呀……他只管愛入了靈魂；但人家並不愛他，他也深知道人家不愛他的。

『那嗎，傑克，她定然另外愛得有人無疑了。』

『沒有，達利，我不相信她在今夜以前竟愛了一個人的。』

『今夜以前，傑克，你說的甚麼？』

『哎！即是說甚麼人都愛你，你，達利……所以她也很有可以愛你的。』

可憐親愛的傑克啊！他說到這話時自然看得出是怎樣的悲傷，是怎樣的膽怯。我哩，因為要寬慰他，只好粗獷的笑起來，粗獷極了直為我意想所不到的。

『見了鬼啊！我親愛的，照你所想的……除非我是情不自禁或者是比野羅特姑娘太容易動心……但都不是的，你放心，我的傑克母親，比野羅特姑娘牽挂不着我的心，也和我牽挂不着她的心是一樣的，你所恐怖的不是我的，的確確的。』

我誠誠懇懇說了這一番話。比野羅特姑娘果不在我心上……黑眼睛哩，這却不同了。

(七) 紅玫瑰與黑眼睛

自第一次拜訪拉魯埃特老店之後，我有好久不到那邊去了。傑克哩，他仍誠誠懇懇繼續着他禮拜日朝拜聖母的心願，並且每次都要喜氣洋溢的新發明幾個打領結的方法……

如其我是一個婦人，傑克縱然打上一千個結子的領帶，即令變化至於無窮，也不會比起一番表示衷情的言語來能更足以動我。可是我何必向你們說哩！婦人們皆一點聽不見的……每逢禮拜日，在出門之前，這個可憐的愛情者總得向我說道：『我往那邊去了，達利……你也去嗎？』我却不變的答道：『不去，傑克！我要作工……』於是他就很快的去了，於是我就獨自留下，獨自一人，用心在詩韻的推敲上。

我之所以不往比野羅特家去，這便是我的自處之道。我很害怕黑眼睛。我常常自己說：『若你再見了她，你便不能自持了。』爲的不要使我再看見她……但這黑眼睛的大魔影却總揮不出我的腦筋以外去。

哈！每當我傑克母親快樂得眼光四射，帶起他新發明的領結，大踏步往鮭魚街去時，上帝方知道我是怎樣的想跟着奔下樓梯，並喚他道：『等着我啊！』但是沒有做出來！似乎有幾件東西在我心上告訴我，一到那邊去了便有些不好，因此我方有了留下來作工的勇氣……並且說：『不去啊！謝謝，傑克！我要用功呀！』

許多時都如此。有好久了，幸虧詩神的幫助，我方自然而然的把黑眼睛趕出了我的腦袋。不幸我太荒唐又去見了她一次。這下就結果了！我的頭腦，我的心靈，一併都軟化了。便因為在這樣的情形中：

自從水邊密言之後，我傑克母親再也不向我說他的愛情了；但我就他神情上却很看得出這件事毫未如他的所欲……每禮拜日，他從比野羅特家回來時，總是很悲傷的。夜裏總聽見他在歎息，歎息……若我問他：『你有甚麼心事，傑克？』他必粗獷的答應說：『一點沒有。』但以他向我說話的聲音而論，我極了然他是有心事的。他雖是怎的善良，怎的有耐心，而現在却和我鬧起脾氣來了。有好幾次他拿眼把我瞅着好像我們吵了嘴似的。我便非常

懷疑起來，你們請想啊！他心上必是隱藏有一些愛情上的隱憂；却因傑克始終不向我說，我也不敢說出來。然而有一個禮拜日，我看他比平常越是悲戚，我遂打疊起一片好心，握住他的手道：『說呀！傑克，你有甚麼心事……敢是在那邊不甚如意嗎？』

這可憐的孩子使用着失意的樣子回說道：『簡直不如意……那邊的事……』

『到底是怎樣的情形？可是比野羅特覺得了一些甚麼事嗎？難道他禁止你的愛……』

『哦！不是的！達利禁止我的並不是比野羅特……就是她，她不愛我，絲毫不愛我。』

『直是瘋了呀！傑克，你何以曉得她不愛你……你只應該向她說你愛她……是不是又不曾說……好呵！可是……』

『她只是愛那不說話的；那人並不必需要去說，委實被她愛了……』

『真的嗎？傑克，我想是那頑笛子的人罷……』

傑克絲毫沒有聽我說話的樣子。

他第二次又道：『她只愛那不說話的。』

因而以下的事我就不能知道了。

這一夜，在那聖日耳曼的鐘樓中，大家都沒有睡着許多時。

傑克差不多通夜皆在窗子跟前歎着氣去看天上的繁星。我哩，却尋思道：『總之，我必得到那邊去走一趟，看看近來的一些事……傑克定然是自己誤了事。比野羅特姑娘自然不懂得萬種恩情都在這領帶的一些摺子中……既是傑克不敢去說他的愛情，或者我倒可以替他好好的說一番……是了，就是如此；我且去向這年輕的非里斯丹女郎說去，我們瞧着罷。』（譯者註：非里斯丹是古代米索不達米亞平原中的一民族，以不信耶穌著名。此間引用的意思，是借以喻那不懂愛情的女郎。）

第二天，也不通知我傑克母親，便去實行我的計畫去了。的確如此，上帝可以證明我之往那邊去是毫未存有一點私心的。我往那里只是爲的傑克，除爲傑克外並無其他的意思……然而，當我在鮭魚街角上望見那座拉魯埃特的老店同他綠漆的顏色以及門前的磁器水晶等物件時，我便覺得心裏輕輕的跳了一下，他已警告我了……我就走了進去。店內

正清靜；在頂裏面，那吹笛子的人正在吃他的東西；但一面仍把他那笛子放在身旁桌布上。我上樓梯時便自言自語道：『這一定就是加密麗所以遊移於這個放蕩的笛子和我傑克母親之間的原故，但這却是不可能的……也罷，我們且看以後如何……』

我正碰着比野羅特同他的女兒及那位很有學問的太太在用餐。黑眼睛不在那里，幸運得很。我進門時，把他們都大大的驚了一跳。這位善良的比野羅特拿起他雷霆似的聲音叫道：『好極了！……如此說來頂好……來同我們一道喝咖啡。』大家讓我坐下。那位很有學問的太太便去爲我尋了一個描金花的磁盃，於是我就坐在比野羅特姑娘的身邊……

這一天，她委實的很可愛，這位比野羅特姑娘。在她頭髮上，耳朵上一點兒——現在的人已不講究簪在這裡了，——插了一朵小紅玫瑰花，紅極了，紅極了的……在我們中間，我直以爲這朵小紅玫瑰便是一個仙女，她把這位小非里斯丹女郎越發顯得美好了。比野羅特帶起一種親熱的濃笑對我道：『啊！達利先生，簡直停止了，你竟不願意來看我們呀！……』我連忙分辨並說起我的文學工作。而這色維倫人却打斷我的話道：『是的，是的，我清楚，這拉了

區……』於是他瞅着那位很有學問的太太更是大笑起來，這位太太也做得很了然似的，吭吭的咳着嗽，並在桌子下踢了我幾腳。拉丁區，在這般正直人口裏，直以爲是一種吃喝，音樂，假面具，焰火，狂蕩，瘋顛等等的所在。哈！若我把在聖日耳曼鐘樓中的生活告訴他們，定會把他們大驚一跳的。但你們都知道的呀！當其人在年輕的時候，對於這種壞話是不會生厭的。所以在比野羅特的誣詞之前，我也取了一種時髦派頭，只略爲分辨道：『不然，不然！我敢發誓……你們所信的完全不對。』假如傑克此刻看見了我定要大笑的。

我們剛喝畢咖啡，便聽見一縷笛音在院子中發出來。這就是別人招呼比野羅特到店裏去的符號。他剛剛轉過背，那位很有學問的太太便輪到她跑進廚房去和廚娘頑起五百來了。（譯者註：這是一種頑的紙牌的名字。）在我們中間，我以爲這位太太，她頂大的學問，就是慣於搓紙牌……

當其我看見大家單單把我同這小紅玫瑰剩下時，我便尋思：『時候來了！但我剛把傑克這個名字提到唇邊，而比野羅特姑娘却不給我往下說的時間。她並不看我，只輕聲的猛

然對我道：『可是白鷓鴣姑娘她不許你到你朋友家來嗎？』起初，我以她要笑的，可是不然！她一點也不笑。還顯然是很感動似的，只見她臉頰也緋紅了，白卷領也索索的顫動起來了。不消說定是大家在她跟前說起白鷓鴣，她遂無中生有的虛構了一些事。我本應拿一句話來提醒她的；但我不知何以這樣愚蠢竟被虛榮心蒙住了……於是，見我沒有回答她，比野羅特姑娘遂轉到我這方來，並把她原來垂着的睫毛舉了起來，將我睨着……我說謊了。這並不是她在看我；只是那個被淚痕十分染濕而又滿含着溫柔詰責的黑眼睛！哈！親愛的黑眼睛，我靈魂中的至樂！

這只是一瞬間的事，差不多立刻那兩道長睫毛又垂了下去，黑眼睛便隱沒了；於是又才覺得在我身邊的只是一個比野羅特姑娘。趕快，趕快；不等黑眼睛再出現，我就說起傑克來。我一開始就說傑克是如何的善良，如何的正直，如何的勇敢，如何的仁慈。我一件不遺的緩緩把這種慈母之愛注意的說出，很可使得一位真正的母親也會嫉妒起來。便是傑克怎樣的飲食我，衣履我，使我生活上。上帝方曉得那種工作的價值，那種艱難的價值。若沒有他，我現

在還在那一方，還在撒爾郎德的黑獄中，那地方我是多麼的苦楚，多麼的苦楚啊！……

我談起這番話時，比野羅特姑娘顯然感動了，我親見一顆大淚珠滾到她臉頰上。我倒老實實以爲這是爲的傑克，於是我心中便說道：『好了！這可順遂了。』因而我更是娓娓說起來。我說出傑克的悲哀，並說出那濃郁的神秘的愛情，實是攪碎了他的心。哈！怕不是有三四倍的幸福，若是那女人她……

正說至此，那朵插在比野羅特姑娘頭髮上的小紅玫瑰，不知何故滑落下來，正落在我的脚下。恰當這個時候，我正要尋覓一個巧妙的方法來使得這個年輕的加密麗了然，她便是這位三四倍幸福的女人，若是被傑克戀愛了。於是這朵落下的小紅玫瑰便給了我一個方法——我會對你們說過這朵小紅玫瑰真是仙女——我便輕輕拾了起來，却不還給她，極溫和的笑着向比野羅特姑娘道：『就把這個送給傑克，聊表你的意思罷。』比野羅特姑娘笑着答道：『送給傑克，隨你的高興。』但是，就這一瞬間，那黑眼睛又現了出來，並柔媚的看着我，好像說：『不呀！不送給傑克，只送給你！』你們曉得他們（指一雙黑眼睛）是能够這樣說

的，並帶着多麼熱烈的誠意，多麼不可違抗而又堅貞的愛情！然而，我還在遲疑，他們又迫着一連向我說了兩三次道：『是的……送給你……送給你……』於是我就把那小紅玫瑰吻了一吻，並藏在我懷中。

這晚，傑克回來仍和平常一樣，只問問我韻文的工程，我也讓他相信我日間並不曾出去過。可是不幸，我脫衣時，那朵小紅玫瑰原藏在懷中的竟滾到床前地上：仙女們原是懷有惡意的。傑克看見了，把他拾起來，並且看了好一會。我簡直不知道我的臉同玫瑰那一個頂紅。他對我道：『我認識他，這是那邊客廳窗前玫瑰樹上的花。』跟着他便拿來還了我道：『她從不給我這東西的，對於我。』他說到這句上怎的傷心把我的眼淚也引出來了。

『傑克，好友傑克，我敢發誓在今夜以前……』

他輕輕把我的話打斷道：『不必分辨，達利，我極相信你絲毫不會叛過我的……我知道這件事，我知道她所愛的就是你。你只想我曾經對你說過的：「她只愛那不說話的，那人並

不需要去說，實在是被她愛了。」說到此處，這可憐的孩子遂在房裏大脚步的徘徊起來。我哩，動也不動，只把他望着，我的紅玫瑰還拿在手上。一會兒他又道：『這事來得恰是應該來的時候，有好久了我早已明白。我清清楚楚的，若是她一見了你，她就再不願意我了……這就是何以我就攔了許久才引你到那邊去的原故。以前我是嫉妒你的，怨我，我太愛她了！……到底有一天，我想來證明一下，因才讓你走去。自那一天來，我親愛的，我便懂得這事完結了。直有五分鐘，她只把你看着竟未另有一個人。你也如此，你把她望着，哦！一點不是謊話，你把她望着。這證明了，就是你雖有一月多沒到那邊去！但是，中甚麼用！於我很少益處……反而，精神上結合了，就不在眼前也沒有錯的……我每次走去，她只是談你，並且說得甜蜜極了，帶着無限的信仰和愛情……這便是一個真正的答案。現在已完結了……我確是很愛她的。』

傑克對我說了這麼長一篇，帶着那種無上的和藹，無上的苦笑。所有他說的話同時又令我難過又令我快活。難過的，因我覺得他太不幸；快活的，因在他每句言詞中彷彿都看見黑

眼睛映照着，我完全把我籠罩了。他說完後，我遂走近他身邊，稍稍有點慚愧，但那朵小紅玫瑰仍未放下：『傑克，現在你不愛我了嗎？』他笑了笑，把我摟在胸前道：『你好蠢，我仍非常愛你的。』

這是一件真事，紅玫瑰的故事直不會把我傑克母親的柔情變更一點，不會把他的脾氣變更一點。我相信他難過極了，可是他並不表露出來。沒一句歎息，沒一句怨聲，一點沒有。好像甚麼都過去了，他每禮拜日仍繼續着往那邊去，並且對於衆人都和顏悅色的。只把打領結一事取消了。居然仍是那等安靜那等矜持，只拼命作工，奮勇的向生活路上走去，把眼睛定在一個惟一的目標上，就是重興家業……啊，傑克！我傑克母親啊！

至於我，從我能够自由戀愛黑眼睛的一天起，便毫不內愧的，直把我身子投在我的愛情裏面。在比野羅特家裏我也不就心了。我就在那里去賄買衆人的心；說起來真無恥，我的上帝！給拉魯埃特先生取糖，陪那很有學問的太太賭博，太不值了……在那家庭裏我遂得了一個如意兒的綽號……往往如意兒在日中走來。這時，比野羅特正在店裏，加密麗姑娘獨

自在樓上客廳裏，同着那位很有學問的太太。我一來後，那黑眼睛立刻就自呈出來，差不多同時那位很有學問的太太便單單的把我們丟下。這位高貴的太太，本是色維倫人請來給他女兒做伴侶的太太，當其看見我在那里的時候，自以為很妨礙我們，趕快，趕快，就跑到廚房裏同廚娘頑紙牌去了。我也就不再客氣，請想啊！遂同黑眼睛密談起來。

上帝！我的確曾經在這間小水仙花客廳裏過了許多好時光！差不多我常帶了一本書去，一本我最喜歡的詩，黑眼睛看着我念，她噙着幾點清淚或射出幾縷明光，在念到最好處。這些時候，比野羅特姑娘或傍着我們給她父親繡拖鞋，或不斷的給我們奏幾曲羅色郎之夢；我敢斷言我們總是讓她安安靜靜的。然而有幾次我們的文章念到最動人心處，這位小姐必故意想着「一件事情高聲說道：『我應該請一個調音律的人來……』」或是說：『我把拖鞋太多刺了兩針。』於是我就閉了書，不想再念；但黑眼睛仍舊不動的看着我，立刻就把我止住了不能閉書，我只得又念下去。

當其單單剩下我們兩個在這小水仙花客廳裏時，自不免常有一些不甚謹慎的事情。請

想我們兩個人——黑眼睛同如意兒——一共加不到三十五歲的……幸而那比野羅特姑娘却從未離開我們，這便是一位很聰明，很有遠慮，很機警的管理人，因才保住了這火藥庫……

……有一天——我想來——我們一同坐在黑眼睛同我客廳的一張安樂椅上，在一個五月間溫和的下午，窗子半開着，厚帷垂下直禱到地上。大家正在念浮斯德，這一天……文章念完後，那書直滑下我的手去，好一會我們都頓住了，沒一句話，在這半明的寂靜中……她把她的頭倚在我肩上。從那半掩的白卷領中，我直看見了一個小小的銀徽章從那抹胸深處放出光來……猛的，比野羅特姑娘就從我們中間現出。自然想見她是怎樣的直把我推到安樂椅的那端，——並且給了我一個非常重大的譴責——她對我們說道：『你們這樣的行徑是很不好的，親愛的孩子們……你們把人家給與的信用便這樣糟蹋了……應該把你們的計畫向父親說去……罷了！達利，你何時去向他說？』我答應很近的就向比野羅特說，只待我大詩成後，這答詞方把我們的管理人和緩了一點；但是，還不是一樣啊！從這天起，便不准黑眼睛再在安樂椅上傍着如意兒坐了。

哈！這位小女郎好生威嚴，這位比野羅特小姐。你們請想，最初一些時，她尚不願意答應黑眼睛給我通信；然而後來，她又准許了，但附有一種條件，所有的信都得呈給她。不幸這些極可尊貴，滿載愛情的信，那是黑眼睛寫給我的，比野羅特姑娘却不高興去重讀，信上常常漏出一些杜撰的話，例如下面幾句：

『……今晨，我很憂心的。在我衣櫥裏尋出了一個蜘蛛。清晨的蜘蛛，可怕。』

或者還這樣說：『大家終不使桃核從事家政上的……』（譯者註：桃核是喻不解事的人。）

時常結尾的話總是：『應該把你們的計畫向父親說去……』

於這句話上，我總不變的回復道：『待我的大詩成功後……』

(八) 鮭魚街的詠誦

末後，這部名詩我竟將他做畢了。從頭至尾整整做了四個月，想起做到最末一句時我已不能再寫了，兩隻手又不可耐，又歡喜，又矜驕，又發寒熱似的，只是打起戰來。

在聖日耳曼的鐘樓中，這實是一樁非常的事。傑克趁此機會，也恢復了從前的傑克，恢復了糊書壳和弄小膠鑽子的傑克。他給我裝釘成一本極美觀的冊子，他還想親手給我抄一遍；並且每讀一句總是讚不絕口，快活得手舞腳踏起來……我哩，却難相信我的著作。傑克太愛我了；我不甚信得過他。我很打算把我的詩向一個沒有私心而有定評的人去讀一遍，可是見了鬼，我一個人也不認識。

雖然在乳酪店裏，不少和人相識的機會。自從我們有錢以來，我就在那張大餐桌上用餐，在廳子的頂裏面。那里足有二十來個年輕人，文人，畫師，藝術家，或者說好點便是這等人的種子。我一去用餐時，這般年輕人都張臂歡迎我；但因我生恐牽入那爭論的漩渦中，大家也便很快的把我忘了，於是在這個公共廳子裏，我仍孤單單的一個人，在人叢中據了我一個小位子。只是去聽自己並不言語……

每禮拜一次，我們用晚餐時總有一位名詩人來同我們共餐，我已記不起他的名字，只記得那般先生們都喚他做巴喀娃，是他一部詩集的名字。到這一天大家必要喝十八個蘇的

波爾多酒；及至糖果來了，這位大詩人便背誦起他的近作來。這些都是他得意的近作。他有一部詩集名叫納加麻拉，又一部叫達加哈達，又一部叫喀那加那，又一部叫巴然哈達，還有叫做髓得納的，舉羅色巴的，維娃米特納的……但其間最好的還是要算巴喀娃哈當。這詩人背誦起巴喀娃時，那喝采之聲彷彿把全個廳都震倒了。

我哩，也雷同着，叫得比衆人還爲出力。但是，到底我不是巴喀娃的狂熱者。總而言之，這些近作總是一樣的。永遠都是一朵蓮花，一頭老鷹，一頭象，一頭犀牛之類；有時也掉換一下，不過把蓮花叫做荷花便了；而且，於這種文體上，所有那希臘體詩的價值：既沒有情感，又沒有真實，又沒有意義。只在韻文上又重疊些韻文。一種欺人的東西……因而我心頭便想着了這位偉大的巴喀娃；假若衆人依次問到我的詩，或者至少我也可以得到一種公道的批評；但大家並不問我的詩，未免令我難堪……實則，照我的意思並不只在這位印度詩人身上。我左手一位隣坐的也不是可以非難的……我左手隣坐的，是一位簡單得很的人：油商，穿着襤褸而放光的衣裳，一個大而且禿的頭顱，一部長鬚，鬚上常常挂着幾條細麵。在這張

桌上算是最老而最聰明的人。一如那般大學問家似的，言語又少，又不好奢華。人人都尊敬他。都議論他說：『他很精幹的……一位思想家。』我常見他聽着那位偉大巴喀娃詩人的詩時，總是歪着嘴隱笑不已，我便蓄意要聽聽這位隣坐人的高見。我尋思道：『這是一位有趣的人……我須得將我的詩念給他聽。』

一晚——大家都離開了桌子——我便叫了一瓶燒酒，取了一個小盆子同這位思想家共飲起來。他一舉盃，我就看出了他那好酒的惡德。一面喝着酒，我便向那偉大的巴喀娃引出了一種批評，開始便把那些蓮花，老鷹，象，犀牛說了許多的壞話。——這真大膽，却不知象類原是極懷怨的！——當我說的時候，這位思想家一言不發只是自己斟着酒。有時，笑一笑並讚歎似的搖了搖頭，口裏一面呼着：『嗚哈……嗚哈……』因為第一段成功了，我更大膽了些，方告訴他我也作了一部大詩，並願意請他代為定奪一下。這位思想家毫不皺眉只是呼着：『嗚哈……嗚哈……』既是看見這位先生有如此的好意，我便自己說道：『是時候了！』遂從衣袋中取出我的詩來。這位思想家毫無感覺的樣子，第五次上把盃子斟滿了，靜靜的看

着我，並將我的稿子推了轉來；在這最要緊的時候，他便拿起那隻老年醉漢的手放在我袖子上道：『只一句話，年輕人在開始之前……甚麼是你的標準？』

我不安的望着他。

這可怕的思想家更是高聲說道：『你的標準哩！……甚麼是你的標準？』

啊！我的標準……！我却沒有標準，我簡直想不到還有一個標準；這事竟將我眼也驚呆了，臉也羞紅了，心也擾亂了。

這思想家遂站了起來，大怒道：『怎麼樣！不幸的年輕人，你沒有標準啊！……我讀了你的詩何益……！往後的價值我已知道了。』說到此間，他接連斟了兩三盃，瓶底僅剩了少許，方取了他的帽子，轉着氣沖沖的眼睛走了。

這一夜，當我把這奇事告訴了朋友傑克時，他好生發氣，對我道：『你那思想家直是一個糊塗蟲……！甚麼東西可做標準……！鳥語裏面有標準嗎……！標準！這是個甚麼東西……！何處製造的？何以從未看見過呢……！標準販子，滾開罷……！』我正直的傑克啊！他噙着兩

睜眼淚，我的傑作和我，我們實在當了有愧。息了一會他又道：『聽我說，達利！我倒有個思想……既然你願求正你的詩，禮拜日，到比野羅特家去念好麼？』

『到比野羅特家……哦！傑克！』

『何以不呢？……確實的！比野羅特雖不是什麼卓絕之士，却也不是完全的蠢人。他很有清楚很合理的思想……加密麗，縱然有點成見，但她也可以有個高明的判斷……那位很有學問的太太也讀過許多書的……老雀兒拉魯埃特老人他那神情也不是格格不入的……況且比野羅特在巴黎認識不少的高明人，這晚他都可請來的……你以為怎樣？可願我去向他說嗎……』

這個往鮭魚街去求審定的思想，並不見笑於我；我很願去念念我的詩，所以只略略生點不快，但也接受了傑克這個提議。一到次晨，他便去告訴了比野羅特。何等善良的比野羅特，確平明白這個關係，他雖是多疑的人；但是他却懂得這是對於姑娘的孩子們一個可愛的機會，這正直的人毫不遲疑便答應了一聲『是的』並且立刻就把請帖發了出去。

那小水仙花客廳從未辦過這種佳節的。比野羅特替我湊興，在這磁器世界中請了好幾位客。念詩的這一夜，我們都到齊了，除了常在的人外，便是巴撒茸先生同巴撒茸夫人，帶着他們學獸醫的兒子，是阿爾阜爾學校的一個漂亮學生；非魯亞兄弟是個泥水匠的秘密共濟會的會員，很會說話的，他剛忙着在大東館成功一所房子哩；其次是傅熱魯全家，帶起他六個整齊排列着好像琴絃似的姑娘，而那位年長的傅熱魯還是一位文人俱樂部的會員，一位晚會中的人物。當我劈面看見這種重大的雅典裁判所時，你們請想我是如何的感動。因為人家也通知他們到這里來是為審定一個詩人的著作的，所以這般公正人都相信面貌上須要做得莊嚴一點，冷靜一點，沈著一點，沒有笑容方好。他們彼此談起話來也很嚴重而低聲，一面搖着頭儼然就是一位執法官似的。比野羅特不明白這種奧妙，只是用着一種驚詫的神情把衆人看着……衆人一到，便安起坐來。我是背着鋼琴坐着的，會場繞着我做了一個半圓形，只除開拉魯埃特老人，他仍在常坐的地方上嚼糖。喧譁了一會之後，便寂靜了，我遂用着一種感動的聲音開始念起我的詩來……

這是一篇悲劇詩，美妙的題目是「牧歌的喜劇」……就是被俘在撒爾郎德學校的若干日中，小物件遊戲着向他學生們講述的一些寓言故事，多是一些蟋蟀，蝴蝶，以及別的小畜生。將就這短故事中的三段，把會話改成了詩句，便做成了我的「牧歌的喜劇」。我這篇詩分做三部；但這一夜，在比野羅特家，我只給他們念了頭一部。此處我得要求閱者允許我把這「牧歌的喜劇」的殘篇膽在這裡，並不敢說是一種文學的選品，只算在小物件的歷史中用來做一個他快活的明證罷了。我親愛的讀者們，請你們設身處地，想着你們正坐在小水仙花客廳的坐位中，想着達利愛酒特渾身戰慄的在你們跟前誦讀的樣子。

一個藍蝴蝶的災害（譯者註：此劇通部百十二音的韻文，原文音節絕美，但譯者才拙不能以韻文譯出，使文章大為減色，實深抱歉。）

戲臺上佈着田野的景致。時間在下午六點鐘，太陽西下了。開幕時，正有一個藍蝴蝶同一個幼年的斑蝥，這蟲是雄的，跨在一根馬鞭草上在談話。他們早晨就會見了，並且終日都在一處。因為天色已晚，斑蝥便做了一個要回家的臉色。

蝴蝶 怎麼！你便要走了嗎？

斑蝥 可不是！我應該回去了；

天色已晚，請想呀！

蝴蝶 稍爲等候，可不好！

各人回家絕不很晚……

我已開始討厭我的家了；你呢？

一道門，一堵牆，一層壁子，蠢極了，

在外面時又有太陽，又有露水，

並且有紅罌粟，還有空氣，甚麼都有，

紅罌粟要是不合你的嗜好，

須得說出來的……

斑蝥 唉呀！先生，我也愛他們的。

蝴蝶 那就好呀！愚昧的人，且不要走；

同我留着。你瞧！天氣又好，空氣又溫和。

斑蝥 是了，但……

蝴蝶（把斑蝥推入草中）

赫！滾到草裏去，那是我們的草。

斑蝥（連滾帶跌的）

不要如此呀！讓我罷！我須得走了。

蝴蝶 許你聽見麼？

斑蝥（恐怖起來）

甚麼呀？

蝴蝶 那個小鶉鶉，

他在葡萄籐那邊戰慄的唱着……

哎！在這夏間涼夜裏却是好曲子，何等的美麗，我們住的這個地方！

斑蝥 那自然，但……

蝴蝶 閉口。

斑蝥 甚麼呀。

蝴蝶 有人來了。

(幾個過路的人)

斑蝥(靜了一會後，低着聲音說)

人，都是很壞的，可是嗎？

蝴蝶 很壞。

斑蝥 我常恐被他們中的一個走着時把我踏死。

他們有怎樣大的腳，我的腰肢又怎樣的脆弱……

蝴蝶

你哩，雖不大，但你有翅子；
這便是極好的！

也罷！我親愛的，若十分

你怕這般鄉下人，就爬上我的背來；

我的腰肢很強健，我啊！雖沒有那樣的翅子

葱皮似的懶得像那般姑娘，

只你願意我也願馱你，這樣

長長的如你所願。

啊！不必，先生，謝謝！

我斷不敢……

蝴蝶

難道是不容易

爬上背去嗎？

斑蝥

並非……

蝴蝶

爬上去罷，糊塗東西！

斑蝥

那嗎，你引我回家去；

因為不如此……

蝴蝶

早些兒走，早些兒回。

斑蝥（爬在他伴侶的背上）

我們那里，晚間要做晚禱的。

你懂了嗎？

蝴蝶

自然……向後面移一點。

坐好……現在，不說話了！我非常討厭。

（哧！他們飛起了；在天空繼續着談話）

我親愛的，太好了！你一點也不重。

斑蝥(害怕起來)

哈……先生……

蝴蝶

好了啊!又怎麼?

斑蝥

我看不見了,那腦袋

暈起來了,我情願下去了罷……

蝴蝶

你是蠢東西嗎?

若是腦袋暈,理應把眼睛閉着。

你閉了不曾?

斑蝥(閉上了眼睛)

閉了……

蝴蝶

好了點嗎?

斑蝥(用力的說)

稍好了一點。

蝴蝶（暗暗笑着）

你定然是個不善乘氣球的

在你家庭中……

斑蝥

哦！……

蝴蝶

倒也不是你的過

或是氣球還沒有發明。

斑蝥

哦！……

蝴蝶

此處，貴人，你已經走到了。

（他停在一朵鈴蘭上）

斑蝥（睜開了眼）

恕罪！……這不是我住的所在。

蝴蝶 我知道，因為天色還早

我便引你到我一位朋友鈴蘭家。

我們去解解口渴；——這是可許的……

斑蝥 啊！我沒有時間……

蝴蝶 罷喲！只須一秒鐘……

斑蝥 而且，我沒有人招待的，我在這個社會裏……

蝴蝶 來罷！我認你做我的私生子；

你將很受招待了，走……

斑蝥 而且，天已晚了。

蝴蝶 哈！不晚！天色不晚；聽那蟬子……

斑蝥（低低的說）

而且……我……沒有錢……

蝴蝶(拖着地)

來罷!鈴蘭家裏設起筵席了。

(他們便走入鈴蘭家去了) 閉幕。

第二齣,幕啟時,差不多天已夜了……大家看見那兩個伴侶從鈴蘭家出來……斑螫已微醉了。

蝴蝶(展開背來)現在,上路了!

斑螫(毅然爬上背去)

上路了呀!

蝴蝶

好呀!怎麼樣

你對於我的鈴蘭?

斑螫

親愛的,他很惹人愛;

蝴蝶（看着天上）

哦！肥伯已把鼻尖兒放在窗上了；（譯者註：肥伯是月神的名字。）

我們須趕快……

斑蝥 我們趕快，爲甚麼？

蝴蝶 你不忙着回你的家嗎？

斑蝥 哦！只須趕上晚禱的時間……

況且，不多遠，回我們家去……就在那後面。

蝴蝶 如其你不忙，我也不必忙的。

斑蝥（忘形的說）

你是個多麼好的孩子！……我不知何以

地球上衆人都不做你的朋友。

大家說你：『這是一個蕩子！一個亡命！』

一個詩人！一個輕薄兒！……」

蝴蝶 哎！誰說的？

斑蝥 上帝那甲蟲……

蝴蝶 啊！是了，這個肥玩物

他叫我做輕薄兒因為他有個大肚子。

斑蝥 不只是他一個憎惡你……

蝴蝶 哦！小鬼頭。

斑蝥 還有，那般蝸牛也不是你的朋友，

說起來呀！那般蠍子也不是，乃至螞蟻也不是的。

蝴蝶 真的嗎？

斑蝥（低聲的說）

竟動不了蜘蛛的心；

他以爲你可厭。

蝴蝶

大家可都有這等惡意。

斑蝥

赫那毛蟲等也稍稍表了一點意見……

蝴蝶

我最相信的……可是告訴我啊！你在那社會中所見的，

畢竟你不是毛蟲社會的，

我也被瞧不起嗎？……

斑蝥

喲！依着毛蟲們，

年輕的倒對你好；老的們，都一樣，

覺得你不甚有道德的思想。

蝴蝶（戚然不樂的）

我看我得不到多少同情了。

總之……

斑蝥

我說老實話啊！沒有，我可憐的！那般苧麻

都不願意你。蝦蟆也恨你；乃至於蟋蟀，

他一說到你就說：『這蝴蝶……蝶……蝴蝶呀！』

蝴蝶

你恨不恨我，你也像這般混帳東西嗎？

斑蝥

我麼！……我却尊敬你；人家在你肩頭上可多麼好呀！

並且，你又常引我到鈴蘭家去，

這真開心呀！……看啊，若是你倦了，

我們還可稍息一會

隨便何處……你不倦嗎，我想來？

蝴蝶

我只覺你稍重了一點，這倒不妨。

斑蝥（指着鈴蘭家）

那嗎，進這里去，你休息一會。

蝴蝶 哈！謝！……鈴蘭家常是一樣的。

（用着一種放蕩的口聲，低低的說）

我最喜歡往那里去……

斑登（臉上通紅）

到玫瑰家去嗎？

哦！，不斷不要去……

蝴蝶（拖着牠）

來罷！人家瞧不見我們的。

（他們偷偷走入玫瑰家裏去了。） 閉幕。

第三齣……

這些詩，由於時間太促，不曾做得好，我知道的。因此，我便將那幾段停止了，我還是高興把

我那詩的煞尾用散文來說個大概。

到第三齣上，天色已十分黑了……這兩個伴侶一同從玫瑰家中出來……蝴蝶想把斑蝥引到他父母家去；斑蝥拒絕不去；他完全醉了，只在草裏飛躍並且怪叫起來……蝴蝶迫着將他載了回去。他們便在門前分了手，彼此都說不久再會……蝴蝶便在夜色裏獨自走了。他也有點醉，但他醉的是憂愁；他想到斑蝥的密言，遂自己尋思他並不會害過一人，何以大家俱如此憎惡他……天上既無月光，風又吹得利害，田野間黑極了……蝴蝶害怕起來，又有點冷；但他想着他伴侶安安全全的睡在暖和的床上方自慰了一點……其時，在那黑影中，大家可以瞥見一個大夜鳥靜靜的飛着穿過那戲臺。電光一閃，那般懷惡意的畜生都暗藏在石頭底下，指着蝴蝶笑道：『我們捉住他！』至於那不幸的東西正歪歪斜斜的走着，滿心恐怖，路上一株薊草便擊了他一劍，一個蝎子也射了他一箭，一個蜘蛛也打算把他的藍絲外套來捕捉他，末後，一個蝙蝠在他腰肢上打了一翅便將他結果了。蝴蝶落了下來，快跌死了……當他在草上呻吟時，那般苧麻好生快活，那般蝦蟆都說：『做得好呀！』

到天明時，螞蟻們都帶起他們的小囊和他們的筐籃來作工了，沿途來尋找那剩殘東西，他們剛剛看見了他，便遠遠的跑了，並不欲掩埋他。螞蟻們是不會做一點兒事的……幸而有一羣黑壳蟲的修道會打從那里走來。這種小畜生，你們是知道的，他們只是來收殮死人……他們便誠誠懇懇的將這死蝴蝶收殮了，並將他擡到墓地上來……這一羣可笑的畜生急急忙忙走着，並且個個都高聲談起那些感想來……一般小棕色的蟋蟀，坐在他們門前晒着太陽，很嚴重的說道：『他很喜歡花的！』蝸牛們也道：『他最愛在夜裏跑！』甲蟲們也在他們金色衣服中搖搖擺擺的哼道：『很流蕩的！很流蕩的！』在這一羣當中並無一句爲死者傷懷的話；草場的四周，只有一些肥大的百合花閉着了，一些蟬子不唱歌了。

末了一齣就在蝴蝶墳上演的。黑壳蟲做完了他們工程後，一個壯麗的土蜂便把祭品推來放在左近的洞穴中，並走上墳背，開始讚頌起死者來。不幸並不知道死者的往事；只翹起幾隻腳，指畫了足有一點鐘，憑着他的口才胡湊……演說家說罷，各個都走了，於是在這荒涼的墓地上，大家便看見前幾幕中的那斑蝥打從一個墳後走出。滿眶眼淚，跪在那墓道的

潮濕地上，說了一番動人的祈禱，爲他那墳中的可憐伴侶。

(九) 你來賣磁器罷

我的詩剛念完，傑克快活極了，便站起來叫好；但他一見了那般公正人驚愕的臉色便急忙止住了。

巴撒茸一家人，傅熱魯一家人，對於他們適才所聽的俱遲疑不決，一些大而且圓的眼睛都把我望着；那兩個非魯亞只是互相做着眉眼。沒一個人吐露一言半語。

猛的，就在這種猶豫及沈寂的中間，發出了一片聲音——甚麼聲音呀！木然的，無韻味的，冷酷的，不顫動的，一種幽靈的聲音，從鋼琴後面發出來把我，在椅子上嚇得打戰。十年以來，這是頭一回，大家方聽見了這雀兒腦袋的人，卽是這位神學家拉魯埃特的言語了。這怪老人用着一種凶猛的樣子嚼着他的糖道：『我很悅意人家殺死了這蝴蝶，我不喜歡他們的，我，那般蝴蝶……』

大眾都笑了，於是就把我的詩議論起來。

那位文人俱樂部會員以爲這作品太長了一點極力勸我拿來改做一首或兩首小歌，同法國古歌一樣。阿爾卑爾學生是自然派學者，叫我考察一下，斑蝥原是有翅子的，於我寓言中又舉出了許多類似的例。非魯亞兄弟說是在某處曾讀過這些作品。傑克低聲向我道：『不要聽他們的，這確是一部傑作。』比野羅特一言不發，他顯然是很有心事的。或者這正直人在念詩的那些時候坐在他女兒身邊，覺得了那隻容易受感觸的小手在他手中的顫動，或明白了那種純黑而動情的眼光的閃灼；所以那一天的比野羅特，時時都帶着一種——如此說來頂好——的很奇特的神情，而且終夕都膠貼在他小姐的晚裝服上，使我不能向黑眼睛說一句話，並使我很早的就抽身走了，不願再去聽那文人俱樂部會員的時新小調，這會員定然不能原諒我的。

在這不朽詠誦的兩日之後，我便接了比野羅特姑娘一封紙短詞美的手札：『快來，我父親知道一切了。』並且在紙的下面，我親愛的黑眼睛更寫着道：『我愛你。』

我承認，因爲這個大消息，我很有一點感動。但兩天以來，我俱拿着我的稿子在發行人家

裏跑動，對於黑眼睛很不如對於我的詩那樣要緊。又因想着須使色維倫的比野羅持不很笑我的原故……所以，縱然迫於黑眼睛的招呼，我仍過了好些時不到那邊去，只爲寬解我的心總是自家說道：『待我賣了我的詩後。』不幸，我却賣不出他。

那時候，——我不知道現在還是不是這樣，——一般發行先生們都是很溫和，很有禮，很寬大，很優待人的人們；但他們有一樁頂大的壞處：就是凡人到他那里從不能會着他們。彷彿一種極細微的星宿只能在天文臺觀象鏡裏才看得見，這般先生斷不是尋常人所能親近的。無論何時你走去，人家總叫你再來罷……

八天便如此過去了。又到了禮拜日。傑克依着他老規矩到比野羅特家去晚餐；也是他獨自一人去的。我把那般看不見的星宿實在追隨得太疲倦了，這一天我俱躺在床上的……夜裏，他一進門便坐在我床沿上輕輕的責備我道：『聽我說，達利！你不到那邊去簡直不對。黑眼睛哭了，又很傷心；她不看見你必會死的……一個晚會中我們俱在談論你……哈！負心人，她是何等的愛你呀！』

可憐的傑克母親說着這番話時滿眶是淚。

我怯生生的問道：『比野羅特呢？比野羅特說了些甚麼……？』

『一點沒有說……他只很詫異沒有看見你……應該到那里去，我的達利；你去嗎，不是。』

『從明天起，傑克；我答應你的話。』

我們正談話時，白鷗已回到她的房裏，便開始唱起她那無終了的曲子來……多羅果多低妮！多羅果多低妮！……傑克遂笑了起來，低聲向我道：『你不知道，黑眼睛正嫉妒我們的女隣居哩。他以為這是她的情敵……我極力說她是怎麼樣的，人家偏不肯聽……黑眼睛嫉妒白鷗，豈不是可笑的事嗎？』我雖像他一樣的笑了，但我心中却想着如其黑眼睛真果嫉妒白鷗，這便是我的錯了。

第二天下午，我便到鮭魚街去了。我本打算在見比野羅特之前一逕到四層樓上同黑眼睛先談一會的；但那色維倫人却正在過道門前窺見了我，使我躲避不了。只好走入店內坐

在他身旁，就在櫃臺的後面。時時一種笛子的微音從店後響澈到我們的跟前來。

這色維倫人用着一種信托的話句和一種和藹的語調爲我前此未曾聽過的，對我說道：『達利先生，我很願知道你是一個坦白人，或不致使我走入迷途。如此說來頂好……那小人兒正熱情的愛你……你呢，可也是當真的愛她？』

『確是出於我的本心，比野羅特先生。』

『那嗎，就很好。所以我便要呈點意見給你……你太年輕了那小人兒也一樣的，我想三年後你們再結婚好了。在這三年中你便好爲你自己向前途做點事……我不知道你是否仍打算永遠的去做你那藍蝴蝶的交易；若我處在你的地位上却極了然……如此說來頂好，我便要在這裡植下我的根基，我便要置身入拉魯埃特的老店中，我便要從事來操練成磁業中的一個小熟手，並且便要來整理這些餘緒，三年中，比野羅特也快老了，同時便可及身得着一個同夥一個女婿……是的嗎？這番話你以爲怎樣，朋友？』

說到這裡，比野羅特便結結實實拍了我一下自家笑了起來，真果笑了……他一定以爲

我快樂極了，這可憐的人，竟甘心把他分內的磁器生理奉獻給我。我既沒有發怒的勇氣，也沒有回答的勇氣；只是難受罷了……

那些盤子，彩盃，白玉罩，似俱在我周圍跳舞起來。和櫃臺對面的架子上，好些顏色極嬌嫩的素燒牧童牧女，都嘲弄似的看着我，並像舉着他們的牧羊杖告訴我說：『你便要來賣磁器了呀！』稍遠一點，那般穿紫色袍的中國磁人似也搖着他們神學家的大頭，彷彿專爲來讚許牧童所說的話道：『是的……是的……你便要來賣磁器了呀！……』並且在那頂深處，那陰險而又好譏刺人的笛音也輕輕吹着：『你便要來賣磁器了……你便要來賣磁器了……』這簡直要把人弄瘋了。

比野羅特以爲我的言語是被那情緒同快樂堵住了。

他特爲給我一點猶豫的空隙道：『今夜我們再談這事……現在，且上樓到小人兒那里去……如此說來頂好……時間像還長哩。』

我遂上樓到小人兒那里，見她坐在小水仙花客廳裏，那很有學問的太太伴着，正在繡她

那一雙無了期的拖鞋……我親愛的加密麗怎樣的寬恕我啊！這一天的比野羅特姑娘簡直不似比野羅特；並不會向我說過許多氣忿話，只是極安靜的樣子，一面抽着針，一面高聲數着線路。好運氣，黑眼睛也在那里，她有一點兒躲避，一點兒幽怨，但那一種重看見了我的快樂，我覺得好生感動。這情形却不很久，差不多隨着我的脚跟，比野羅特就進來了。自然他對於那位很有學問的太太已不甚信任的了。

從這時起，那黑眼睛便不見了，並且全戰線都被那磁器商戰勝了。比野羅特太高興，太愛說，難堪極了；那些『如此說來頂好』的話，紛然而來，直同暴雨一樣。喧鬧的晚餐，吃得很長久……離開桌子後，比野羅特便引我到一傍，問我對於他提議的意見。因為我須得有些時間去思索，於是我很冷靜的向他說，這事應得再三想一想，一月之中來回答他。

這個色維倫人對於我那不甚殷勤去接受他所供獻的態度，定然要很吃驚的，但他脾氣還好並不洩露一點出來。

他向我道：『就如此罷，一月之內。』於是他便不再談這問題了……不管怎樣！這打擊却

終受下了。在這整個晚會中，那不祥而且難免的：『你便來賣磁器了』一句話，總在耳裏作響。

及至從這個討厭的晚會回家，向我傑克母親說起比野羅特的提議，他比我還更爲生氣。這個正直的孩子，一張臉通氣紅了道：『達利愛酒特，是磁器商呀……我極願看看這種前例……這直如去勸納馬爾丁賣洋火，或是勸聖伯符賣掃帚一樣了……老愚人比野羅特，算了罷……其實，也不要怨恨他；他本不懂甚麼的，這可憐的人。且待他將來看見了你著作成功並且各報紙上都載有你名字時，他便將換過口吻來的。』

『那自然，傑克；但是要報紙上說着我，我的書總得要出版，我看他却出不了版……爲甚麼呢……我親愛的，只因爲我不能把我的手去捉住一個發行人，並且因爲這般人斷不爲着詩人便留在家的。那偉大的巴喀娃也迫於不得已方自己拿錢來印行。』

傑克一面拿拳頭擊着桌子，一面說道：『好呀！我們便照他的辦法我們使用我們的錢來印行。』

我遲遲疑疑的望着他。

『是的，我的小人兒，我們自家印行……恰好，這時候爵正在印他憶舊錄的第一卷……我每天都見着他那印刷人……這是一個亞爾薩斯的人，一條紅鼻子一張孩子氣的面孔。我決其可以賒給我們……上帝臨佑！只待你的書一賣了，我們便給他的錢……就如此了。話已說定，明天我便去會他。』

果然，傑克第二天就去尋着那個印刷人，回來時好生高興，拿起一種得意的樣子向我道：『事已成功了；我們只須花九百佛郎，真是一樁細事。我已寫下了幾張三百佛郎的債券，每三月付一次款。現在，我很有我的理想。我們每一本書賣三個佛郎，我們印一千部：那嗎你的著作就應該給我們三千佛郎……你將我的話聽清楚，三千佛郎。這上面，我們除了付給印刷人外，每部還須分出一個佛郎給代售的書店，還要送些給新聞家……留給我們的，清楚得和泉水一般，足有一千一百佛郎。如何？一起頭就怎樣的利市……』

怎樣的利市；我實在相信……不更去追隨那看不見的星宿了，不再恭恭敬敬的佇候在

書店門前了，有了一千一百佛郎也足以爲重建家業的用費了……這一天，在聖日耳曼的鐘樓上，是何等的快活！有多少的預算，有多少的夢想！於是接連許多日，那小小的幸運，便一點一滴的嘗到口中了，走往印刷所去，校對樣本，商量封面的顏色，看着那紙張把你的思想印在上面從那十分潤濕的印字機上出來，又兩三次跑往釘書人那里，將第一部成了功的書帶回來，在打戰的指頭上翻着……你們說呀！這不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事嗎？

你們一定想得到那「牧歌的喜劇」的第一部是已放在黑眼睛的指頭上了。就是那晚我拿去送給她的，我傑克母親伴着走去，他是非常願意來享受我的勝利的。我們走入水仙花客廳時，多麼的驕矜多麼的光輝。所有的人都在那里。

我便向色維倫人說道：『比野羅特先生，請允許我把我的第一部著作呈獻給加密麗。』

於是遂將我的書放在一隻親愛的小手中，那手已歡喜得打起戰來。哦！如其你們也來看見黑眼睛給我的那種動人的謝意，以及在封面上念着我名字時的那種燦爛的光輝，你們當然也快樂極了。比野羅特却不很高興。我聽見他問傑克多少錢一本，像這樣使我得到多少

傑克心滿意得的道：『一千一百佛郎。』

於是，他們便低低的談了好一會，我却沒聽見。我只專心去看黑眼睛將他那絲一般的睫毛對着書垂下去，又拿着一種歎賞的神情對着我舉起來……我的書啊！黑眼睛啊！兩種幸福都賴我傑克母親造就成了……

這一晚，在回家之前，我們便到阿得湧劇場的遊廊下徘徊了一會，向書攤上去看一看那「牧歌的喜劇」的情形。

傑克道：『等着我，我去看看人家已經賣出了多少。』

我緩步踱着，一轉眼就看見那印黑線的綠封面擺在門前多麼美觀。一會傑克走來，他感動得臉色都青了。

他道：『我親愛的，人家已賣去了一本。這是個佳兆……』

我靜靜的握着他的手。談話時也非常感動的；但在我心中却想道：『巴黎有一個人從他

錢袋中取了三個佛郎來買了你腦筋的出產物，這人正在讀你，正在批評你……這是一個甚麼人？我很願知道他……」唉呀！我的不幸，我不久就要知道了，這個可怕的人。

我書出版的第二天，我正傍着那野蠻的思想家，在大餐桌上早餐時，傑克忽氣喘吁吁的奔入廳子來。

把我挽到門外說道：『大新聞呀！今夜七點鐘我使要同侯爵走了……我們到里斯去看他的妹子，她快要死了……或者，我們須多留一些時……不必挂慮你的生活……侯爵已對加了我的薪俸。每月我可以寄一百佛郎給你。好啊，你做了甚麼？你臉這等發青。算了罷！達利，不要孩子氣。進裏面去，把餐用畢喝一瓶波爾多酒，以便給你點勇氣。我此刻還要跑去給比野羅特告別，通知印刷人，送幾部書給新聞家……我沒有一分鐘閒時……五點鐘在家裏會罷。』

我直看見他大踏步走下了聖白羅瓦街去後，才仍舊走入飯店；但我已一點不能喫，也一點不能喝，那瓶波爾多酒直被那思想家喝個乾淨。我只被那種幾點鐘內傑克母親便要遠

離了的思想苦透了心。縱然想着我的書，想着黑眼睛，却終不能把這種傑克走，獨自剩下了我，剩我一個人，在巴黎，自作主張以及自己管束自己的思想分開。

到他所說的時候，他果然來同我會合了。雖然他也一樣的很感動，但直到最後一時他竟裝出一種最快活的樣子來。並且直到最後一時他那精神上的豪氣和那可敬的熱心都顯得他在愛我。他只想着我，想着我的安適，想着我的生活。借口去收拾他的箱子，便來整理我的用具我的衣服：『你的襯衫在這角上，瞧，達利……你的手巾在這方，在領帶後面。』

我只好對他道：『倒不是收拾你的箱子，傑克，這直是我的衣櫥……』

箱子同衣櫥都收拾好了，便去尋了一輛車子，我們遂起身往車站來。在路上，傑克囑咐了許多事。各種都有：

『常常寫信給我……凡是載有你書的批評的報紙，尤其以舉士達屋不郎失報的批評，都寄給我。我將預備一本厚面冊子，將那些貼上去……對於愛酒特家庭這便是一本金字書……要緊的，你須知道那洗衣服的是禮拜二日來收衣服……尤其要緊的便是你切不

可因為成功便昏亂了……這是顯而易見的你將不免一個很大，並且是很利害的危險，凡是巴黎有成功人的危險。幸而加密麗在此地足以引着你的心……於這一件事上，我的達利，我須要求你，便是常到那邊去走走，不要使黑眼睛傷心。」

我們來到車站。侯爵已在那里了。我遠遠便看見這個可笑的矮小的人，戴起他那個白刺猬的腦袋，在接應室中大脚步的踏看走。

傑克向我道：『快快，請了！』於是把我的頭捧在他大手上，竭盡氣力的親了我三四次，便奔向他冷酷的同伴那里去了。

直將他看不見了，我便深動了一種奇怪的感情。

登時就覺得我越發矮小，越發瘦弱，越發怯生，越發孩子樣了，好像我哥哥一去，便把我的髓，我的骨，我的氣力，我的膽量，以及我那半邊身子都帶走了。四圍的人羣使我生畏。我於是重又變做小物件了……

夜色下來了。緩緩的，隨着那條長途，隨着那幾段荒涼的河岸，小物件便走回他的鐘樓。一

想到那間空房子遂令他駭然悲傷起來。他只想留在外面直到明天早晨。然而他竟回來了。從門房前走過時，那看門的叫着他道：『愛洒特先生，一封信……』

這是一個綢紋的，奇香的，講究的小信封；是婦女的筆跡，比黑眼睛的筆跡還細緻，還巧妙……誰寄來的這件好東西？……他趕快把火漆打開，就在樓梯上，借着瓦斯的光念道：

『隣居先生，

那本「牧歌的喜劇」昨天以來就放在我桌上了；但還缺少作者的題跋。你今夜如能來題跋便可慰極了，並同時來喝一盃茶……你須知道！這是我們藝術家的交際。

旖爾馬波海爾』

頂下面寫着：『第一層樓上的太太』

第一層樓上的太太呀！……當小物件念到這個名字時，一個很大的寒戰遂流遍了他的全身。他又曾見過她一次，是一天早晨她下樓梯的時候，穿着一件又華麗，又莊嚴，又體面的皮衣，上唇角上仍帶着那點小小的白傷痕。於是想到這樣一個婦人買了他的書，他心上便

傲然的跳了起來。

他遂在樓梯中間停留了一會，尋思他還是上樓回自己房裏去的好，還是往第一層樓去的好；跟着忽記起傑克會向他說的：『尤其是，達利，不要使黑眼睛傷心。』一種神秘的情感便告誡他若其他往第一層樓上太太處去了，黑眼睛定要傷心，傑克也要受苦惱的。於是他便決然把信放在衣袋裏，小物件自言自語道：『我不去了。』

(十) 旖爾馬海波爾

白鷓鴣來給他開了門。——這原故，我須得向你們說明！在他發誓不去的五分鐘後，這個說謊的小物件竟去叩起旖爾馬海波爾的門了。——一見了他，這可怕的女黑人便善意的怪笑了一笑，並拿起她那隻黑而放光的肥手招着叫他：『來呀！』穿過兩三處很華麗的客廳，他們便來在一道秘密的小門前，透過那門，便聽得見——却被那些厚密的帷幕掩去了大半——一些啞然的呼聲，一些咽哽，一些咒罵，一些粗獷的狂笑。那女黑人只敲了一敲，不待聽見回答，便引着小物件進去了。

在一間光明四徹錦葵綢子裱糊的富麗女客廳內，只是旖爾馬海波爾一個人大步的走着在詠誦。一件天藍色寬大的便衣，上面罩着長紗，飄拂在她左右如像一團雲堆似的。一隻衣袖捲至肩上，露出一條清潔無倫雪一樣白的手臂，手上舉着的不是匕首，却是一柄螺鈿鑲的裁紙刀。那一隻手隱在長紗中間，拿着一本打開的書……

小物件站住了，眼光擦亂的。那位第一層樓的太太從沒有在他跟前有這樣體面的。第一是比起他初次碰見時已不很青白。實在又鮮明又紅潤，但那玫瑰顏色却略有一點模糊，就這一天說來，她的樣子直是一朶美麗的杏花，而上唇角上那點小小的白傷痕也顯得愈白了。其次就是頭髮，也是他第一次所不能看見的，把她那微帶驕矜而幾乎是堅決的面孔越發形容得美麗了。這是一些棕色頭髮，一種灰棕的顏色，一種帶粉的棕色，柔細極了，堆在頭上直如一團金色濃霧一樣。

當她看見了小物件，這太太便剪斷了她的詠誦。把她的螺鈿刀同書都拋在她身後一張安樂椅上，以一種可贊美的姿態，將衣袖牽下，並來到她客人面前不拘束的伸出手來。

帶着一種巧笑對他道：『日安，隣居！你詫異我載滿了不幸的憤怒呀！因我正在學做壳立當倫士特的脚色哩……』（譯者註：壳立當倫士特是紀元前四百年間希臘大詩人埃士洗爾所著悲劇中的人物，曾手刃其夫，後爲其子弑死的。）這可不是很感人的嗎？』

她便請他坐在她身旁的安樂椅上，彼此就交談起來。

『你很忙着那演劇的藝術的，夫人！』（他不敢稱之爲『隣居太太！』）

『哦！你知道的，不過是隨意消遣……我忙着的只是雕刻和音樂……然而，這一次，我却很費心……因我快要在法蘭西戲園去開演了……』

就這時候，一隻生有黃色頂毛的大鳥，帶起他那種翅子扇動的巨聲，直向小物件振得極光的頭上撲來。

那太太駭然的笑道：『不要怕，這是我的白鸚鵡……一個勇敢的飛禽，是我從馬爾吉士島上帶來的。』

她便將那鳥兒取去，撫着他，說了兩三句西班牙語，並拿來放到客廳那端一張鍍金的鳥

架上……小物件張着大眼睛。女黑人，白鸚鵡，法蘭西戲園，馬爾吉士島……

他帶着敬仰的想道：『好奇怪的婦人呀！』

那太太又走來坐在他身畔，又繼續着交談起來，那本「牧歌的喜劇」便做了最初的談資。那太太從昨天來已經讀過並且讀過幾遍了；她從心坎上了解那些詩並且極快樂的念着他。小物件的虛榮心再沒有像在此處如此滿足的了。人家極願曉得他的年齡，他的鄉里，他怎樣的生活，他是否已置身社會，他是否一個愛情者……凡此種種問題，他都非常誠懇的答了出來；所以在一點鐘之後，這位第一層樓的太太便澈底曉得了傑克母親，曉得了愛酒特家的故事，並且曉得了孩子們曾發誓所要重興的家業。但照例，沒有一句話說到比野羅特姑娘。他只說有一位顯者家的年輕姑娘爲這小物件情熱得要死，她有一個野蠻的父親——可憐的比野羅特呀！——却正反對他們的愛情。

正密談時，忽有一個人走入客廳來。這是一位長有白鬚子的老雕刻家，他是來教授這位太太的工課的，此刻她正在學雕刻。

他拿起一種滿懷惡意的眼睛把小物件睇了一眼道：『我決其，我決其這就是你那個納波爾探珊瑚的人。』

她笑道：『正是的。』這個探珊瑚的人聽見這種名稱正自吃驚，她便回身對他道：『你不記得我們曾有一早晨碰見嗎？……你正裸着頸項，掩着胸膛，亂蓬蓬的頭髮，手上拿着水鑽……我以為又看見了一個探珊瑚的小漁人，即是我在納波爾海邊曾經遇見過的……就在那晚間，我便告訴了我的朋友們；可是我們很少疑到這個小小的探珊瑚的人原來是一位大詩家，這個砂水鑽的底下，原來有「牧歌的喜劇」的。』

我請教你們，小物件聽見了這樣一種恭敬讚美的待遇是何等的心蕩。當他正鞠着躬，正拿起一種時髦的樣子笑着時，白鷓鴣又引了一位新客進來，不是別人，正是那位偉大的巴喀娃，大餐桌上的新詩人。巴喀娃一進來就直向那太太走去，並遞了一本綠封面的書給她。

他道：『我把你的蝴蝶帶來了，多麼可笑的文章……』

那太太急忙做了一個手勢把他止住。他方了然這位作者正在此地，並且正帶着一種敵

對的笑容從旁看着他在。他好一會不言語並且很爲難的，正這時第三位客走來方幸而解了這個圍。這人是一位說戲的教習；一個又醜陋又佝僂又矮小的人，無精打采的頭腦，戴着赤色的假髮，缺牙露齒的笑着。顯見他不佝僂的時候，曾是一位著名的戲劇家；只因他的虛弱不允許他到戲臺上去表現，才教着幾個學生來開心，並把同時一般戲劇家都說得極壞。他一到來，那太太便叫道：『你看見李士哈埃里特沒有？她今晚怎樣？』

李士哈埃里特，是同哈舍爾一樣的一位大悲劇家，此時正是她榮光發皇的時代。（譯者註：哈舍爾是法國十九世紀著名的女悲劇家，生於一八二〇年，死於一八五八年。）

這教習聳聳肩頭道：『她漸漸的不好了……這女子並沒甚麼……只是一種愚人，一種真正的愚人。』

那學生也道：『一種真正的愚人；』在她後面，那兩位先生也肯定的重說道：『一種真正的愚人……』

一會，大家便要求那太太背誦一點戲劇。

也不待人固請，她便站了起來，把那柄螺鈿刀取在手上，捲上她的衣袖，便從事念了起來。好或是壞？小物件已噤着不能說了。已被這條雪臂弄得眼光撩亂，已被這團金髮顛狂的搖着弄得神志昏迷了，他只顧看却不會聽。及至那太太念畢，他喝起采來比衆人都利害，於是又輪着他來說哈舍爾只是一種愚人，一種真正的愚人了。

那一夜，他只是夢着這條雪臂和這團金霧。及至天明，當他誠心誠意的坐在韻文工作前，那迷人的手臂猶然拖住了他的袖子。於是他不能拈韻了，也不打算出去，便從事來給傑克寫信，告訴他那第一層樓上的太太。

「哈！朋友，甚麼樣的婦人呀！她甚麼都知道，她甚麼都認識。她又訂過樂譜，她又繪過圖畫。在她那火爐管上有一個美麗的泥製的意大利歌女也是她的作品。三月以來，她又正在弄悲劇，業已比那有名的哈舍爾還頑得好。——定然這個哈舍爾只是一種愚人——總之，我親愛的，這確是一個你從未夢見過的婦人。她甚麼都看見過，她到處都去過的。往往她忽然向我說：「當其在聖彼得堡時……」——一會兒，她又告訴你比較起納波爾海灣來，她寧取里約

海灣她有一個白鸚鵡是在馬爾吉士島得的他有一個女黑人是過親王堡時得的……其實，你認識這女黑人的，她就是我們的女隣居白鸚鵡。雖然她樣子很野蠻，實則這白鸚鵡確是一個好女子，又安靜，又小心，又忠誠，並且絕不像良善的桑哥一樣那等愛說話。（譯者註：桑哥是一個最忠誠的騎士，只是最喜歡說話；他主人名字叫做紀鎖貴人，都是十五世紀西班牙大文人密舍爾色爾旺特所著的名小說莽夫的紀鎖貴人中的角色。）每當這屋裏的人們要打算從她身上得一點她女主人的詩料，往往問她的女主人和人結過婚不會，別處有沒有一位波海兒先生，她是不是很有錢的，於是白鸚鵡便在她的土語裏來回答道：「山羊的事不是綿羊的事；」或者說：「鞋子當然曉得，若地上有孔穴時。」（譯者註：原文於此處因欲形容白鸚鵡以外國口音讀法語，故所拼之字皆訛音，其下另加註解；在譯本中殊不可必，所以大膽刪去了，下仿此。）她就如此說一百句，那秘密也絕不會從她口裏漏一個字的……湊巧，你可曉得我在第一層樓太太處會見了誰……會見那位大餐桌上的印度詩人，即是那偉大的巴喀娃。他彷彿很繫戀她的，所以做了許多好詩一遞一遞的將她比作一隻

鷓鴣，一朵蓮花，一頭犀牛；可那太太却不很重視他那歌頌。況且她已受慣了這些恭維。許多藝術家都到她家裏來——並且我可以回答你說其間很多最有名的——變做了愛情者。」

『她是怎的體面，怎的出奇的體面呀！……老實說對於我的心我很是害怕，如其他不業已有所取了。幸而黑眼睛在這里做我的保障……親愛的黑眼睛啊！今天我即要去同着她共度晚會，並且我們將隨時談及你，我傑克母親。』

小物件剛把信寫完，便有一個人輕輕叩着房門。這是第一層樓的太太叫白鷓鴣給他送了一張請帖，請到法蘭西戲園，在她包廂內去聽李士哈埃里特。他非常歡喜的接着，但他想着沒有禮服，遂不得不壁謝了不去。這件事很令他生了一些壞脾氣。他自己說道：『傑克應該給我做件禮服的……這是免不了要用的……批評登出來後，就應該去致謝新聞家……』

……若我沒有禮服却怎麼做呢？……』這晚，他便到鮭魚街去了；但是此行却不使他很快樂。那色維倫人很是歡笑，比野羅特姑娘很是嬌豔。黑眼睛又常常招呼他，在那明星似的密言中溫柔的向他說。『愛我！』但這意思他並不願聽。晚餐後，拉魯埃特一家來了，他便戚然的

而且討厭的躲在屋角上，及至音樂臺上弄起了音樂，他便凝想着旖爾馬海波爾高坐在她那間寬綽的包廂裏，雪白的手臂搖着扇子，黃金的霧鬢在那廣廳燈球下照耀的光景。他便想道：『假如她看見我在這裡是多麼的可恥呀！』

過了幾天並無一點意外的消息。旖爾馬海波爾並不給他一個生命的信號。在第一層和第五層樓間，那關係好像中斷了似的。每夜，小物件坐在他的長榻跟前，但一聽見了那太太的馬車回來，就使他不能自持，凡那啞然的輪聲，車夫『請開門』的呼聲，都可以跳動他的心。乃至聽見那女黑人回她房間時也使他不能安靜；若果他敢，他早已去問她女主人的消息了……雖是如此，但黑眼睛却還據在他心頭。小物件傍着她過了許久的時候。其餘的光陰，便闌在自己房裏來拈韻，把一般麻雀都驚了，他們沿着瓦角來窺探他，因為那般拉了區的麻雀也同那很有學問的太太一樣，對於這般住樓頂小屋的學生很有點奇怪的思想。所得的報酬，就只那聖日耳曼的鐘聲——這般可憐的鐘聲，都會把他們的終身許給了天主和修士，直如修道院的修道一樣——歡然來看他們的朋友小物件永永的坐在桌前，特為來鼓勵

他，因才給了他那種美的音樂。

就這時候，便接到了傑克的新聞。他已住在里斯並把他旅居的情形說得很詳細『……好地方，我的達利，彷彿那海就在窗子下面吹噓你似的！我哩，却不甚快活；我簡直不曾出去過……候爵終日都在寫筆述。倒霉的人，有甚方法！往往說到兩句話的中間，我一擡起頭來，便看見天際一片小小的紅帆，但跟着又把鼻子埋在紙上去了……哈格威爾姑娘總是很病的……我聽見她在我們的樓上咳嗽，咳嗽……便是我，一到此地，也染了一種很重的感冒，還不會好哩……』

向後一點，便說到第一層樓的太太，傑克說：『……如其你相信我，便不要再往這個婦人家去了。她對於你是很有害的；可是，應該給你說嗎？我逆料她定是一個行險僥倖的人……！我昨天在船埠中看見一隻荷蘭帆船是繞行世界一週回來的，載了許多日本的大桅，里的小檣，一種希奇古怪的行李彷彿展開了一本地圖似的……咳！我親愛的，我覺得你那旖爾馬海波爾也和這帆船一樣。然而對於一隻行程甚遠的帆船却是好的，對於一個婦人，

便當別論了。總之旅行愈多的閱人愈廣……你不要輕信，達利，切不要輕信！我尤其懇求你的，便是不要使黑眼睛傷心……』

最後幾句話直打到了小物件的心上。傑克對於黑眼睛的幸福仍不變的保守着，而她並不愛他只覺得他可敬罷了。他便自言自語道：『哦！不呀！傑克，不要害怕；我不會使她傷心的。』於是，他立刻就取下了決心，永不再往第一層樓的太太處去了……對於這種堅強的決心，你們自可信任小物件的。

這一夜，當其那馬車飛滾入穹門時，他居然安靜了。那女黑人的歌聲也不會分了他的心。這是九月間的一夜，又是暴風雨，天氣又沈悶……他用着功，門是半掩着的。猛的，他相信聽見那木梯上的響聲，一直引向他的房間來。立刻他已分辨出是一種輕悄的脚步聲，同一種衣裳拂地的聲音，有一個人上來了，一定的……但是誰呢？……

白鷓鴣已回家好久了……或是那第一層樓的太太來給她女黑人說話的……

想到此處，小物件的心便很利害的跳了起來；但他尚有勇氣依然留在桌前……那脚步

的聲音更走近了。一直到了梯頂才停住了……靜了一會，跟着在那女黑人的門上輕輕叩了一下，沒有人答應。

他呆坐在他位子上自言自語道：『是她了。』

忽然一股香光便射入房裏來。

房門叫着，一個人進來了。

於是，並不必回過頭去，小物件只戰慄着問道：『是誰？』

(十一) 糖心

傑克已走了兩月，還沒有回來的日期。哈格威爾姑娘已死了。侯爵由他的書記保衛着遍遊意大利以度他的喪期，無一天把他那憶舊錄可怕的筆述間斷過。傑克疲勞已極，在羅馬的幾天，在納波爾的幾天，在比士的幾天，在巴浪門的幾天，僅能抽一點時候來給他兄弟寫幾行信。雖是這些信上的郵票常有變遷，然而他的話句却少有不同……『你在工作嗎？……黑眼睛可好嗎？……舉士達屋不郎失的評語可登了出來……你又往旖爾馬海波爾

家去過不會……」這些問題常是一樣的，小物件也不變的回說他作了許多的工，他的書也銷得，黑眼睛也如常；他已沒有再看見旖爾馬海波爾了，却不會聽見說起舉士達屋不郎失的消息。

這些話都是真的嗎？……有一封最後的信，是小物件在一個狂熱暴亂的夜晚寫的，他便可以告訴我們了。

「寄傑克愛酒特先生，比士。

「禮拜日的晚間，十點鐘。

「傑克，我騙了你。兩個月來我總騙着你。我寫信說我在工作，而兩個月來我的筆墨早枯竭了。我寫信說我的書很銷得，而兩個月來人家不會售出一部。我寫信說我不會重看見旖爾馬海波爾，而兩個月來我並不會離開她。至於黑眼睛，唉呀！……哦，傑克，傑克，何故我不聽你的話？何故我又重到這個婦人家裏？」

你誠有道理，這只是一個行險僥倖的婦人，並無其他。當初我以為她是一個聰明人，如今

知道才不是真的……凡她說的話俱是從另外一個人得來的。她又無頭腦又無心肝，只是一個欺詐人，一個不顧廉恥的人，一個壞人。她發怒時，我曾看見把她的女黑人輾轉於鞭笞之下，並投之地上，拿腳踐踏她。以此，足見是個强有力的婦人，既不信天，又不怕鬼，只是夢夢的相信那等預言，那等夢話，那等不經之談。至於她悲劇的才能，縱然從一個佝僂矮小的人學了許多工課，並且終日在她家裏把些有彈力的球放在口裏，我却敢說沒有一個戲園願意她。照實說，只能算作在歸隱生活中的一個自矜自伐的女戲子。

『何以我竟墜入了這個造物的深淵裏，我平日最愛的只是良善，只是單純，我真不解何以致此，我可憐的傑克；但我敢向你發誓說我原本躲避過她的，而如今却結果了，結果了，結果了……你知不知道我是如何的憤怒並且她是如何的作弄我呀！……我將我的歷史通告告訴了她，並向她談及你，談及我們的母親，談及黑眼睛。我現在對你說起來，簡直要慚愧死了……我把我的心全給了她，把我的生命全付了她；但她的生命却仍在她身上，從未打算交付給我。我不知道她是甚麼人，我不知道她是從何處來的。有一天我會問她結過婚不會，

她只是笑了笑。你曉得的在她唇上的那點小傷痕，就是在她家鄉，鬼壩那地方所受的一個刀傷。我很想知道誰人使她如此。她也很簡單的答應我：「一個名叫巴舍哥的西班牙人。」此外便無一句話了。這是不是一個蠢東西呢？我知道他是誰，這個巴舍哥……一個刀傷，自不是天然成就的，噫！但是你看……那般藝術家還纏圍着她給她一個外國婦人的別號，她也就受之不疑……哦！這般藝術家，我親愛的，我極恨他們。你可曉得這般人，只靠着那些雕刻圖畫來生活，他們以為世界上只有這些東西。他們常向你談論形體，直線，顏色，希臘藝術，巴爾得龍，兩面圖，乳頭狀等。他們觀察你的鼻子，觀察你的手臂，觀察你的臉頰。他們搜尋你，有沒有一個標本的資格，有沒形式，有沒品格；便因而在我們胸中建設起我們的愛情，我們的涕淚，我們的忿怒，他們把你當一隻死鹿似的挂在心上。我哩，這般人皆覺得我的面貌漂亮而我的詩却一點沒有。他們極其獎勵我，罷了！

『我們生關係之初，這婦人以爲是捉住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小人兒，一個屋頂的大詩人；——她會拿她的屋頂來囉唆過我的！——繼而，經她的黨羽向她證明我只是一个糊塗蟲時，她

便只因我漂亮的面貌來看待我了。這種漂亮，應該告訴你，也是因人而變的。她畫師中的一個，看我是個意大利標本，以為我可以做一個意大利的音樂師；又一個，以為是個阿爾及爾賣紫羅蘭的販子；又有一個……我知道甚麼常常的，我在她家時，因為要討她的歡喜，終日我肩頭上俱搭着一片繡巾，改了裝在她客廳內，傍着那白鸚鵡。我們如此有幸福的過着，我扮做一個土耳其人，在她長椅的這一端，抽着長烟管，她哩，便在長椅的那一端，拿起她那有彈力的球放入口裏來詠誦着，有時因為同我談話始間斷一會兒：『你那何等漂亮的面貌，我親愛的達利堂！』我扮土耳其人時，她便叫我做達利堂；我扮意大利人時，便叫我做達利葉羅；從來不叫我做達利的……實則我尚不勝榮幸的想着將來圖畫展覽會中兩幅畫：大家定可在那說明書上看見：『旖爾馬波海爾夫人的青年意大利樂師』、『旖爾馬海波爾夫人的青年埃及鄉人』，便是我了……何等可恥呀！

『我且休息一會，傑克。我去將窗子打開，飲一點夜氣。我煩悶已極……我看不見了。』

『十一點鐘。』

「空氣使我好了一點。讓那窗子開着，我方纔繼續給你寫。天正落雨，天色很黑，鐘聲響了。這房間何等的淒涼呀！……親愛的小房間！我從前多麼愛你；現在我却討厭這地方了。這由於她使我討厭他的；她屢屢到此地來。你自懂得，在這房間裏，她把我置之手下是最方便的。哦！這已不是作工的房子了……」

「無論我在家作不作事，她隨時便走了來並且到處翻檢。有一晚，我正碰見她在我一個抽屜裏亂翻，我關在那里的，都是世界上我所最尊重的東西：我們母親的信，你的信，黑眼睛的信，這些信俱裝在一個鍍金的匣子內，這匣子你認識的。我進門時，旖爾馬海波爾正拿着這匣子要開。此刻我只有跳上前去按住她手的時候。

「我帶怒向她吼說：『你在這里幹甚麼？』」

「她便做出她那演悲劇的樣子。」

「我是尊重你母親的信的；但須拿來給我，我喜歡他……把匣子還我罷。」

「你要打算做甚麼？」

「讀讀這些信的內容……」

「我便對她說：『不行，我一點尚不知道你的生活，你倒把我的全曉得了。』」

「啊！達利堂！這是打土耳其人的一天——哦！達利堂！你能够詰責我這事嗎？你高興時不就到我家來嗎？凡是到我家裏來的人都不認識你嗎？……」

「說着，她聲音越發溫柔了，又強勉來取我的匣子。」

「我便向她說：『也罷！既然如此，我就允許你打開；可是有個條件……』」

「甚麼呢？」

「你告訴我每天早晨八點到十點的時候往那里去來。」

「她臉色猛的就變了，並且瞠目瞪着我……我是從未向她說過這事的。然而我想曉得的並不算奢望。每天早晨這種秘密的出入委實令我挂念，令我挂念的，一如那傷痕，那巴舍哥，凡是這種奇怪生活的舉動等。我本打算要弄清楚的，但同時我又害怕知道。我覺得這上面定有幾樁秘密的醜事，要迫着我躲避的……然而這一天我竟敢問她，你已經看見了。這

事很使她吃了一驚。她猶豫了一會，遂啞着聲音強勉向我說：「把那匣子給我，你便甚麼都曉得了。」

「於是我把匣子給了她；傑克，這是不是一件羞人的事？她歡喜得戰慄着將匣子打開，並把所有的信都讀了，——有二十封——緩緩的，細聲的，一行也沒有跳過。這種又新鮮又貞靜的愛情史，對於她顯然是很有趣的。我本來已經告訴過她，不過撒了一點謊，對她說的這位黑眼睛是一位最高貴人家的年輕姑娘，因她父母不允許她嫁給這個小平民達利愛酒特；你極清楚這都是我那可笑的虛榮心。」

「有時她又打斷她的誦讀來說：『哎！這確是可愛！』或是說：『哦！哦！貴家女郎……』」跟着她一面讀，一面就拿到蠟燭上，帶起一種惡笑看着拿來燒了。我哩，就讓她做去；我只想要曉得每天早晨八點到十點她究往那里去來……

「然而，在這些信中，有一封是在比野羅特商店用箋上寫的，這紙的題額上畫着三個綠色小盤子，並且題着：『磁器同玻璃器，比野羅特，拉魯埃特承繼者……』」可憐的黑眼睛呀！

自然那一天是在店內急須給我寫信，隨手便用了這張印箋……你想，這悲劇家可像發明了甚麼了！因為直至此刻她尚當真相信我所說的那貴女的歷史以及她貴人的雙親；但她一得了這封信，便甚麼都明白了，遂大笑了起來：

「看呀！這個青年的貴家女公子，這個郊野貴人的珍寶……她叫做比野羅特並且是在鮭魚街上賣磁器的……哈！我現在懂得了你爲甚麼不願把這匣子給我的原故。」於是她笑了，她笑了起來……

「我親愛的，我那時不知成了甚麼樣子，又羞，又怒，又瘋狂……我已不覺得甚麼了。遂對她撲去要搶奪那些信。她害怕起來，便向後退了一步，然而被她那長衣困着，便帶起呼號跌了下去。她那駭人的女黑人在間壁房裏聽見了立刻就奔了來，又是赤裸裸的，又黑，又醜怪，又散着頭髮。我本想禁止她進來，但是只被她那又粗又滑的手一掌，直把我攘到牆上，並且就在她女主人同我的中間站住。

「那一個哩，此刻已立了起來，做得很戰慄的哭着。一面哭一面又繼續着來翻檢那匣子：

「她向她女黑人說：『你不曉得，你不曉得他爲甚麼來打我嗎？……因爲我發現了他的貴家女郎並不高貴却是在一處過道上賣盤子的……』」

「那老女子遂用着判決的口氣說：『凡帶着刺馬距的，都不是馬販子。』」

「那悲劇家說：『噫，看呀，看他那女夥計給他的愛情證據……四根後頸的長毛，一把值一個蘇的紫羅蘭……把燈拿過來，白鷓鴣。』」

「女黑人遂將她的燈拿了過去；那頭髮同花朵遂爆裂的燒着了。我讓她做去；我已倒在地上。」

「悲劇家又接着打開了一個綢紙包：『哦！這是甚麼……一枚牙齒嗎？不是的是糖做的樣子……我的天，是了，這是一個作比喻的糖……一顆糖做的小心。』」

「唉！有一天，在蒲萊聖日耳歪節場上，黑眼睛買了這顆糖做的小心給我，並對我說：『我把我的心給了你。』」

「那女黑人拿起垂涎的眼睛望着。」

「她女主人遂對她說：『你愛這糖呀！鷓鴣……也好就嚼了罷……』」

「於是如像喂狗似的便拿來丟在她口裏……或者這是可笑的事；但我一聽見那糖在女黑人牙床上碎磨的聲音，我從頭至腳的戰慄起來。彷彿黑眼睛那顆清潔的心真個被那怪物的黑牙齒很快樂的嚼吞了一樣。

「你或者以為，我可憐的傑克，在這樁事後我們中間便甚麼都完結了嗎？好啊！我親愛的，如其到這事的第二天，你走入旖爾馬海波爾的家去，你便看見她正同着她那佝僂的人在溫習黑爾來約倫的脚本，（譯者註：黑爾來約倫是法國十七世紀大悲劇家哈西倫所作昂得羅馬格一劇中的女子的名字。）你便看見一個年輕的土耳其人蹲在那白鷓鴣旁邊的屋角簾子上，拿了一根比他長三倍的大烟管……你那何等漂亮的面貌，我的達利堂！

「但是，至少你也要說，你既受了這番恥辱，你定然知道了你想知道的，每早八點至十點她所幹的那事了？不錯，傑克，我已經曉得了，但是便在今晨，還跟有一齣可怕的戲哩——可算是最後的戲了！——我即刻就告訴你……可是許……有一個人上樓來了……難道是她，她

又來虐待我嗎？……雖是事已過去，她却是很可能的。等一等！……我去將門關鎖了……她便不能進來，你不要怕……

『不應該要她進來的。』

『半夜。』

『不是她；是她的女黑人，這也一樣使我吃驚；我還未聽見她的車子回來……白鷓鴣來睡了，透過壁子，我正聽見那瓶子斟酒的聲音以及那駭人的老調……多羅果多低妮……現在她打起鼾聲來了；就是大家所說的一個大鐘的擺。』

『且看我們悲愁的愛情是怎樣的結果。』

『差不多有三個禮拜，那佻儂人，就是教她演戲的，說她對於悲劇的工夫已經成熟，他打算使她扮演一次，一如別的學生們一樣。』

『於是我的悲劇家便不勝歡喜……既然手下沒有戲園，遂由一位先生効力把客廳改
成一個戲臺模樣，並且凡巴黎戲園的經理處都送了請帖去……至於開演的劇本，大家商

量了好久，決定演阿打里……（譯者註：阿打里是哈西倫著名的悲劇，共五幕是韻文體的。）所有戲園上的情節，那佻儂人的學生都很熟悉的。實演起來，並無須再管步法，只須彼此合一合手，而且複習一下就得了。阿打里就要開演了……因為旖爾馬海波爾既是不怕煩擾的大方太太，所以複習便在她家裏做起來。每天，這佻儂人便將他學生們引來，四五个又瘦削又端正的大女郎，穿着值十三個半佛郎的法國羊毛線的衣裳，以及三四個窮鬼似的少年，穿着黑紙般的衣服，頂着水鬼般頭髮……除了八點至十點外，終日都在複習，因為縱然是預備要演戲，但那秘密的出入却沒中止過。旖爾馬，佻儂人，一般學生，衆人都瘋狂似的用起功來。白鸚鵡有兩天俱忘記喂了。至於年輕的達利堂，也沒人管他了……總之，一切都進行得不壞；布景也預備好了，戲臺也建設起了，戲裝也借來了，請帖也發出了。但是在開演前的三四天，那年輕的愛里亞敢——一個十歲的小女兒，佻儂人的姪女——却病了……怎樣做呢？那里去尋找一個愛里亞敢，那里去尋找一個孩子在三天內就能學會這角色……衆人都狼狽起來。忽然旖爾馬海波爾便向我走來說：「果然，達利堂，你願不願來充這一角？」

「我嗎，你說笑話了……在我這年齡上……！」

「別人斷不會說這是一個成人的男子的……實則，我的小人兒，你只像十五歲的樣子；在戲中，穿了戲衣，掩了真面，顯得你不過十二歲……況且，你那漂亮的面貌與這一角又十分相宜。」

「我親愛的朋友，我爭不過了，只好隨着她的意思做去，同平常一樣。我真忿怒……」

「戲是扮演了……哈！我雖是給你開心似的談起那天來，其實我並沒有歡笑的心……大家原只計算着敢納士同法蘭西戲園的經理的；但這般先生都因別的事牽住了，我們也還得意有了一位鄉下的經理，倒是終了局方走。總而言之，這個私家演劇很是不透澈……旃爾馬波海爾雖博得了許多的采……我却覺得這個阿打里德舉巴是裝扮得太過了，她很缺乏表現，並且說起法國話來就如一個……西班牙的秀眼鳥一樣；可是，罷啲！她那般藝術朋友却都見不到此哩。因為劇裝是合宜的，髮髻是細膩的，頸項是繫着珠寶的……應有盡有。至於我哩，那漂亮的面貌也令我得了一個好成功，不過却不如白鷓鴣扮啞乳母的面

貌好。那是真正的女黑人的面貌，自比我的更漂亮。所以到第五幕上，她便把白鸚鵡放在拳頭上走了出去，——她的土耳其人，她的女黑人，她的白鸚鵡，那悲劇家很喜歡把我們一齊放在戲裏的，——並拿起一種驚懼的神情，把一雙又白又大的眼睛，很野蠻的轉動起來，於是全廳之內都迸發了一種強烈的采聲。阿打里便喜逐顏開的說道：『何等的成功呀！』

『傑克！……傑克！……我現在聽見她的車子進門了。啊！可悲的婦人！這樣晚的從何處回來？』

『門是關了……祇須她不要上來！你看，這實在可怕，恨煞做了一個婦人的隣居！』

『一點鐘。』

『我剛才給你談的那戲劇，直演了三天。』

『三天之內，她都是快活的，溫柔的，親熱的，迷人的。不會打過她女黑人一次。有好幾回，她會向我問你的消息，問你是否還在咳嗽；然而，上帝知道她並不愛你……不過我總應該生點疑心。』

「今晨，九點鐘正響時，她忽然走入我的房間，九點鐘啊……在這時候我從未看見過她的……她走到我身畔笑着向我道：『九點鐘！』」

「跟着，她猛然就變做很莊嚴的模樣：

「她向我說：『我的朋友，我曾欺騙了你。當我們相逢的時候，我並不是一個人。及至你入了我的家門，在我生活中正有一個男子哩；靠着這男子我方得了我的榮華，得了我的安閒，得了我一切有的東西。』」

「傑克，我本已向你說得清楚，在這秘密的中間是有一些醜事的。

『——……自從我認識你的這一天起，那關係就令我好生厭惡……我之所以不向你說，因我很知道你必不允許把我分給另外一個人的。如其把那關係斷絕了，勢必就要將這種懶惰奢華的境况拋棄了才可，我又是賴此以生的，這麼一來便損失太大了……但現在我已不能夠這樣生活了……這欺詐的生活實在把我累了，每天這樣的鬼祟行為直要把我弄成瘋子……所以我自承之後若你還願意我呢，我便是你的人，我現在已準備一切

拋棄，只同你在一處生活，你願意往何處去……」

「末後這幾個「你願意往何處去」的字，說得很低聲，十分的挨着我，幾乎觸着我的嘴唇，特爲要令我心醉的……」

「然而我究竟還有勇氣來回答她，乃至很冷靜的，說我是窮人，說我不能謀我的生活，並且說我不能叫我哥哥傑克來供養她。」

「在這答語上，她遂拿着一種得勝的神情擡起頭來：

「好啊！若果我爲我們兩人尋得了一個好方法，並且又確實可以謀我們的生活不必分離，你却以爲怎麼？」

「說到此處，她便從衣袋裏取出了一張印花紙的草書，並且向我念了起來……這是一張爲我們兩人同一個巴黎近郊戲園訂的契約；她哩，是一百佛郎一月的價值；我哩，是五十佛郎。一切都預備妥當；我們只待簽一個字就得了。」

「我很驚異的看着她。我覺得她是要將我拖入一個洞裏去了，並且我很害怕一會兒便

沒有很強的力量去抵抗她……那草約剛一讀完，並不讓給我回答的時間，她便很熱烈的說起那戲園職業的光輝，和那高尚生活的光輝，我們到了那里，又自由，又高傲，又離遠了衆人，完全生活在我們的藝術和我們的愛情中。

「她說得太利害；這簡直是一樁過惡。我幸而還有回想的時間，幸而還將我傑克母親記在心上，所以待她那曼聲一畢，我便很冷靜的向她說：「我不願做戲子……」

「無疑的她自不能放鬆了這個擄獲的東西，所以她又開始她那美妙的曼聲來。

「危險極了……對於她所有給我說的話上，我只是答應一句：「我不願做戲子……」

「她漸漸就忍耐不住了。

「她變着臉色向我說：「那嗎，你寧可要我回到那邊，八點到十點，並且寧可凡事如常了……」

「這麼一來，我便答應得稍爲溫和一點：「我並無所謂寧可……我只是很尊敬你安心去謀你的生活，不再依賴那位八點到十點的先生的供給……我只是向你說至少我總不

了解這戲園的職業，至少我也不做戲子。」

「登時她就爆發了。」

「哈！你不願做戲子……你却做甚麼呢？……真果就以爲你是詩人了嗎？……他自以爲是詩人呀！……可是應有的你一點沒有，可憐的瘋子啊！……我今天來請求你，只因你印的那種壞書並沒有一個人喜歡，印了書便自以爲是詩人……但是，不幸啊，你的書却是木偶，大家都曾對我說得清楚……出售了兩個月，只賣了一本，就是我的這一本……詩人，算了罷！……只有你那哥哥始相信一個同樣未出巢的鳥兒……也是一個蠢人……所以才給你寫了那許多好信……才等着他那舉士達屋不郎失的評語笑得要死……他終有一天要因爲你的生活而自殺的；於是你哩，到這時候，你……你……確乎你做甚麼呢？你可知道……以爲你那面貌有一點漂亮，這便滿足你了；你便穿着土耳其人的衣服，因而就自以爲是土耳其人了！……第一，我可向你預言不多幾時你那面貌的漂亮就失了他的美麗……立刻就醜了，就很醜了。哎！你瞧着……我決其縱然你就走回你那賤女子比野羅特那里去，

她也不高興你了……然而，你們彼此必然相得的，你們……兩個便在鮭魚街上去賣盤子來謀生。這自比做戲子的事情好多了……

『她說個不停，又氣逼了咽喉。你從未看見她有如此瘋狂的。我却一言不發的瞅着她。等她說畢了，我便走到她身邊——我通身都戰慄起來了——並且極沈靜的向她說：「我不願做戲子。」』

『說了這句話，我就對着門走去，把門打開向她指着。』

『她冷笑着說：「我走……哦！還早哩……我還得長長的向你說哩。」』

『這一來，我便忍不住了。一股血液直昇上我的臉來，便隨手抓了一根鐵火橋向她奔去……我可以回答你，她早逃跑了……我親愛的，到此時，我方曉得了那西班牙人巴舍哥。』

『她走後，我便取了我的帽子下樓。直跑了一天，偏偏倒倒，彷彿一個醉人似的……哈！如其你在此地……一會我使想着到比野羅特家去，想着去自投於他的脚下，想着去要求黑

眼睛的恩惠。我一直走到店門外，但我却不敢進去……你瞧我不來此地已兩個月了。人家

寫信給我，却置之不答。人家走來看我，却藏匿不見。人家怎麼能寬恕我呢？……比野羅特正坐在他的櫃臺上。神情很愁苦的……我只對玻璃站着望了他一會；接着我就哭着逃走了。

『夜色來了，我已回了家。對着窗子哭了好久；末後，才動手給你寫信。我給你如此的寫了一夜。彷彿你就在此地，彷彿我正和你在談話，這麼才使我好了一點。』

『甚麼怪物般的婦人！她竟將我決定了！竟以爲我便是她的玩物，是她的東西了！……你懂嗎？竟要引我到近郊去演戲了！……指導我，傑克，我很是厭倦，很是難受……她給了我多少痛苦，你瞧呀！我不能再相信我，我很懷疑，很生畏的。應該做甚麼呢？……作工嗎？……唉呀！她有道理，我並不是詩人，我的書簡直賣不出去……並且還須付帳，你怎樣做呢？……』

『終我一生都是糟的……我更無所見，也更無所知了。前途黑暗……只有一些定命的名字。她的名字叫做旖爾馬波海爾。波海爾這個字，在我們那地方意思即是劊子手……旖爾馬劊子手……這方是她頂好的名字……我打算搬家。這房間太令我生恨……而且，我便在樓梯中碰見了她……姑如此說，也必很鎮靜的，如其她又上樓來了……但她不會再

上來的。她已忘記了我。藝術家都在那里安慰她的……

『哈！我的上帝！我聽見甚麼了？……傑克哥哥，是她。我給你說是她。她到這里來了；我認識她的脚步聲……她已在那里，很近的。我聽見了她的喘息……她的眼睛正靠緊在鎖孔中看我，焚燒起我來了，我……』

這信並不會寄出。

(十二) 多羅果多低妮

我已走到我歷史中最黑暗的幾張紙，已走到那又窮困又可恥的光陰中來了，達利愛酒特這時候正傍着這婦人生活，已在巴黎近郊去演戲了。好奇怪的事啊！我這時的生活，又不常，又喧鬧，又昏亂，遺留給我的與其說是紀念無寧說是良心的責備。

凡我所能記憶的很是錯亂，我一點清理不出一點……

但是，請等一等！……我現在只一閉着眼睛。彷彿兩三次都被那奇怪而幽怨的尾聲：多羅果多低妮！多羅果多低妮！震驚起來，終夜，如同受了魔術似的，我那睡着的記憶也醒覺了，已

死的時間也從他的墳墓中走了出來，於是我看見了小物件，那時他正在孟特巴那士大街一幢又新又大的房子中，處於旖爾馬波海爾與白鷓鴣之間，前一個正在溫習她的脚本，後一個正不斷的唱着多羅果多低妮！多羅果多低妮！

呀！可怕的房子！現在我看見他了，我看見他千百個窗子，看見他綠色粘手的梯欄，看見他廣大的自來水管，看見他編着號數的房間，看見他白色的走廊還嗅着一點新油漆的氣味……雖是很新，但業已齷齪了！……其中有一百零八個房間；每一個房間就是一個家庭。但是甚麼家庭！……終日只是一些戲景，呼號，吵鬧，殺戮；夜裏，又是孩子們的啼哭，赤脚在地上走的聲音，接着便是搖籃沉重而畫一的動搖聲。有時，變換一下，即是警察的拜訪。

就在這里，就在這七層高樓有陳設的洞穴中，旖爾馬波每爾同小物件便來借以庇蔭他們的愛情……愁慘的居室是屬於一個主人的……他們所以要選取這房子，因為離他們的戲園很近；而且住新房子，他們便出不了許多錢。四十佛郎——這是住新房子的價值——他們便在二層樓上佃得了兩間房子和一段臨街遊欄，這是一幢屋子裏最體面的居室……

他們每晚總是半夜戲畢了才回來。

一回來，他們便在桌子角上尋得一點冷肉以及那女黑人白鸚鵡，因為她還等候着的……旖爾馬波海爾只剩下了白鸚鵡，那位八點至十點的先生已把她的車夫，她的傢具，她的食器，她的車子都奪回去了。旖爾馬波海爾便只剩下她的女黑人，她的白鸚鵡，幾件珠寶以及她所有的衣服。這些衣服，不消說，是除了演戲外便不用的，那鑲皮和花緞的長裾是再不用來掃外面的街道了……只是這些衣服便占了一間房子。一齊懸在那鋼衣架的周圍，他那絲織的大褶子和那耀目的顏色在那褪紅的玻璃窗和陳舊的傢具中出奇的不調和。女黑人便宿在這間房裏。

他們的居室非常的愁慘非常的窄逼，他們從不曾走出去過。戲園以外的光陰，都在他們家裏用來念脚本過去了，這樁事，我敢向你們發誓說，直是一樁可怕的喧譁。從房子的這端直到那端總聽見他們那演戲的吼聲：『我的女兒，還給我，我的女兒！』到這里來，喀士巴爾！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可憐呀！』在這上面，又加上白鸚鵡動人的呼聲，以及白鸚鵡尖銳的

聲音不斷的唱着：多羅果多低妮！……多羅果多低妮！……

赫爾馬波海爾很高興。這生活很令她歡喜，很開心的來經營着這等窮藝術家的家政。她常說：『我一點不焦慮。』她焦慮甚麼？假使有一天這窮困把她弄疲了，假使有一天她厭煩吃喝人家從小酒館給她買上來的立突瓶子裝的酒棕色醬油調和的不可口的菜，假使有一天她竟從這里將那近郊戲園的演戲藝術學到了，只一到了這一天，她自會知道去恢復她從前那種生活。所有她失去的，她只須伸起一根指頭就取回來了。

這種無後慮的思想給了她許多勇氣，所以她方說：『我一點不焦慮。』她哩，倒一點不焦慮；但是他呢？……

他們最初扮演的是「漁人喀士巴爾都」是一齣最好的馬口鐵商歌劇。她得了許多的采聲，但決非由於她的才能，——聲音又壞，舉止又可笑——只由於她那雪白的手臂，由於她那鑲皮的袍子。因為那里的坐客都很难看見這種耀眼的肌膚以及這種四個佛郎一碼的美麗袍子。在戲場裏大家都說：『這是一位公爵夫人！』所以那般最容易觸癢的人便拚命的

喝起來。

他却沒有一樣的成功。大家覺得他太小了；並且他又害怕，又害羞。說話的聲音非常之低，好像在做懺悔似的。大家都向他吼道：『高聲！高聲！』但是他的咽喉總是緊逼的，那些話句總是擠逼出來的！他被人家打起嗔子來了……有甚麼辦法！旖爾馬說得好，職業是不在這里的。總之，既是庸劣的詩人，便沒有做名戲子的道理。

最能安慰他的言語，便是她常向他說的：『他們都不懂得漂亮面貌；』然而對於這漂亮的面貌，經理却不能自誤了。在狂亂的兩場戲後，便將他叫至辦公室向他說：『我的小人兒，悲劇不是你的事。我們彼此都弄錯了。我們試來演一回頑笑戲，我相信在喜劇中你一定做得很好。』於是從次日起，便試着來演頑笑戲。他專演最前幾幕的喜劇，扮做昏憤的小丑，人家把檸檬水給他當香檳酒喝，又捧着肚子在戲臺上跑，有時又扮作戴紅色假髮的矮人，哭得同小牛一樣。『哼……哼……哼……』有時又扮做鄉間的愛情者，溜着他那愚鈍的眼睛，說道：『姑娘，我很愛你……啊呀！真個的，我非常愛你！』（譯者註：這幾句話原文全拼成訛

音，形容鄉下人口齒不清的樣子，直譯出來，實覺沒味，故改用意譯。）

他扮演的丑角，扮演的怯懦者，都很醜，都很可發笑，所以我只好從實說他做得不壞。這不幸的人也有了成功了；他可以使人發笑！

你們且來解釋一下這樁事。即是正當小物件在戲臺上，裝扮起了，塗着白粉，披着繡巾的時候，忽然想着了傑克同黑眼睛。即是正抹着一個花面，正裝着一個愚人的時候，忽然那般親愛人的幻象，都是他不顧廉恥背叛了的，忽在他跟前呈現出來。

猛的他便噓着聲音說道：『唉呀！真個的，我非常愛你……』於是，這不幸的小物件方如夢初醒，從天上跌了下來，睜着他大而驚駭的眼睛四周一看，原來他正沈淪在一場非常自然非常可笑的擾亂中，全場的人都帶着大笑出去。在戲園的隱語中，這就叫做成功。無意識的他竟得着了一種成功。

這一團人本是遊行在幾縣中演戲的，他們此時又不在此地演了。這是一個無定處的團體，有時在格羅乃爾，有時在孟特巴那士，有時在色維爾，有時在蘇烏，有時在聖克羅。從此到

彼，大家都是擁擠在戲園的大馬車中，——輛裝咖啡牛奶的大馬車，由一匹害癆病的馬拖着。在路上，大家都唱着歌，頑着紙牌。因為他們尚不熟悉各人所扮演的角色，所以便坐在車的深處各去溫習他們的小冊子。這便是他的地位。

他在這團人中總是沈默寡言而且很憂愁的，一任他身旁怎樣的吵鬧，他總是閉着耳朵不聽。他墮落得已如此其低的了，而那一般遊方戲子還不及他。他很恥於去尋找這樣的同伴。那般婦人們，不過一些自負的，色衰的，塗脂抹粉的，裝模做樣的，威重難犯的老女人。男子們哩，又是一般無理想不識字的俗人，多是那般炒洋芋賣的小販和剪髮匠的兒子，來做戲子不過爲的遊蕩，懶惰，以及對於裝飾和戲衣的愛情，因而才自呈於那塗了顏色的舞台上，來披蘇娃羅夫的外套，來穿羅維維納士的障壁，常常只用心在他們的修飾上，把他們的薪俸都花費來捲了頭髮，所以當他們費了五點鐘，用了兩碼漆紙來做了一雙路易十五時式的短靴，便拿起一種很自信的樣子來向你說：『今天，我作了許多的工了。……』的的確確，如今擱淺在這個四輪車裏，便是那比野羅特音樂廳中嘲笑的笑報。

因爲他那惡劣的樣子以及他那沈寂的驕矜，所以他的那般同伴都不喜歡他。大家說：「這是一個陰險小人。」旖爾馬哩，却很能博得衆人的歡心。她高踞在大馬車的頂上，彷彿一位走佳運的公主似的，露出美麗的牙齒笑着，把腦袋仰在後面，顯出她細膩的頸項來，同一般人都爾汝相呼的，叫男子們做『老朋友』，叫婦人們做『我的小人兒』，故意逗得衆人都說她：『這簡直是一個良善的女郎。』一個良善的女郎，何等可恥……

便如此走着，笑着，粗俗的笑話說得好生有趣的，一直來到演戲的地方。戲一演畢，大家馬上便脫了戲裝，並且很快又跳上車子回巴黎去。天氣總是很黑了。彼此低聲的談着，並且在暗地裏彼此用着膝頭來相尋。有時，又隱隱的笑着……一到了買倫近郊的稅關地方，大馬車便停了，所有的人都下來了，並且大家結成了羣把旖爾馬波海爾一直送到那大陋室的門前，這時候，白鷗已是半醉，還淒然的唱着：多羅果多低妮！……多羅果多低妮！……在等候他們哩。

但看他們兩人彼此的攬着，人家一定相信他們很相愛了。却不然！他們並不相愛。他們只

知道相畏。他曉得她是一個撒謊的，冷酷的，沒心肝的。她也曉得她是一個無能力的，懦弱的，懶惰的。她自言自語：『總有一早晨，他的哥哥定要走來將他從我這里搶去，仍舊送還給那賣磁器女人那里去的。』他也自言自語道：『總有一天，她討厭了這等生活，必仍去同那八點至十點的先生雙飛並宿的，於是我哩，便獨自留在這污泥中了。』這種無盡期的恐怖，便使得他們那最清明的愛情完全失却了。他們只管不相愛，然而他們又只管相嫉。

這是不是奇怪的事？又沒有愛情，却又能够嫉妒？事情便如此的……每當她親親熱熱向着戲園中一個人談話時，他的臉色一定要變。每當他接到一封信時，她一定要奪了去，拿着打戰的手把他折開……永遠都是傑克的一封信。她笑着一直讀到末尾，順手便丟在一件傢具上，輕蔑不屑的說道：『永遠是一樣的話。』唉！不錯！永遠是一樣的話，即是那忠實，寬厚，克欲等一類的話，就因為這些所以她很憎惡那哥哥的。

正直的傑克並不疑心他哩。他一點不疑心的。人家寫給他的信無非是說很好，無非是說「牧歌的喜劇」已賣去了四分之三，無非是說定期債券已經將書店裏的錢撥付清楚了。

他自然仍照舊的誠信和良善，所以仍繼續着每月寄一百佛郎到波納巴爾特街，總是白鷓鴣去收取。

連着傑克的一百佛郎以及戲園的薪俸，他們算來定够生活了，況在這窮人窟中。但他們彼此都不知道用錢的方法，一如人家說的，縱然有了錢；他哩，因為他從來不曾有過錢的；她哩，因為她常常又太有錢了。因此，便隨便浪費！每每從月初的五日起，那錢箱子——是一個大麥草編的黃色的小拖鞋——那錢箱子便空了。第一是那白鸚鵡，只這一件東西，就抵得一個大人的用費。其次還有白顏色，青黛，脂粉，安眠藥，撲粉的東西，戲上彩畫的裝束等等。而且戲冊子太舊了，太無色彩了；夫人要換新的。又還要買許多花來供奉她。覺得用餐時總比看着空花園的要好些。

兩個月，這家庭就負了許多的債。房帳，酒館的帳，戲園看門人的帳，都不少。時時總有一位不耐煩的債主跑來鬧一早晨。到了這些日子，簡直失望已極，於是便跑到「牧歌的喜劇」的印刷人那里，在傑克的名下借了幾個魯意。那印刷人因為有那著名的憶舊錄第二卷在

手上，而且曉得傑克仍舊在做哈格威爾先生的書記，所以竟毫不遲疑的打開了錢包。一個魯意一個魯意的，竟已借到四百佛郎，加上「牧歌的喜劇」的債券九百佛郎，算是累到傑克身上的是一千三百佛郎的重債。

可憐的傑克母親！等他回來時將多麼的不幸！達利是失了踪，黑眼睛是傷心極了，不會賣出一本書轉累了一千三百佛郎的債。他怎樣自拔呢？……那女人很少挂慮，但是他哩，小物件，這種思想並不會撇下去過。這簡直是一種附身的鬼魅，一種永存的恨事。他只好尋找一些紛心的事來自遣，作起工來猶如一個囚徒似的（但是作的甚麼工呀，公道的上帝！）去學習一些新談諧，站在鏡子跟前，去研究一些新鬼臉，但常常的在鏡中看見的總不是自家，却是傑克的面目；便是在脚本的字裏行間，所見的也不是郎谷呂莫，也不是若西亞，也不是別的頑笑戲中的人物，他只看見傑克的名字；傑克，傑克，隨時都是傑克！

每天早晨，他總得帶着驚恐把日曆看一看，計算那債券到期的日子還有多久，他一定要寒戰着說道：『只有一月了……只有三禮拜了！』他很清楚那第一次期券的時候一到，他

哥哥的犧牲便從這一天開始。乃至在睡眠中這思想也隨着他的。往往突然的驚了醒來，心裏是逼緊了，臉上是眼淚縱橫，剛才看見的一個奇離可怕的夢境還是夾七夾八的記得起來。

這夢，常是一樣的，差不多每夜都有。即是在一間不認識的房間裏，內中有一個挂有老鎖的大衣櫥。傑克正攤在一張安樂椅上，慘白的臉色，白得極其可怕；他像是就要死了。加密麗比野羅特也在那里，站在衣櫥跟前，正要打開衣櫥尋找一張殮尸布。只是她總不能做到；並且一面把那鑰匙在鎖孔的四周瞎探，一面便聽見她帶着一種憂傷的聲音說道：『我不能打開他……我哭得太利害……我已看不見了……』』

縱然他打算防範着不再做這個夢，但是這夢境却清清楚楚印在他腦裏。只要他一閉着眼睛，他就看見傑克攤在安樂椅上，而加密麗，盲然的站在衣櫥前面……所有這種良心責備，所有這種震驚景象，一天一天的直將他弄得越發黑暗，越發容易動怒了。那女人，在她那面已是不能更忍。況且她似乎覺得他一定要逃走的，——不過不使她知道逃向那里去——這

也是可以激怒她的事。所以隨時都演一種可怕的戲景，隨時都在呼號，隨時都在咒罵，他們相信簡直像在洗衣人的船上一樣。

她說他道：『滾到你比野羅特那里去，她有糖心給你的。』

他哩，也立刻說道：『轉到你巴舍哥那里去，他可以砍裂你的嘴唇。』

她若叫他：『紳士先生！』

他便回她：『女光棍！』

跟着他們都哭了起來，於是便彼此相恕以便次日又開始。

他們便這樣的生活着，那里算是生活！他只是用鐵鏈鈎住，安心一齊的睡在一個泥溝裏罷了……這簡直是一種污泥的境況，簡直是一種可悲的時間，直到今日，當我低吟那女黑人的尾聲，即是那奇怪而悲傷的：多羅果多低妮！多羅果多低妮！的時候，這些景象像還在我眼前展開着一樣。

在孟特巴那士戲園的一夜，正九點鐘。小物件把第一齣戲演畢，便轉身上樓到他扮戲房裏去。正上樓時，恰碰着旖爾馬波海爾下樓到戲臺上去。她喜逐顏開的，全身都穿着皮衣和長紗，握着聚頭扇，直如色里買倫一樣。（譯者註：色里買倫是莫里野爾所著的寡交者一劇中的一個少年美婦的名字，這名字借用得頗廣，今人往往借以目戲園中的名角。）

行路之間，她便向他道：『到戲場裏來，我正動手了……必然是很體面的。』

他急忙就走向扮戲房去，並且很快的解着戲裝。這間扮戲房，他和她兩個同伴合占的，是一間沒有窗子的小房子，天花板很低，全靠一盞煤油燈取光。

小物件到了房內有一會，正動手在脫去那一身的異服，便聽見一個管理戲場佈景機關的人在樓下喚他道：『達利先生！達利先生！』他便走出扮戲房，俯在那梯欄的潮濕木頭上問道：『有甚麼事？』因見沒有人答應，他就走了下去，他是這樣打扮着的，僅僅把臉上的紅色白色抹了一抹，剛穿上衣服，還戴着他那黃色的大假髮，對他眼睛垂着。

一到樓梯下面，忽撞在一個人的身上。

一面向後退着，便叫了起來道：『傑克！』

果是傑克……他們一句話沒有彼此看了好一會。末後，傑克便握住他的手，含着眼淚，用着一種甜密的聲音低低說道：『哦！達利！』這已够了。小物件感動得直到了心臟，將四圍看了看好像一個畏人的孩子，很低聲說了兩句，低得只有他哥哥方能聽得見：『引我離開這裏，傑克。』

傑克便打起戰來；於是拿手挽着他，把他引到門外。一輛馬車正在門前候着；他們便上了車。傑克母親叫道：『夫人街——巴底泥約爾區！』那車夫拿起一種快活的聲音答道：『就是我住的那區！』於是車子就搖動起來了。

……傑克到巴黎已兩天了。他是由巴勒爾門來的，因為比野羅特的一封信——三個月才傳到他手上一方發覺了。這信，既短又無句法，只告訴他達利失了踪。

他一讀了這信，傑克就猜着一切了。他自己說道：『孩子遭人愚弄了……我當然要去的。』於是立刻就去向侯爵請假。

那個忠厚人便跳了起來道：『請假！你瘋了嗎？……我的憶舊錄呢？……』

『只須八天，侯爵先生，來回的時候都有了；去救我兄弟的性命。』

『我管你甚麼兄弟……入門時，你不是已曉得了的嗎？你忘記了我們的契約了嗎？』

『不會忘記，侯爵先生，但是……』

『不必說你的但是。那你要像別的人了。若你要離開你的職務八天，就再不用轉來。我請你想想……慎重一點！你就坐在那里想。我即刻便要口述了。』

『通通想過了，侯爵先生，我走了罷。』

『那就趕快走。』

說到此處這不顧情理的老頭子便取了他的帽子，到法國領事那里尋找他的新書記去了。

傑克當晚便起了身。

一到巴黎，他就跑到波納巴爾特街。那看門的正在院子裏，跨坐在水管上，抽着烟斗，傑克

便向他叫道：『我兄弟在上面嗎？』這看門的笑了笑道：『他好久就跑了。』

他本不想說到那秘事的，但是一枚值一百個蘇的銀錢便將他牙齒打開了。於是他就談起許久以來那第五層的小人兒同那第一層的太太便失了踪，沒人知道他們藏在甚麼地方，在巴黎的那一處，但可決定他們却在一塊，因為那女黑人白鷓鴣每月都要來看幾次，沒有東西寄他們的。他又說到達利先生，走的時節不但忘記給他告別，並且還欠了最後四個月房租，不必說別的零星小帳。

傑克道：『好了，以後統要清償的。』於是他一分鐘不耽擱，連揮去衣上旅行塵土的工夫也沒有，便尋他的孩子去了。

起頭他就到印刷人家裏，想着「牧歌的喜劇」的總棧既在那里，達利必然是常去的。

那印刷人一看見進去便對他道：『我正要給你寫信，你知道的那第一次的期券只有四天了。』

傑克毫不關心的道：『我已向那里辭了事……明天我便往書店裏走一遭。他們有許

多錢應該付我。那銷場很盛的。」

那印刷人大睜起他那雙亞爾薩斯人的藍眼睛道：「怎麼……銷場很盛！誰給你說的？」

傑克遂變了臉色，覺得有了一樁禍事。

那亞爾薩斯人接着說道：「看那屋角上，所有的書都在那里。這就是那『牧歌的喜劇』。賣了五個月，只賣出一本。末後，那般書店都厭煩了，便一總送還給我，都堆在那里。自他一出後，比白紙還不容易賣。簡直不幸；可是印得却好。」

這人的每一句話落在傑克的頭上，直如受了一條包鉛手杖的打擊一樣，但這番話說畢後，又告訴他達利尙在他的名字下，向印刷人借去了四百佛郎。

慈悲的亞爾薩斯人道：「就在前天，他尙差了一個駭人的女黑人來向我要兩個魯意；但我却正當當的拒絕了。第一，因為那烟薰腦袋的秘密使者不能得我的信任；其次，你懂得的，愛洒特先生，我哩，不是有錢的人，已經借了四百佛郎給你的兄弟了。」

傑克母親很興奮的答道：「我知道的，但不必多慮，這錢立刻就還你。」跟着他很快的就

出去了，生恐使人看見他的情緒。一到街上，他迫不得已只好坐在界石上。他的腿不聽他使用了。因為他的孩子逃了，位置失了，印刷人借出去的錢，房子，看門的人，後天的期債券，種種東西都在他腦筋裏沸騰旋轉起來……他猛的便站了起來，自言自語道：『第一是這些債務太逼人了。』縱然他的兄弟得罪了比野羅特一家人，然而他仍毫不遲疑的走向他們那裏去。

一進了「拉魯埃特老店」的店門，傑克便望見櫃檯後面有一張又黃又腫的肥臉，起初他還不認識；但是店門一響，那肥臉舉了起來，一看見他進去，便發出一聲回響：『如此說來頂好，』有這一聲總不致誤了……可憐的比野羅特！他女兒的憂愁竟把他弄成另外一個人了。從前的比野羅特是何等的開闊，何等的紅潤，現在已不像從前了。五個月來為他那小人兒所傾的眼淚把他的眼睛也弄紅了，臉頰也弄消瘦了。在他褪了色的嘴唇上，從前隨時帶着的狂笑現在已變做一種森冷的微笑，一種寡婦同被棄的情婦的微笑。

傑克母親硬着聲音道：『是我，比野羅特，我來求你給我幫個大忙。借一千三百佛郎給我。』

比野羅特並不回聲，只打開他銀錢箱，抓出幾個埃舉，跟着又把抽屜關上，靜靜的站了起來。道：『我此處却沒有，傑克先生，等我一下，我到樓上尋去。』走到門前，他又拿起一種矯情的樣子道：『我不請你上去，這樁事太使她難堪了。』

五分鐘後，這色維倫人便拿着兩張一千佛郎的票子走來，放在他的手上。傑克不願意接收道：『我只需用一千三百佛郎。』但這色維倫人却堅拒不肯收還道：『傑克先生，我請你一併收下罷。我拿着兩千佛郎的數目，即是從前爲買我一個人時，姑娘會借給我的。若你拒絕了，如此說來頂好，我直要恨你至死。』

傑克便不敢再推了，把錢放在衣袋裏，並且把手伸給色維倫人，很簡單的向他道：『請了，比野羅特，謝謝你。』比野羅特便握住他的手。

他們又感動又沉靜，彼此對着面，便如此的停頓了一些時。兩個人都有那達利的名字在嘴邊，因爲一個嬌弱人的原故，却不敢說出來……這父親同這母親彼此明白罷了……傑克最先警覺，是眼淚將他警覺了，他便趕快走了出去。色維倫人伴着他直至過道上，走到這

里，這可憐的人不能長久的忍着那悲痛，那悲痛已填滿了他的心，於是他便用着一種近前的樣子道：『哈傑克先生……傑克先生……如此說來頂好……』但他太感動了難於完成他的翻譯，只能連連說道：『如此說來頂好……如此說來頂好……如此說來頂好……』

啊！是的，如此說來頂好……

別過比野羅特，傑克便轉到印刷人處。縱然亞爾薩斯人的限期未到，只想立刻還與他借給達利的四百佛郎。因為自家免挂慮，所以竟將三張期券的錢通通付清了；事情完畢，方覺得心上大輕，他便自言自語道：『尋找孩子去。』不幸時間把光陰趕走得太快，況且又是旅行的疲勞，又是感觸，又是長久未愈的乾咳，這些直把傑克母親壓住了，他只能回到波納巴爾特街來略為休息。

哈！當他走入了那間小房子，還能趁着十月間老太陽的末光，把所有的東西看了一遍，這些東西都對他談起他的孩子來，當其他聽見那聖日耳曼良善的鐘聲，因為濃霧隔着微有一點啞，這傑克母親便非常痛苦起來，真可以說是一個惟一的母親……

他在房裏閒踱了兩三遍，一面到處窺探，一面打開了衣櫥，想在失望中尋得一點東西可以察出逃人的踪跡。但是，唉！櫥裏却是空的。全個房間彷彿遭了災害被人棄了的一樣。人不是出走了，是逃走了。只在一隻屋角的地上，有一隻燭檯，在火爐裏一些燒殘的紙中有一個金邊的白木匣。這匣他認得的，是人家用來放黑眼睛的信的。現在，他却在灰中間尋着了。何等的褻瀆呀！

他繼續着還在搜尋，就在桌子一隻抽屜裏發見幾張寫滿草字的紙，當他一看見就認得是達利的筆跡。傑克母親便拿近窗子跟前來讀道：『不消說，定是一首詩了。』果然是一首詩，一首抒情的愁詩，他一開始便這樣說：

『傑克，我騙了你，兩個月來我總騙着你在……』就是那封未寄的信；他上面的意思，大家業已知道了。這次，天神才給他作了郵政。

傑克將他從頭讀到尾。當他讀到信中所說孟特巴那士的契約，一個是堅強的提出，一個是固執的拒絕，他便樂得跳了起來。

他叫道：『我知道他在何處了。』於是把信放在衣袋裏，便很安靜的睡下；但是，縱然那疲勞困苦了他，他却睡不着。常常都有這種可惡的咳嗽……到天色微明，一種秋日的微明，又疏懶又森寒的，他便緩緩的起來了。他的計畫已想定了。

把那衣櫥裏的一些爛衣服都收拾在他箱子裏，並不會忘記了那個金邊木匣，向着聖日耳曼的鐘樓道了最後的別，讓那窗子，門，衣櫥，都大開着的走了，因為不使他那佳運在這居室中又留給後來住的人。到了樓下，向房間也告了別，付清了未付的房金；不再回答那看門人奸猾的問話，便打哨喚了一輛過路的車來，叫他載至比羅瓦旅館，夫人街，巴底泥約爾區。

這旅館是老比羅瓦的一個兄弟開着的，就是侯爵家做廚子的那個老比羅瓦。他這裏的住客都是付着三月一期的房金，並須有人舉薦來的。所以在這一區裏，這房子很特別的得了一種名譽。住在比羅瓦旅館裏，直是一種豐裕生活和善良性行的保證書。傑克因為得了侯爵家的那位伐特耳的信任，所以才從他那里取了一隻馬爾薩那的酒籃子給他兄弟。（

譯者註：伐特耳是色維捏夫人文中所敘的一個旅館主人的名字；馬爾薩那酒是西班牙名酒此處意思是指老比羅瓦的舉薦書而言。）

這封薦書很是滿意，所以當他小心問詢能否容他進來做一個房客時，那主人便毫不遲疑的把平地一間好房子給了他，有兩堵十字形的窗子正對旅館的花園開着，即是我將來所謂的女修道院了。這花園並不大，只有三四株槐樹，一畦不甚茂盛的綠草——巴底泥約爾的綠草——一株不結果子的無花果樹，一架病葡萄藤同數本新鮮的菊花；畢竟也把房子顯得有生氣，不過因為他的氣候稍冷有點陰鬱有點潮濕罷了。

傑克一分鐘不耽擱便把他的住所收拾起來，釘了一些釘子，拴上他的帷幕，安頓了一具木夾，夾上達利的紙張，又把愛酒特夫人的肖像挂在床上，盡其力量將那傢具傳播出的俗氣驅開；諸事齊備，才急忙用早餐，很早的就出來了。臨走時，便告知比羅瓦先生，這一夜，特別的或者回來晚一點，請在他房間裏預備下一檯絕佳的晚餐，要兩份食具和一點陳酒。那位良善的比羅瓦先生對於這番特別言語，並不嘲笑，並且只臉上紅到耳朵尖，如像一位新任

他很困難的說道：『只是，我不知道……那旅館的章程是反對的……我們定有戒規是

……』

傑克笑道：『哈！很好，我懂得了……就因為兩份食具把你驚駭了……你請放心，我親愛的比羅瓦先生，這不是一個婦人。』於是他便走了，向着孟特巴那士而來，自己說道：『然而，也是一個婦人，一個無勇概的婦人，一個無理想的孩子，簡直不宜獨處的。』

告訴我，何以我的傑克母親便怎的拿得定到孟特巴那士來尋我。我儘可以將那封未寄的可怕的信寫後，而離開戲園；也儘可以不進戲園去的……好！不能。母親的天性便指示了他。所以他便信得過到那里來尋我，並信得過當夜就可抓住我；只是，他也細細的想了一想：『因為去劫奪他，便應該等到他是一個人的時候，這婦人方不致懷疑。』因此他便不逕直到戲園來探問。凡是戲園裏的人都是饒舌的，只須一句話便可以把她警覺了……他想來最好是去看廣告，一定很快的就可以指示給他。

近郊戲目的廣告是放在本區酒店的門前，一道鐵柵的後面，差不多和亞爾薩斯村子裏婚姻的布告一樣。傑克一讀了便迸出了一種快樂的呼聲。

今夜，孟特巴那士戲園開演「新娘惹倫」五幕的悲劇，由旖爾馬波海爾夫人，德西勒萊屋爾夫人，紀尼夫人等扮演。

稍前一點便是：

「愛情與乾梅子」一幕的頑笑劇，由達利先生，昂多南先生，柰翁底倫姑娘等扮演。

他便自己說道：『很順遂。他們不在一本戲劇裏；我一定打中了。』

於是他便走入盧克森堡咖啡店以便等到刼奪的時候到來。

夜色下來了，他便來到戲園。戲已開演了。他便在門前走廊下大脚步的閒踱有一點鐘的光景。

時時那內場的采聲傳出來，彷彿遠處冰雹落地的聲音一樣，這簡直傷了他的心，想着或者就是他的孩子在那里扮鬼臉，所以大家才這樣的喝采……正九點鐘，一陣人羣潮湧的

走入街中。頑笑劇演畢了；這般人臉上都還帶着笑容哩。

他便夾在這羣狂人中間，又等了一會；跟着，休息時間已畢，衆人又進去了，他便向戲園旁邊一條又黑又滑的小路中溜入去——這是藝術家的入口——去請旖爾馬波海爾夫人談話。人家回答他：『不行，她正在演着戲。』

這直是一個野蠻人用的詭計，傑克母親啊！他便拿起一種最安靜的態度來說道：『既然我不能見旖爾馬波海爾夫人，就請招呼達利先生；他很可以代我說給她的。』

一分鐘後，傑克母親便獲住了他的孩子並且極快的就將他載往巴黎的那一端去了。

(十四) 夢

我們走入比羅瓦旅館房間後，傑克母親便向我道：『你看，達利，這簡是你到巴黎的那夜！』果然，很像那夜，一檯很講究的半夜餐正放在極白的桌布上候着我們；肉餅非常的香，酒哩很有可敬賞的樣子，雪亮的燭光其樂融融的倒映在盃底……然而，然而却不相同！幸福是難於再得的。半夜餐倒是一樣；但缺少我們舊賓客的花，缺少初到的狂熱，缺少作工的計

畫，缺少光榮的夢想，並且缺少那種使人笑使人餓的神聖的信心。沒有一椿，唉！沒有從前半夜餐中的一椿願意到比羅瓦先生家來的。他們永遠留在聖日耳曼鐘樓內了；所以直到最末了，那坦白的心情，那是從前助我們佳會之興的，也說是不再來了。

哦！不呀，却不相同。我很明白的，本應該歡喜，但一經傑克的注視就使得我眼淚同波濤一樣湧上了眼睛。我敢決定在他的心坎上也是很想哭的；但他却有自制的勇氣，並且還用着一種撫慰的樣子向我道：『算了罷！達利也哭够了一點鐘來你沒有做別的事。（在車子中，當他向我說話時，我倚在他肩頭上沒有停過咽哽。）你瞧這直是一椿奇怪的招待！你但想着我歷史中那些頂壞的日子，那些頑膠罐子以及「傑克你是一頭驢子」的光陰罷，算了！抹乾你的眼淚，悔過的年輕人，你自家到鏡子前瞧瞧，這倒可以使你笑的。』

我便在鏡子中一看；但是我並不笑。我只是羞……我那黃色假髮平平的膠貼在我額頭上，紅顏色白顏色塗滿了兩頰，上面又是汗又是淚……簡直醜極了！遂用着一種乏味的態度，抓下了我的假髮！但是，剛要丟他時，又回想了一下，遂拿來挂在牆上一個容易看見的地

傑克看着我，很驚詫的：『何以你把他挂在那里，達利？這個壞東西，這個阿巴失戰士的戰利品……』（譯者註：阿巴失是美洲一種紅人獵士的名稱，游行於美國之北及墨西哥之南各處，以長於譎戰著名的。）我們倒有了那波里失乃爾人剝頭皮的樣子了。』

但我却很嚴重的道：『不然！傑克，這不是一件戰利品。是我的良心責備，我可以觸摸可以看見的良心責備，我願常常的在我跟前看見。』

傑克的嘴唇上遂現了一點苦笑的影子，但立刻他又做出他快樂的臉色來道：『罷！放下這件事；現在你既把臉洗了，我又重見了你的真面目，我們來用餐罷，我的美麗鬚髮少年，我餓得要死了。』

却不是真的；他並不餓，我也不餓，偉大的上帝啊！我極想做出一個用半夜餐的好模樣，無如所吃的東西都梗住了咽喉，縱然我努力要安靜，但我的眼淚却澆在肉餅上。傑克拿眼角偷看了我一眼，一會之後便向我道：『爲甚麼你哭……敢是可惜是在這裏嗎……不願意

我將你劫奪來嗎……』

我戚然的回答道：『好一種壞話啊，傑克！但我却給了你的權力儘你說我。』

我們又吃了一些時，或者寧可說是做了一些時。到末了，我們彼此頑的這齣喜劇便不可耐了，傑克推開他的盤子並站了起來道：『一定的這檯半夜餐不能吃了；我們最好還是睡罷……』

在我們家鄉有一句諺語說：『劇痛與睡眠都不是床的伴侶。』我覺得這夜裏却像我的劇痛，便是想着我傑克母親對我所有的善，而我所有報他的無非是惡，把我的生活和他的生活相比，我的自私和他的誠懇相比，這個懶孩子的精神和那英雄的心腸相比我更是難堪極了，這英雄的價值：只有一種爲世界的幸福，爲他人的幸福。於是我便自己說道：『現在，我的生命是變了性的。我已失掉了傑克的信心，黑眼睛的愛情，我自己的自重……我將怎樣的變化呢？』

這個可怕的劇痛使我直到早晨都不能睡……傑克也不能睡。我聽見他在枕頭上左右

的翻轉，並且一種乾咳的咳嗽聲，竟撐住了我的眼睛。有一次，我很溫和的問他：『你咳呀！傑克。你得了甚麼病了？』他回答我道：『不要緊的……睡覺……』我懂得了他那態度，他很

是討厭我却又不表示出來。這思想更加了我的憂愁，於是我便在被單下一個人又哭了起來，越哭越利害，直哭到睡着。雖然那劇痛可以禁止睡眠，但眼淚倒是一種麻醉藥。

當我醒了時，天已大明。傑克已不在我的身畔。我以為他出去了；但是掀開帷子，我便望見他在房間的那端，睡在一張安樂椅上，並且臉色非常的慘白，啊！非常的慘白……我不知道甚麼可怕的思想忽然透入了我的腦筋。我突然向他走去叫道：『傑克！……他睡熟了，我的呼聲竟醒不了他。奇怪的事呀！在睡眠中他那臉上便表現出一種悲傷的苦痛，為我從前未見過的。他那奇瘦的容顏，他那狹長的面孔，他那慘白的臉色，他那病象透明的手，所有這些使我看了都很難堪，但是這種難堪在我心中却已深深感受着了。

然而傑克從不曾有過病的。從前他那眼窩下從不曾有過這半圈青色，從不曾有過這種落肉的面貌……在以前甚麼地方我曾看見過這種模樣的幻象……忽然，就想起我的夢

來。是的就是這個夢，簡直是我夢中的傑克，臉色慘白，白得可怕，攤在一張安樂椅上，他快要死了……傑克快要死了。達利愛洒特，這就是你把他殺了的……這時那灰色的太陽光線便從窗口上怯生生的走進來，跑得如像四脚蛇一樣來到這青白欲死的臉上……啊，好溫和！和你瞧死了的竟重生了，眼睛眨了幾眨，看見我站在他跟前便拿起一種快樂的笑容向我道：『日安，達利！睡得好嗎？我哩，却咳得利害。我所以要睡在安樂椅上，免得把你攪醒了。』

他只管安安靜靜的向我說，但我覺得我的兩腿還在打戰哩，看見了這種駭人的幻象，只好在我心中暗暗的說道：『不死的上帝，保佑我的傑克母親！』

縱然醒時是怎的憂愁，但這早晨却極快樂。我們回想着許多往事來大笑，及至我穿衣服時，方覺得我穿的是這樣的衣服，一條棉布做的短袴，一件有大褶襟的半臂，原來在劫奪的時候我正穿了一身戲園內的廢衣。

傑克道：『不要緊呀！我親愛的。大家竟想不到這些事。只有那不精細的易昂貴人們當他們劫奪一個美女時才想到了環子……畢竟，不必害怕。我們就來使你穿新衣服……這又

像你到巴黎的時候了。』

他特爲把這事說來令我歡喜的，因爲他也和我一樣覺得不甚像是同樣的事。

我正直的傑克看見我又像在尋思的臉色，便繼續說道：『算了罷！達利，不要去想已過的事了。你瞧一番新生命正展在我們的跟前；不必內愧，不必懷疑，我們只是勉力的就走進去罷，那生命定不會像從前一樣的來玩弄我們……今後你所計算要做的，兄弟，我並不求你去做，我以爲若是你願意動手來做一種新詩，這地方用來作工却是很好的。房間又清靜。花園裏又有唱歌的鳥兒。你就把桌子安在窗子跟前……』

我很激烈的打斷他的話道：『不！傑克，再不做詩了，再不做詩了。這頑意對於你太值價了。我願意的，現在，就是如你一樣，作工，謀我的生活，並且盡我的力量來幫助你將家業重興起來。』

於是他，含着笑靜靜的道：『倒是好計畫，藍蝴蝶先生；但不是人家要求你的。並不必關心你的生活，若你答應了……可是，放下好了！我們以後再談這事。現在買你的衣服去……』

我迫不得已，便出去了，披着他的一件大氅，直垂至腳後跟，好像一個遊行的音樂家；只缺少一具風琴。以前幾月，若叫我穿着這種奇裝走上街去，直會將我羞死；但這個時候，我竟被別種羞恥鞭策着了，那般婦人的眼睛也很能夠看見我，走過時發笑，却也和穿樹膠鞋時不同了……哦！不同！這不是一樣的事。

傑克母親從舊衣店出來時向我道：『現在你是奉教徒了，我即刻引你回比羅瓦旅館；然後，我再去看一看那鐵器商，就是我起身前替他寫帳的那一家，看他還願意給我的工作麼……比野羅特的錢不是用不盡的；理應要想着我們自家的燒牛肉！』

我很想向他說：『好啊！傑克，你只管到你鐵器商家去罷。我獨自曉得回家去的。』但他必要這樣做，我明白的，還不相信我不走回孟特巴那士去罷了。哈！他那能看出我的心來……因為要使他安心，我便讓他把我一直引回旅館；但他的腳跟一轉，我仍跑出了街去。我自家也有我的事情待做的……

我回去時已經晚了。在花園的薄霧中，一個黑而且大的影子動搖着在那里閒踱。原來是

我傑克母親。他打着寒戰向我道：『你才回來，我正要去孟特巴那士去了……』

我遂很生氣的道：『你太懷疑我了，傑克，這却不公道……我們便常常如此嗎？你便再不能把你的信任給我嗎？我敢給你發誓說，我自我有世界上最親愛的，我不是從你相信的那地方來的，這婦人對於我已死了，我將永遠不再看見她的，你已經把我全體都征服了，憑你的溫柔已將我從那可怕的過去中奪出，只遺給我許多內愧並未遺給我一點可惜……在你的信心上你還應該說甚麼呢？哈！懷惡意的人！我只想把我的心對你剖開來，你便看得見我不會說謊。』

所有他回答我的，我都忘了，只記得在黑影中，他戚然的搖起他的頭，好像說：『唉！我將信任你……』然而我向他說的一番話都是真誠的。自然若我獨自一人時，我絕對沒有勇氣離開這婦人，但現在鐵鏈已斷，我已感覺了一種不可言喻的撫慰了。如像有一般人迫着用煤氣來自殺，但最後有又了悔心，因時間太久，那悶窒業已勒緊他的咽喉，並且傳遍了他全身，忽然一般隣人走來，猛把房門打開，救人的空氣便在房間裏流通起來，於是這般可憐的

自殺者快快活活的呼吸着他，便又有了復活的興趣，決不打算再覓死了。我哩，便是一樣的，在內心悶窒的五個月後，一旦掀起鼻孔呼吸了這種幸福生活又清又強又強的空氣，並且裝滿了肺腑，我便敢憑着上帝向你們發誓說我絕不想再去尋死了……這不但傑克不願相信，便世界上所有的惡誓也難使他信我的真誠……可憐的少年！我將他弄到這步田地的！

在我們房裏的第一晚，便在火旁邊度過了，一如冬日一樣，因為那房間很陰濕，而園裏的夜霧又凍徹了我們的骨髓。而且，你們知道的，凡人當悲苦時，看見一點火光總要好一點……

……傑克已作起工來，正在弄那些數目字。因為他走後，那鐵器商打定主意自己來寫帳，結果弄得出入不清，這樣一篇糊塗帳，現在却須費一個月的大工夫來整理。你們想得到的，在這種整理中我最好是不需要請求幫助我傑克母親。因為凡是藍蝴蝶都不懂算學，只要對着這紅螺旋紋而又載滿了奇怪象形字的帳簿過一點鐘，我一準要丟了筆跑的。

傑克哩，把這困難的事却做得甚好。他垂着頭對着好些複雜的數目字，而且那些粗筆畫竟不能使他生長。有時，正工作之際，尙回頭對我說幾句話，因為對於我那寂靜的沈思頗有

點挂慮似的：『我們都很好的，可不是？你毫不厭倦嗎？』

我並不厭倦，只是看見他那樣作苦却不免很憂愁的，因此我便滿懷愁苦的思想：『何以我竟生在地球上……我一點不知道用我的手臂……我生活的價值竟不能自去付給。我只知道把世界弄來苦惱，把一般愛我的眼睛弄來哭泣……』一說到此，便想及了黑眼睛，遂令我苦眉愁臉的望着那個金邊匣子，是傑克放在——或者是故意的——那大鐘的頂上的。這匣子引起了我多少事！從他那銅座子的高頂上給我說了多少巧妙的言詞，他向我道：『黑眼睛把她的心給了你，你是怎樣做的？……你竟拿去喂了畜生……使白鷓鴣吃了他。』

於是我，一面還保存着一線希望的萌芽在那靈魂的深處，一面便強勉想到生活，強勉用我的歎息去將我親手殺死的一些舊幸福重煖起來。我尋思：『是白鷓鴣吃了他呀……是白鷓鴣吃了他呀！』

……這樣慘淡而長的夜晚便在火前度過了，一面做着工，一面妄想着，我們今後所經的新生活便這樣的表現給你們了。逐日都與這一夜相似……所謂妄想，自然不是傑克的事。

那本帳簿要銷磨他十點鐘，他渾身都陷沒在數目字裏去了。我哩，這些時，只是撥撥爐內的火，並且一面撥着火，一面就向那金邊匣子說道：『我們來談談黑眼睛罷！你可願意……』因爲一和傑克談起這事，就很有費點思索。或是因爲一種道理，或是因爲別的原故，他總是謹謹慎慎的避開這樁事的談話。乃至對於比野羅特也沒有一句話。一點沒有……因此，我只好借匣子來出氣，於是我們便無止境的談了起來。

在日中總是一見傑克母親正忙着他的帳簿時，我便像貓兒走路似的去將房門打開，一面說道：『散一回步去，傑克！』一面便輕輕的逃跑了。雖是他從不問我到那里去；但我對於他那不高興的樣子，我却懂得，他滿懷的不寧彷彿說：『你走了嗎？』我懂得他很不相信我的。關於那婦人的思想時常在他心上。他想到：『若果他重見了她，我們便完了……』

誰知道？或者他想得有道理。或者若果我重見了她，重見了這個迷人的，竟不免還要受她的蠱惑，還要受她曾經在我可憐身上練習過的，用着她那淡金色的鬢毛和那唇邊上的白痕……但是，謝上帝！我並不會重看見她。任何一位八點至十點的先生自然都可使她忘記

了她的達利堂的，所以從不會，從不會聽見說到她，也不會聽見她的女黑人白鷓鴣。

有一晚，就是我秘密行逕回去的一次，我一進了房門便快活的叫道：『傑克！傑克！一個好消息。我尋得了一個位置……你瞧十天以來，我不會對你說一點，我跑到外面就爲的這件事……畢竟成功了。我尋得了一個位置……從明天起，我就到烏里私塾去當總管理員，在孟馬爾特，距我們家很近……我將早間七點鐘去直至晚間七點鐘……將離開你許多時候，但多少總能謀我的生活，也把你的擔負減輕了一點。』

傑克從他數目字上抬起頭來，很冷靜的回答我道：『好極了！我親愛的，你能够來救我好……那家庭的擔子對於一個人太重了……我直不知道我有甚麼力量，並且有些時我已覺得我很衰弱了。』一陣利害的咳嗽禁住了他不能再說。他便拿着一種愁態放下他的筆，走去倒在安樂椅上……只見他攤臥椅上，臉色慘白，白得可怕，我夢中那該人的幻象便又在眼前經過了一次，但只如電光一閃似的……差不多傑克母親登時便站了起來，看着我迷惑的臉色笑道：『毫不要緊的，笨人不過是一點疲乏……最後幾點鐘的工夫太辛苦』

了一點……現在你有了一個位置，我便可隨意做事，八天之中我就無恙了。」

他用着一種很帶笑意的面容說得很是自然，所以我那悲愁的推想也便飛走了，並且從此足足的一月，我更不聽見在我腦筋裏的這種推想的黑翅子扇動的聲音了……

第二天，我便到烏里私塾去了。

他的招牌只管堂皇，然而烏里私塾終是一個小得可笑的學校，由一個悔過的老太婆主持着的，一般孩子們都喚她做『好朋友』。其間有二十來個小紳士，可是，你們須知道！他們都很小，常帶着一籃子點心來上課，並常把襯衫露在褲子外面。

這便是我們的學生。烏里夫人教授他們的聖歌，我哩，便教授那奧妙的字母。我又擔任管理休息，在院子中，那里有許多母雞和一隻印度公雞，那般先生們都很害怕這公雞的。

有時，當「好朋友」高興時，便令我去打掃講堂，這太不和總管理員的尊貴相稱了，然而我仍不乏味的做着，我總覺得高興能夠自謀我的生活……夜間，一進了比羅瓦旅館，就同着傑克母親用晚餐，他正等着我的……晚餐後，在花園裏大脚步閒踱一會，跟着仍坐在火

前過夜……瞧，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有時，又接到愛酒特先生或愛酒特夫人一封信，就是我們的大事。愛酒特夫人仍在巴底士特舅父家住着，愛酒特先生仍永遠的替那葡萄酒公司奔走。那事情也不壞。里昂的債已付清了四分之三。只在一兩年中，便一切順遂了，大家便可以想着聚在一處了……

我哩，自然很想把愛酒特夫人接來和我們同住在比羅瓦旅館內，但傑克不願意，他用着一種奇怪的樣子道：『不！還不行，還不行……我們等一等罷！』並且這種回答常常一樣，直破碎了我的心。我自己說道：『他不信任我……他恐怕愛酒特夫人到此地來後，我又變做瘋子了……』因此，他方打算再等一等……『我錯了……傑克所說的：『我們等一等！』却不爲的這個。

(十五)……

這是十二月四日的事……

我從烏里私塾回來比平常還快。早間，我將傑克拋撇在家裏時，他便自己抱怨說太疲乏。

了，所以我很憂慮的要得他一點消息。剛剛走入花園，便撞着比羅瓦先生的腿子，他正站在無花果樹的旁邊，低聲同一個四肢短胖的肥人談着話，這肥人正預備下許多的氣力去扣他的手套。

我正打算說聲得罪便過去了的，但旅館主人却把我止住道：『一句話，達利先生！』

跟着便轉向那人道：『這年輕人和這件事有關係，我相信你一定可好好的通知他……』

我極其愛心的站着。這位肥愚人打算通知我甚麼呢？他的手套爲甚麼比他的肥手窄到這樣？我把他看得很清楚，哎……

沈靜爲難了一會。比羅瓦先生哩，只昂起頭望着無花果樹，彷彿要在其間去尋找幾個無花果，樹上却又沒有。戴手套的人永遠都在拉他的鈕扣……然而到末了，他竟決定來說，但仍不放鬆他的鈕扣，毫不耽心的說道：『先生，二十年來我都是比羅瓦旅館的醫生，所以我

敢斷言……』

我不讓他說完他的話。只這醫生一字我便懂得了。我戰慄着問他道：『你是來看我哥哥

的，他病得很利害，是不是？」

我不相信這醫生是一個懷惡意的人，但是在這時候，他正專心從事他的手套，便未想到所向說話的却是傑克的孩子，無須來試這可怕的打擊的，你看他竟突然的答應我道：「他確乎病得利害！我相信……他將過不了今夜。」

我可以回答你們說，這打擊委實很利害。房子，花園，比羅瓦先生，醫生，都在我眼前旋轉起來。不得已我才靠着無花果樹……這位比羅瓦旅館的醫生，好利害的拳頭……其實，他絲毫不覺得，一面不停的扣着他的手套，一面更是安靜極了的接着說道：「這是一種最利害的奔馬癆……毫不可治，至少也是危殆極了的……況且人家通知我又太遲了，同往常一樣。」

『這不是我的錯處，先生，』那位良善的比羅瓦先生說了仍不變的用着心在尋找無花果，彷彿別的人用來藏匿他眼淚的一種方法，『這不是我的錯處。許久以來我就曉得他病了，這位可憐的愛酒特先生，並且我也曾常常勸他請一個人來看看，但他絕對不願意。一定

的他怕駭着了他的兄弟……却是怎的鎮靜，你瞧啊！這般孩子們！

一種失望的咽哽便從我臟腑的深處激射出來。

那位戴手套的人遂用着一種仁慈的樣子向我道：『算了罷！我的少年，勇敢一點……誰知道？「科學」儘能够宣布出他最後的一句話，然而「自然」却還不能夠……明晨我再來罷。』

說到此處，他便旋轉身去，並滿意的歎了一聲便走了；因他剛剛扣上了一個鈕子。

我在外面還停留了一會，把眼淚抹乾了並平靜了一點；末後方鼓起我的勇氣，拿着一種決意的樣子走進我們的房間。

我打開門一看，不禁使我大駭。不消說，傑克因爲要讓床給我，遂墊了一床褥子睡在安樂椅上，只見他躺在那里，臉色慘白，白得駭人，與我夢中的傑克完全一樣。

我最初只想撲向他去，將他抱在手臂上，仍舊放到他床上去，總之不管何處，我必得將他從那里移開，上帝！必得將他從那里移開才好。接着，我忽然又一想：『你却不能夠，他很重的！』

於是，一看見傑克母親躺在那里，那夢曾告訴我說他快要死了，我的勇氣便完全失去；那勉強歡笑的假面，即是大家貼在臉上用以安慰那般將死之人的，也不能再留在我的頰上了，我遂走去跪在安樂椅旁邊，傾有一桶似的眼淚。

傑克淒然的回身向我道：『是你，達利……你會見了醫生，是不是？我會向那肥人深深囑咐他不要驚着了你。但我看你的樣子，他竟毫不曾照辦，你已完全曉得了……把你的手給我，弟弟……甚麼鬼才能疑到這一樣的事？許多人到里斯只爲去治療他們的肺病，我哩，倒走去尋了肺病到身上。簡直是十分可怪的事……哈！你須曉得！若果你太不寧靜，返把我的勇氣奪去了；我業已不很支持得住……今天早晨，你走後，我便懂得症候已變。我已遣人去尋了一位聖比野爾教堂的司鐸；他已經來看過我了，並且不久還要再來給我行聖餐禮……這不過是取悅於我們母親的事，你要懂得啊……這司鐸，確是一位良善的誠實人……他的名字和你撒爾郎德學校朋友的名字一樣。』

他不能說得過長久，仍仰在枕頭上，用着眼睛。我以爲他便要死了，我遂很大聲的叫道：『

傑克！傑克！我的朋友……」他並不言語，只用手給我做了好幾次：「許許！」

就這時候，房門打開了。比羅瓦先生走了進來，後面隨着一個肥人，如像一個皮球似的，直向安樂椅前滾去，一面叫道：「我聽見了甚麼，傑克先生……如此說來頂好……」

傑克轉着眼睛道：「日安，比野羅特！日安，老朋友！我決定你看見我第一行字就要來的……達利，且過那邊去，我們兩個人要談一談。」

比野羅特便將他的肥腦袋直傾到那將死人的淡白唇邊，他們低聲的談了許久……我哩，只是望着，呆立在房子中間，還把我的書挾在手臂下。比羅瓦先生輕輕給我拿了去，並給我說了幾句話，但我却不會聽見；跟着他走去把蠟燭點燃，並把一張雪白的大飯巾放在桌上，我自己說道：「他爲甚麼擺上食具……我們吃晚餐嗎……但我却不會餓！」

夜色來了。屋外花園內，許多來往的人都向着我們的窗子指劃。傑克同比野羅特仍然在談話。有時，我只聽見這色維倫人含着眼淚用起他那粗魯的聲音說道：「是的，傑克先生……是的，傑克先生……」但我却不敢走上前去……然而末了，傑克却將我叫到他枕畔，在

比野羅特的身旁坐下。

他長長歎了一聲對我道：『達利，我親愛的，我很擔憂的不得已離開了你；但是有一樁事却可安慰我：我不讓你獨自去生活……我將你交給了比野羅特，這位良善的比野羅特，他已寬恕了你並且擔任了來代替我在你的身旁……』

『哦！是的！傑克先生，我擔任了……如此說來頂好……我擔任了』

傑克繼續着道：『你看我可憐的小人兒，只是你一個人，絕對做不到那重興家業的事的……這不是說使你爲難，因你只是一個惡劣的家屋建築家……惟有，我相信靠着比野羅特的幫助，你方可把我們的夢境實現出來。我不要求你勉強去變作個丈夫；我的思想，也和日耳馬倫敦士一樣，你將終身是個孩子。但我却懇求你永遠的做一個良善孩子，一個正直孩子，尤其是……挨近一點，我要在你耳朵邊說這句話……尤其是不要使黑眼睛傷心』

說到此處，我可憐的好友便又息了一會；方接着說道：『當諸事完畢後，你須寫信給爸爸和媽媽。只是，須逐段逐段的告訴他們……若一次說了，不免使他們太難堪……現在，你可

懂得了，何以我不接愛。洒特夫人來此，我不願意她在這裡。這種事對於一般做母親的太惡劣了……』

他便中止了不說下去，並且看着門邊：

他笑着說道：『瞧那上帝！』於是便揮手叫我們走開。

原來人家來行臨終聖禮了。在那雪白的桌布上，許多臘燭的中央，放了一些祭品和聖油。一切齊備後，那司鐸便走近床前，於是禮節便開始了……

當這事完畢後——哦！那時間好像很長——當這事完畢後，傑克輕輕的把我叫到他身旁：

對我道：『抱吻我。』他的聲音弱極了，好像他很遠的在同我說話……實則他也快遠了，十二點鐘以來，那可怕的奔馬將他駝在瘦背上，竭盡他奔馳的力量把他運往死境去。

於是，我便走近去抱吻了他，我的手摟着他的手，他那可親的手已被臨終的汗漬濕透了。

我將他抱着再也不離開……我不知道我們如此的停留了多少時間；或者有一點鐘，或者

是一種無盡期的時間，我一點不知道……他不再看我了，他不再給我說話了。只是有好幾

次，他的手在我手中搖動，好像說：『我知道你在這裡。』忽然一陣掣動，把他的身子從頭至脚的振動起來。我看見他睜開眼睛並向周圍看了一看，像是要尋找一個人似的；當我俯向他時，只聽見他很輕的說了兩次：『傑克，你是一頭驢子……傑克，你是一頭驢子……』其次便沒有了……他死了……

……！哦！這夢……

這一夜很大的風。十二月將他的冰雹直送到玻璃窗上來。在房間一端的桌上，一個銀十字架照耀在兩隻臘燭之間。在風雨聲中，一個爲我所不認識的司鐸，正跪在十字架前大聲的祈禱……我哩，也不祈禱；也不哭……我只有一个思想，一個固定的思想，只想把我緊緊握在手中的那隻好友的手弄煖。唉！越是挨近清晨，那手變得越重越冰了……

猛的那司鐸又在十字架前誦起拉丁文來，並且起身走來把我肩頭一拍道：『試來祈禱，……這事對於你很好的。』

這時我方認識他了……原來是我撒爾郎德學校的老朋友，日耳馬倫教士，仍帶着他那

一張不完整的好面孔，以及他那龍一樣的道袍……但那痛苦已把我傷感極了，便看見他也不驚詫。這事對於我彷彿很簡單……但是他何以會在此地。

小物件離開學校的時候，日耳馬倫敦士本會向他說道：『我有一個兄弟在巴黎，也是一位正直的司鐸……但是算了罷！何必把他的地址告訴你呢？……我決其你必不去找他的。』你們瞧真有點命運使然！教士的兄弟偏偏在孟馬爾特做了聖比野爾教堂的司鐸，即是可憐的傑克母親叫到病榻前來的。恰巧這時候，那日耳馬倫敦士正路過巴黎，住在司鐸處……十二月四日的這晚，他兄弟一進門便向他說：『我是到一個可憐孩子處行了臨終聖禮來的，那孩子就住在左近。理應爲他祈禱，教士！』

教士回說：『我想明天在做彌撒時一同祈禱好了。他叫甚麼名字？……』

『稍待……這是一個南方的姓氏，不甚容易記……傑克愛洒特……是的，就是這名字』

……傑克愛洒特……』

教士一聽見這姓氏便想起他認識的那個小監學大爺；於是他一分鐘不耽擱便跑到比

羅瓦旅館……一進門，他就望見了我，正抓住傑克的手。他不願打擾我的痛苦，遂招呼着衆人並說願意同着我來守夜；跟着他就跪下了，在這夜裏好生難過，並且很驚訝我簡直動也不動一下，他便拍着我的肩頭叫我來認識他。

這些時候，我不知道是怎樣經過的。可怕的夜色終了後，接着便是白晝，這白晝的第二天以及向後若干日的第二天，只遺留給我一種模糊錯亂的紀念。在我記憶中彷彿陷了一個大洞。然而我終想起了——但是彷彿過了幾世紀的事——隨在那黑色車子後面，很難盡的在巴黎的污泥中走了許遠。我覺得光着腦袋，夾在比野羅特和日耳馬倫教士的中間走着。一種寒雨混着冰雹鞭打着我們的顏面；比野羅特執着一柄大雨傘；但他拿不得法，那兩脚密密的落下來，教士的道袍直淋得同小溝的水流一樣，十分的明亮……天雨！天雨！哦！雨呀！挨着我們，在車子的旁邊，尙走着一位全身穿黑的長大的先生，拿着一條烏木杖。這人便是禮生，是一種死人的侍衛。也如普通侍衛一般，穿着絲絨，挂着長劍，服着短袴，縛着護腿……難道是我腦筋混亂嗎？……我覺得這人簡直像尾約先生，就是撒爾郎德學校的總管理

員。高大也像他，把頭偏在肩上也像他，並且每每看着我也是那樣瘋狂冷酷的笑，竟似把鑰匙環子在嘴唇上搖着的一樣。却不是尾約先生，或者是他的影子。

黑車仍舊前進着，不過非常的慢，非常的慢……好像我們永遠走不到了……末後，我們便來到一個愁人的園子裏，那里遍地是黃泥，一脚陷去直可陷至腳脛。我們走到一個大洞的旁邊。許多穿短褂的人抬了一具很沉重的大匣子，當然是放到那洞裏去的。手術很繁難。許多繩子，雖被雨淋濕了，却並不滑。我只聽見其中一個人叫道：『脚向前！脚向前！……』我對面，在洞邊的另一人，便是那尾約先生的影子，腦袋偏在肩上，依舊很溫和的對我含着笑。他又長又瘦的擠在他那身喪服中間，那喪服在那灰色的天光下特別不同，竟似一個大黑蚱蜢，全身都是濕的……

現在，只是我同比野羅特了……我們走下了孟馬爾特的郊原……比野羅特要尋一輛馬車，但終未尋得。我在他身邊走着，帽子拿在手上；好像我仍舊隨在柩車後面的一樣……沿着郊原，一般行人都回轉身來，特爲來看這個肥人一面哭着一面在叫馬車，這個孩子在

大雨之下却光着腦袋……

我們走着，我們永遠的走着……我疲乏極了，我腦袋重極了……末了，這已是鮭魚街，已是那彩畫門板流着綠水的拉魯埃特老店……不必進店子，我們一直就上樓到比野羅特家去……才走到第一層，我的氣力便盡了。我遂坐在地上，不能再走了；我腦袋重極了……於是比野羅特便把我抱在手臂上；及至走上他家我已死去大半，並且寒戰得不了，我只聽見冰雹打着那過道的玻窗，以及水點大聲的滴在院子中……天雨！天雨！哦！雨呀！

(十六) 夢終

小物件病了；小物件快要死了……在鮭魚街的前面，兩天掉換一次一具醫生的火車使得通街的人都說：『那樓上有一位大富翁正要死了……』這位快要死的並非大富翁，只是小物件……所有的醫生都束手不治了。兩年之中害兩次傷寒，對於這蜂雀的小腦子未免太利害了！算了罷！趕快駕起那黑車子罷！那大蚱蜢已預備下了他的烏木杖以及他憂傷的笑容了！小物件病了；小物件快要死了。

在拉魯埃特的老屋中當然看得見是怎樣的擾亂！比野羅特簡直不曾睡過；黑眼睛也頹喪極了。那很有學問的太太只是瘋狂的翻閱起她的哈士巴衣爾（譯者註：哈士巴衣爾是十九世紀法國的大化學家。）一面又懇求那福樂的神聖樟腦爲這親愛的病人顯一回新靈跡……那水仙花客廳簡直被罰了，鋼琴死去了，笛子閉着了。只是很憂傷的，哦！很憂傷的，便是一個穿小黑袍子的婦人坐在那屋角上，從早到晚的編着女紅，一句話不說，惟有淌着大滴大滴的眼淚。

一任那拉魯埃特的老屋如此晝夜的傷悲，小物件却靜靜的睡在他羽毛的大床上，毫不疑惑他四周那等的哭泣。他睜着眼睛，但一點東西看不見；所有的東西都不到他靈魂裏去。他又聽不見，除了一種啞的噪雜聲音，一種複雜的輪轉聲音外，彷彿他耳朵上蓋了兩片海蚌蛤，因這紅唇大蚌蛤的原故，所以只能聽見海水的鼾聲。他也不言說，他也不思想：你們將要說這是一朶病花了……只須人給他在頭上蒙一條冷水布巾，在口中給他喂一塊冰，這便是他所要求的。當其冰化了，當其那冷水布巾被腦門骨的火烘乾後，他便迸發出一種呼

聲：這就是他的言談。

如此過了幾天——無時間的日子，混沌的日子，有一早晨，忽然小物件就感覺了一種奇怪的感情。好像有人將他從海底提了出來。他眼睛也看得見了，他耳朵也聽得見了。他能呼吸了；他重新得了生命了……思想的機器，這是睡在他腦邊一隻角上的，他那輪機細得直同仙女的頭髮一樣，漸漸甦醒動搖着；起初還慢，後來就漸漸快了，後來就瘋狂的快起來——滴克！滴克！滴克！——相信他即刻就要破碎了。又覺得這美麗的小機器不是為來睡覺的，却用來計算已過的時間的……滴克！滴克！滴克！……那思想交叉錯亂的猶如許多亂絲一般：『我在那里，上帝……這是一張大床嗎？……那邊，傍着窗子三個婦人，她們在做甚麼？……這位拿背向着我的穿小黑袍子的婦人，我不認識她嗎？……大家說……』

他相信認識這位穿小黑袍子的婦人，特為要看清楚一點，小物件便很困苦的將兩肘撐起，把身子傾到床外，跟着又仰了下去，很受驚的……因為在他跟前，屋子的中央，他剛剛望見了一具核桃木的衣櫥，一把舊鎖挂在當面。這衣櫥，他認識的，已經在一個夢中，一個駭人

的夢中看見過的……滴克！滴克！滴克！想着那機器走得和風一樣快……哦！現在小物件想起來了。比羅瓦旅館，傑克的死亡，葬事，在雨中到比野羅特家來，他甚麼都覺得了，他甚麼都想起了。唉！生命一復活，這不幸的孩子便把痛苦也復活了起來；於是他的第一句言詞就是一聲悲歎……

因這一聲悲歎，那邊，傍着窗子作工的三個婦人便都驚惶起來。其中一個最年輕的，便起身叫道：『冰冰！』並趕快跑去在火爐臺上取了一塊冰來獻給小物件；但小物件却不要……輕輕的，他又將那隻尋探他嘴唇的手推開；——這是一隻極細膩的手，一隻特爲來做看護婦的手！——在這上面，他使用着一種戰慄的聲音說道：『日安，加密麗……』

加密麗比野羅特一聽見這將死的人說起話來，好生的驚詫，她便呆呆的站在那里，伸着臂，張着手，在她那凍成玫瑰色的指頭上有一塊透明的冰戰慄着。

小物件又說道：『日安，加密麗！我重認識你了，哎……現在我完全有頭腦了……你呢？你看得見我不……你能够看得見我不？』

……
『……』
加密麗比野羅特張着那大眼睛道：『我怎麼不看見你，達利！……我很相信我看見你了！』

那嗎，這記憶中的思想却撒了謊了，加密麗比野羅特並不會瞎，那夢，那駭人的夢到底不是真的了，於是小物件就有了勇氣，便大膽提出別的問題來道：『我病得很利害的，是不是，加密麗？』

『啊！是的，達利，病得利害……』

『我睡了很久嗎……』

『到明天就有三禮拜了……』

『啊呀！三禮拜！……已經三禮拜我可憐的傑克母親……』

他沒說完他的話便把頭藏在枕頭上嗚咽起來。

……就這時，比野羅特進房裏來了；引來了一位新醫生。（爲這一點留連的病症，全醫學學會都差不多請過了。）這是一位著名醫傷寒的醫生，這漢子很快的便走到病人枕畔，並

不開心的去扣他的手套。他挨着小物件，診了他的脈息，看了他的眼睛和舌頭，跟着就轉向比野羅特道：『你向我唱些甚麼……他已經好了，這少年……』

良善的比野羅特搓着手道：『好了！』

『完全好了，你給我立刻把那冰塊從窗子上丟了罷，給你的病人一隻聖埃米湧酒蒸的子雞翅兒……算了！你不要再煩擾了，我的小姑娘，八天中，這個年輕的「死之戰勝者」就下得床了，這就是我答應你的……從此，使他靜靜的在他的床上；使他避免一切情感，避免一切衝動；這是最緊要的……以後，我們就讓他自然將養；自然這東西比我還看護得最好……』

一面說着，這位治傷寒著名的醫生便向那年輕的「死之戰勝者」搓了一下指頭，向加密麗姑娘笑了笑，便緩緩的走了，良善的比野羅特送了出去，他快活得哭了，並時時說道：『哈！醫士先生，如此說來頂好……如此說來頂好……』

他們一走後，加密麗便打算把這病人弄睡着；但他却奮興的拒絕道：『不要走，加密麗，我

求你……不要剩下我一個人……爲甚麼你要我帶着這種般憂睡呢？」

「不然，達利，應該睡着的……你應該睡……你很需要休息，醫生說過的……瞧！安靜些，

閉着眼睛，一點不要思想……回頭我還要來看你；若果你睡着了，我便長久的留在這裏。」

小物件便閉着眼睛道：「我睡……我睡……」跟着又改變心思道：「還有一句話，加密

麗……這位穿小黑袍子的婦人，我適才望見的是甚麼人？」

「一個穿黑袍的婦人呀……」

「是的！你清楚的！這穿小袍子的婦人，便是傍着窗子在那邊同你們作工的……現在，她不在此處了……但我適才却看見……我決其是……」

「哦！不是的！達利，你錯了……我每晨只同着禿立補夫人在此地作工，你的老朋友禿立

補夫人，你清楚的就是你稱爲很有學問的太太的。但禿立補夫人不是穿的黑顏色……她

仍舊穿着她那綠色袍子……不是一定的，這屋裏沒有穿黑袍子的人……你一定的在做

夢……算了罷！我要走了……睡好……」

說到此處，加密麗趕快就跑走了，很是忙亂並且臉上通紅，彷彿她在撒謊似的。

小物件獨自留下了；但他不能睡好。那細緻輪機的機器在他腦筋裏很作怪。那亂絲又交叉錯雜起來了……他想着他的好友睡在孟馬爾特的草中；他又想着黑眼睛，想着那黑影中的美光，好像天神爲他特別點着似的，並且她現在……

至此，那房門便輕輕的，輕輕的打開了一半，好像有一個人正打算進來；差不多立刻便聽見加密麗比野羅特低聲的說道：『不要去……若他醒了，那情感要殺了他的……』

於是那門又輕輕的，輕輕的關上了，如他開的時節一樣。不幸那黑袍子的衣裙是繡有緣邊的；這衣裙拂過時，却被小物件從床上望見了。

他的心猛的便跳了起來；他的眼睛也光明了，於是他使用兩肘撐起，拼力的大叫道：『母親！親母親！何以你不來抱吻我呢……』

登時那門又開了。那穿黑袍子的——她已不能自持了——便急急走入房裏來；但不一逕向床走來，却直對着別一方走去，兩臂張着，口裏叫道：『達利！達利！』

小物件向她張開兩臂叫道：『在這裡，母親……在這裡，你看不見我嗎……』

於是愛酒特夫人方轉身對着床走來，用着她打戰的手向她四圍摸着，拿起一種憂傷的聲音答道：『唉！看不見呀！我的寶貝，我看見你了……從此我絕對看不見你了……我已經瞎了！』

一聽見這樣說，小物件便迸發出一種巨大的呼聲，並跌伏在他的枕頭上……

一定的，二十年憂愁痛苦，兩個孩子也死了，家產也毀了，丈夫也離遠了，這可憐的愛酒特母親她那秀逸的眼睛安得不被眼淚燒乾……但是對於小物件，竟這樣的同他的夢境符合了。這最後一下可怕的打擊却牽連到別一個人的身上！他怎麼不爲她而死呢……

哎！不可死……小物件不可死。也不應該死。他死後這可憐的瞎子母親將怎麼樣呢？更從

何處去尋眼淚來哭她第三個兒子？那位愛酒特父親却怎麼樣了，這位商業的光榮犧牲者，這位葡萄酒公司的旅行英雄，他竟沒一點時間來抱吻他害病的孩子，來致一束花於他死了的孩子嗎？誰來重興這家業，這個家庭的好爐灶，終有一天，兩位老人要用來煖他們那可

憐冰凍的手的……不可死！不可死！小物件不願意死了。反之，還盡其力量的將那生命抓住……人家向他說，若要病好得快，就不應該思索，他便不思索；不應該說話，他便不說話；不應該哭泣，他便不哭泣……看見他睡在床上倒頗歡喜，安安靜靜的氣色，大睜着眼睛，因為要不用心的原故，便拿着許多鳥羽來頑弄。一種真正的宗教中養病的方法……

在他周圍，全拉魯埃特老屋中的人都殷殷勤勤，寂寂靜靜的。愛洒特夫人終日都坐在床腳下，拿着她的編織物；這親愛的瞎子已習用慣了她的長針，她編織得和她有眼睛的一樣的好。那很有學問的太太也在那里；並且隨時，大家都看見那比野羅特慈祥的面孔在門邊露出來。一直到那頑笛子的人也每日四五次的上樓來探聽新聞。只是，應該說，這個人並不是為病人來的；完全是那很有學問的太太將他吸引來的……因為自從加密麗比野羅特向他明白宣布過她也不願意他也不願意他的笛子，於是這狂熱的音樂師便轉向了禿立補寡婦，她雖是不比色維倫人的女郎有錢，不比色維倫人的女郎美麗，然而也不十分無動人處，也不十分無錢。這頑笛子的人，對於這位寓言上的奶奶，便不失了他的時間；在第三齣

戲上，便唱到了結婚曲子，並且大家又隱約說起龍巴爾街的一處草藥店內，也有這太太的本錢，特爲不要弄翻了這種好計劃，所以那年輕的音樂專家方如此的常常來探聽新聞。

至於比野羅特姑娘呢？還未說及她！她不會在這屋子裏嗎？……不然，仍舊在的；只是自從這病人出了危險後，她差不多便不進他的房間來了。就是來，也是經過一下，特爲引瞎子去用餐；對於小物件，從沒有一句話……哈！紅玫瑰的時間是很遠了，安得更有特爲來說：『我愛你』！黑眼睛大張起來猶之兩朵絨花一樣的時候！病人躺在他床上，想到這些飛逝的好光陰，只好歎氣。他已看得清楚人家不更愛他了，人家只是躲避他，他好生怨恨，可是他自己弄出來的。他沒權柄來控訴。然而假設有一點愛情來把心兒煖着，在這種喪期及愁悶中間却是極好的事啊！假若靠在一位女朋友的肩頭上去哭泣，也是極好的事啊！……這可憐的孩子便自己說道：『罷了！……壞事已是做出來了，不必再去尋思，把癡夢打斷了罷！……我麼，這一生是斷了幸福的，只去做我的本分好了！……明天我便要向比野羅特說了。』

果然，第二天，比野羅特正重步的穿過這房間要下往店內去時，小物件從天明就在他帷

子後面窺伺着了，遂輕輕的喚道：『比野羅特先生！比野羅特先生！』

比野羅特便走到床前；那病人並不抬起眼睛來，只是很感動的說道：『你看我也快好了，我良善的比野羅特先生，所以我急需正經的同你談一談。所有你對於我母親以及對於我做的事，我並不給你道謝……』

那色維倫人便很奮興的打斷他的話道：『不要對這事說一個字，達利先生！我所做的，都是我應該做的。這是同傑克先生約定了的。』

『是的！我知道，比野羅特，我知道我一說到這事上，你總是一樣的回答……且看我向你說的是不是這件事。並不是的，我之招呼你來，只是要向你求一樁服役的事。你的夥計快要離開你了；你願不願把我來頂替他？我求你，比野羅特，聽我說完；不可聽我說完後，給我一個否字……我很清楚的，自從我和你們疏遠後，我便沒有在你們中間生活的權力了。這屋子裏有一個人在我跟前很是痛苦，有一個人一見了我就滿懷的仇恨，其實也是該的……』

所以我便得自行處置，永不要令人家再看見我，便得自行檢點，永不上這里來，便得永遠的

留在店子內，便得使你的房子沒有我的踪跡，只如畜棚中的大狗一樣，再不得進房子來了，這條件你不能不接收我的！』

比野羅特很想將小物件蜷髮腦袋捧在他大手中並且盡力的抱吻他一下的；但他却忍住了並且靜靜的回說道：『哎！聽我說，達利先生，在談這事之前，我總得問問那小人兒。我哩，你的主意倒很合我的意思；但我却不知道小人兒是否……總之，我們來看。她也應該起來了……』

加密麗猶之蜜蜂一樣起得很早的，此時正在澆灌她客廳火爐臺上的玫瑰樹。穿着早晨的浴衣便走了來，頭髮挽成了個中國髻，又鮮艷，又快樂，又香得同花朵一樣。

那色維倫人便向她說道：『哦！小人兒，你看達利先生他要求到我們家來頂替那個夥計……只是，因為他想着他的形狀在這裡却要使你很難受……』

加密麗比野羅特遂變了臉色打斷他的話道：『很難受呀！』

她不再往下說了，但那黑眼睛却續成了她的話，是的！黑眼睛又在小物件跟前呈現出來

了，深黑如夜，光明如星的叫道：『愛情！愛情！』於是以此種情欲這種火炎那可憐病人的心竟燒了起來。

於是比野羅特便隱隱笑道：『哎！你們兩個去互相解釋一下罷……其中很有誤會的。』說後他便走到窗子前，在玻璃上敲着一種色維倫人的鼓聲；跟着當他以為孩子們都滿意的解釋了——哦！上帝！他們僅僅談了三句話的時候——他就走到他們跟前，並看着他們道：『如何？』

小物件握着他的手道：『哈！比野羅特，她同你一樣的良善……她寬恕我了！』

到這時，縱令那新愈的病人好得十分的快……我很相信的，黑眼睛也竟自留在那間房子內了。大家終日都算計着將來。說一會婚禮，又說一會重興家屋的事。大家也說着親愛的傑克母親，並且提着他的名字還傾了好些同情的眼淚。一句話說完，在這拉魯埃特的老屋中，是很有愛情的。這很可感得着的。若果有人要驚異在喪期和眼淚中那愛情怎能如此的開花，我便要向他說請到墓地上去看一看，看那些美麗的小花是不是從墳隙中發出來的。

但是，請不要以為只要有愛情遂令小物件忘記了他的本分。其實在他大床中他既是這樣的安適，又有愛洒特夫人又有黑眼睛相陪，他仍想着一旦很快的好了，很快的起來了，很快的下樓到店中去了。不消說，一定如此，那磁器是很多的；將不免使他愁着來開始做這種誠實的生活勞作的生活，在這上面那傑克母親會做過他的榜樣的。畢竟，在過道上賣盤子，一如悲劇家旖爾馬曾說過的，總比打掃烏里私塾或在孟特巴那士受人打哨的事值得多了。至於那詩神，不必再提他了。達利愛洒特仍然很喜歡詩歌，但却不是他做的；有一天，那印刷人將那九百九十九本「牧歌的喜劇」看守得倦了，遂一併給他送到鮭魚街來，這不幸的舊日的詩人便鼓起勇氣說道：『當然一齊燒了罷。』

比野羅特比較却有遠見，回說道：『一齊燒了呀！……我却不要燒！……我很喜歡放在我店中。我自尋得着用處……如此說來頂好……我恰好要送一批蒸蛋盃到馬達加斯加島去賣。因為那地方自從衆人看見了一位英國使臣的婦人吃了一次蒸蛋後，於是衆人便不願再吃別樣做法的蛋了……只要你允許，達利先生，你的書使用來給我包蒸蛋盃罷。』

果然，十五日後，「牧歌的喜劇」便上了路往那著名的哈那阿羅地方去了。他在那里竟比在巴黎得了成功！

……現在，讀者在你們看完這本故事之前，我打算將你們再引到水仙花客廳內來一次。這是一個禮拜日的午後，一個晴朗冬天的禮拜日——又乾冷又是大太陽。全拉魯埃特的屋子都喜氣洋溢的。小物件已完全好了，並且第一次站了起來。這早晨，特為這種幸福的大事，人家既因醫生而消費了幾打的蠅子，理應要澆灌一瓶都海倫的白酒才對呢。現在大家都在客廳裏。天氣又好；房間又光明。玻窗上載着薄霜，被太陽照着如同銀子一樣。

火爐前面便是小物件，坐在那假寐着了的可憐瞎子脚下一張矮凳上，正同比野羅特姑娘密談着，她的臉紅得比她頭髮上簪着的那朵小紅玫瑰還紅。這是很明白的，因為她坐得距火太近了！……時時都有一種老鼠的咀嚼聲——這就是那雀兒頭在屋角上吃糖的聲音；或是一種煩悶的呼聲——這就是那很有學問的太太正把她草藥店的錢賭輸了的聲音。我更請你們來注意那位拉魯埃特夫人得了勝的樣子，她正贏了錢，以及那頑笛子人的不安。

的微笑，他正輸了錢。

比野羅特先生呢？……哦！比野羅特並不遠……就在那邊，就在那邊窗口上，半藏在水仙花的大帷子中，正靜靜的忙着一樁事，那事簡直把他甚麼心都用在上面了並且弄得他出了汗。在他跟前一張獨腳圓凳上，放了幾把兩腳規，幾支鉛筆，幾個三角板，幾柄曲尺，一盒中國墨水，幾管毛筆，以及一張畫有花紋的長招貼紙，他便在那上面畫了一些奇怪的符號……這工程似乎很令他歡喜的。足有五分鐘，他才抬起頭來，稍向旁偏一點，拿起一種很滿意的樣子含笑對着他那拙劣的畫稿。

這是甚麼神秘工作呀？……

稍等一等，我們便知道了……比野羅特畢事後，他就走出他的埋伏所，輕輕走到加密麗同小物件後面，猛的把那招貼紙向他們展開，一面說道：『看！愛情人們，你們對於這個是怎樣的着想呀？』

兩個人一齊回答道：

『哦！爸爸……！』

『哦！比野羅特先生！』

瞎子忽然醒了便問道：『有甚麼……甚麼事？』

於是比野羅特好生快活的道：『這是愛洒特夫人……這是……如此說來頂好……這

是一個新招牌，幾個月內我們就要懸在那店門上的……也罷！達利先生，你高聲念一遍，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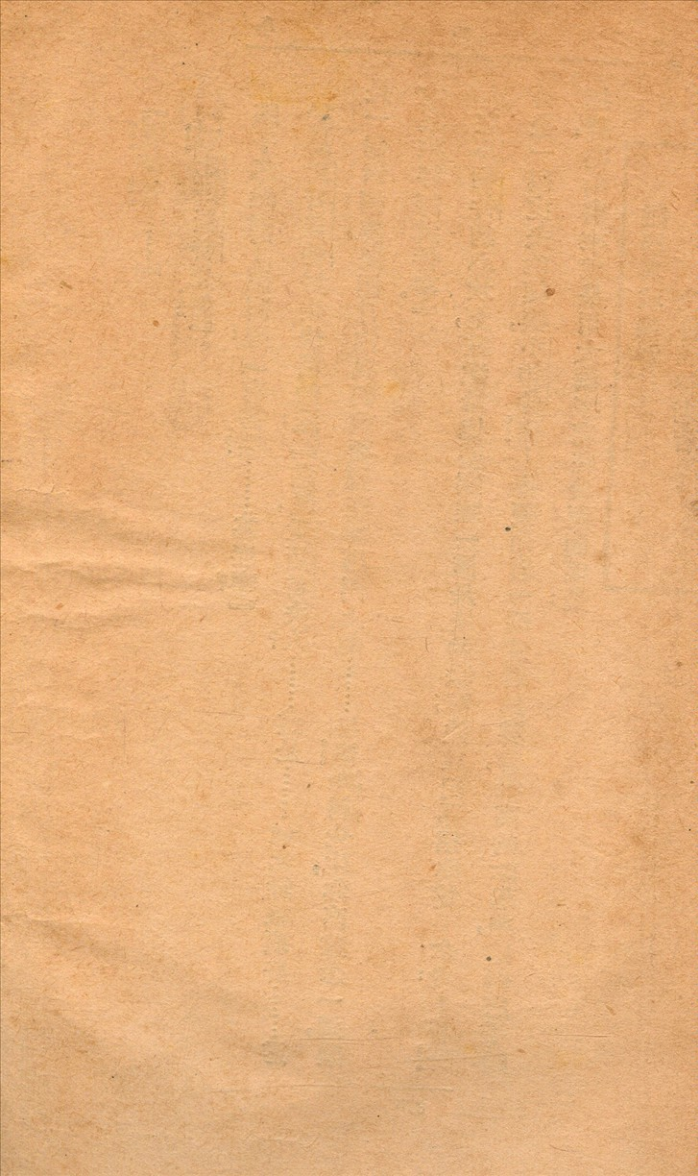
大家來評評這件事。』

在小物件的心坎上，遂送給他藍蝴蝶一滴最後的眼淚；並且把那招貼雙手拿着——看呀！恰是一個丈夫的模樣，小物件啊！——他便用着一種沈着的聲音，很高的念起來，這個店子的招牌，他的將來就是用大號字寫在後面的便是：

磁器與玻璃器

拉魯埃特老店

承繼者 愛洒特與比野羅特



盛成先生的創作

海外工讀十年紀實 一冊 一元七角

此書爲盛成先生的自敘傳，內容寫其十年來奮鬪成名的經過情形，堅苦勇進之精神，令人肅起。盛先生平生大志，爲使東西文化之歸一，故此書中隨時將兩種文化比較研究，所述多道前人所未道，淋漓盡致，肯中緊要。文詞亦流利優美，讀之令人感奮。

我的母親

本書係敘實體裁，把作者的母親，做中國社會的主角，描寫六十年來中國家庭社會的演進。其中生死興亡，忍苦耐勞，家庭慘變，社會改革，均詳述無遺，而六十年來之國難及經濟之衰落，敘述尤爲詳盡。此書經著者寫成法文，次第譯成英、德各國文字，現已有十五種語言譯本，英、美之譯本，共出書在一百萬本以上。世界名人批評，皆認此書爲中國民族意識之代表作品，并認爲民族意識與世界意識諧合之近代產物。作者的文筆，平實精詳，亦爲世人所公認，無待在這裏介紹了。

▼一冊 九角



中華書局出版

輪般血

徐志摩著

五角

這是已故的現代文學家徐志摩先生的一部創作集，包括他最得意的十一篇小說，在國內小說界開了一朵燦爛之花。他在自敘裏說：「常常想像一篇完全的小說，像一首完全的抒情詩。」這裏的十一篇小說，可以說篇篇是他理想的最完全的作品。——有它特具的生動的氣韻，精密的結構，靈異的閃光，乃至許多的妙處，這且讓讀者自己去領會吧。

休息

王實味著

二角

本書是一個青年給他朋友的十二封信；他是一個奮發有為的青年，但他環境的惡劣，使他感受到不少精神上的痛苦；他雖極力奮鬥，無奈生理上又起了變化，於是乎不得不拋棄一切，投水自盡，休息他疲憊的肉體。在這十二封信裏，說盡了現代青年人萬難排遣的苦悶，禁不住使讀者淌下幾滴同情之淚。

旅店及其他

沈從文著
四角

作者是一個富有創作力的作家，在他這幾篇創作裏，用敏銳的眼光，冷靜的頭腦，潔麗的文筆，把現代中國社會的各種生活方式，赤裸裸的描寫出來，讀者看了，有時要笑，有時要哭，有時要恨，有時要怨；而同時又處處暗示着教訓，喚醒人們走上光明之路。本書的價值與作者的藝術，有同等高貴的程度，可以說是針對中國現社會病象的力作。

春之罪

茅以思著

四角半

這一本集子包含五個短篇：「被打靶的人」寫一個可怕的地方，寫一個可怕的故事，反映出可怕的時代。「烏師」寫一個人說不出的苦衷，在許多理智的條件下，勉強屈抑他自己的感情。「春之罪」、「南行」、「夜禱」都是寫熱烈的愛與恨，把一般人想說而說不出的話，都一一活躍在紙上，每篇都富有彈性的。

65查7

876.57

24633

4724-5

小物件

15234

12.14

9
6

登記號數 24633

類 碼 876.57/4724-5

卷 數

備 註

注 意

- 1 借閱圖書以二星期爲限
- 2 請勿圈點、評註、污損、折角
- 3 設有缺頁情事時請即通知出納員

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2377578